

筆記小說叢書...清

王士禎著

池北

偶談

新文化書社印行



85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542B

新式標點 池北偶談 卷下

談藝

●孫氏

陸務觀作孫夫人誌云：『夫人幼有淑質，故趙建康明誠之配李氏，以文詞名家，欲以其學傳夫人。』時夫人方十餘歲，謝曰：『才藻非婦人事也。』夫人威敏公涵四世孫，李氏即易安也。

●蘇子美雪詩

往讀退之雪詩，龍鳳交橫飛，及銀杯縞帶之句，不覺失笑。近讀蘇子美雪詩，有云：『既以脂粉傅我面，又以珠玉綴我腮，天公似憐我貌古，巧意裝點使莫偕。欲令學此兒女態，免使埋沒隨灰埃。據鞍照水失舊惡，容質潔白如嬰孩。』更爲噴鉢。子美詩極爲歐陽所推，與石曼卿梅聖俞齊名，而其俚惡乃至此何耶？子美嘗自言平生作詩，被人比梅堯臣，寫字比周越，可笑，所謂人苦不自知耳。

●歐陽詞

今世所傳女郎朱淑真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晝，生查子調，見歐陽文忠集一百三十一卷，不知何以訛爲朱氏之作。世遂因此詞，疑淑真失婦德，紀載不可不慎也。

●桃源詩

唐宋以來，作桃源行最傳者，王摩詰韓退之王介甫三篇。觀退之介甫二詩，筆力意思甚可喜。及讀摩詰詩，多少自在，二公便如努力挽強，不免面赤耳熱，此盛唐所以高不可及。

●齧字音

全唐詩話唐詩紀事並載馬或贈韓定辭詩云：「燧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巋登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按字書齧音務，顏氏家訓云：「柏人城東北有孤山，闕駟九州志以爲舜納於大麓，卽此山也。俗或呼爲宣務山。予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邵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縣人爲令徐整所立。銘云：「土有巋務山，王喬所仙，方知此巋務山也。巋字遂無所出，務字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也。旄字字林一音忘付反，今依附俗名，當音權務耳。趙州莊嚴寺碑銘云：「權務之精，」卽此謂也。」予按此，則馬詩當作莫毫反耳。定辭卽忠獻曾祖行，東坡書此詩，乃云不知何許人，豈一時失考據耶？」

●王損仲

錢牧齋於萬歷後文士，獨許祥符王損仲（惟儉）爲博雅。王嘗刪定宋史，累年求之不得，唯見其詩文二卷，古事抄，靈史史通文心雕龍二訓故，凡若干卷。

●空同詩

空同贈昌穀詩嶮嶮百年會一篇略云「大歷熙甯各有人，敲金戛玉何繽紛。高皇揮戈造日月，草昧之際崇儒紳。英雄杖策集軍門，金華數子真絕倫。宣德文體多渾淪，偉哉東里廊廟珍。我師崛起楊與李，力挽一髮回千鈞。」其推唐宋大家，及明初作者，可謂至矣，牧齋獨不舉此何也？

●二金石錄

趙明誠與其婦李易安作金石錄，其書最傳。曾子固亦集古篆刻，作金石錄五十卷，見子開所撰行狀。今元豐類稿第五十卷，所載金石錄跋尾僅十五條，蓋未竟之書也。曾書在趙前，而世罕知者。

●曾子固詩

劉淵才恨曾子固不能詩，今人以爲口實。今觀類稿中諸篇，亦荆公之亞，但天分微不及耳。若皇甫持正蘇明允陳同父，乃真不能詩也。

●潞公詩

文潞公承楊劉之後，詩學西崑，其妙處不減溫李。五言如雲淡天迷楚，樓高地占秦，哀箏兩行雁，小字數鈎銀；卷陌三條月，池塘十步春，府門初夜閉，多少夜遊人。（見山樓）蘅薄頻望牽，楊林久駐鑣，香囊徒叩叩，雲月自茗茗；翠佩傳情密，微波託意遙，翻鴻漸高逝，翻恨隔神霄。（蘅臯）楊柳亭臺暮，梨花院落深，玉池波湛湛，珠幌影沉沉；遠思隨莊蝶，春懷怯雍琴，萱蘇不蠲忿，擁鼻獨清吟。（深院）小檻風驚葉，幽庭露泫柯，芳塵千里遠，幽恨九迴多；螢影穿簾押，蛩聲出砌莎，寸心無以寫，望月但長歌。（秋夕）七言如小閣登臨春暮時，綺欄飛闕映

游絲鶯喧曲檻，韓馮樹，薛晦幽庭，賈禹葵，閑對碧雲吟桂水，狂思長袂宿蘭池，徘徊望斷江邊客，采得瑤華寄與誰？（登通山閣）獵徧蘭叢與桂枝，巢居未必有先期，靈臺千仞鳥隨轉，阿閣三重鳳豈知？度柳暗催蟬嘒嘒，出雲高送雁離離，漢宮玉樹知何限，爭忍重吟畫扇詩。（秋風）高樓間背夕陽登，渺渺長懷不自勝，錦瑟有時聞北里，鈿車何日到西陵，地寒萱草猶難種，天遠瑤華豈易憑，多謝蘇門清嘯客，了無塵事染壺冰。（寓懷）縹帙青箱次第闕，惓然英氣轉難裁，莫言每事俱長往，須有清風屬後來，彈鋏始知皆瑣旅，枕戈方信是雄才，平生自信真非薄，只是休容楚鳩媒。（閱史有感）蘇文忠公常稱潞公長律，有一字無考據，世猶未知其工妙如此。明內鄉李子田撰藝圃集，近石門呂莊生吳孟舉撰宋詩鈔，皆遺潞公子偶讀公集，摘錄如右。

●地名

容齋四筆載興國宰書稱潞水有驅策云：「潞水者，彼邑一水耳，郡中未嘗知之。近時人自系鄉里，多舉其地一山一水，或一古蹟，令人茫然，不知何地，甚有割裂古名，如常州稱南蘭，而去陵字，江寧稱白鍾，蓋合白門鍾山，而各去其一字，此何說也？又嘗見諸城二士人詩卷，一稱蘇台，一稱秦台，或問之，則蘇台者謂超然台，秦台謂琅邪台耳，尤可絕倒。」

●王介甫詩

王介甫白鶴吟云：「白鶴聲可憐，紅鶴聲可惡；白鶴靜無匹，紅鶴喧無數；白鶴招不來，紅鶴揮不去；長松受穢死，乃以紅鶴故。」云云，當介甫得政變法，爭新法者，白鶴也，所謂招不來者是也。呂惠卿之流，乃紅鶴也，所謂揮不去者是也。介甫之受穢，豈不以惠卿輩耶？此老好惡顛倒至此，可憐哉！

●張伯成注杜

懷麓堂詩話云：「杜律乃張注，非虞注，宣德初有刊本。」按張性字伯成，江西金谿人，元進士，嘗著尚書傳補。獨足翁吳伯慶有輓詩云：「箋疏空令傳杜律，志銘誰與繼唐碑。」予在京師，曾得張注舊本。

●閔立本畫孝經

閔立本畫孝經圖一卷，褚河南書，故明大內物，後歸孫北海侍郎（承澤）家。相傳明時東宮出閣，例以此圖爲賜。吳祭酒梅村（偉業）詩，每見丹青知聖孝，累朝家法賜東宮，是也。壬戌冬杪，於宋牧仲齋見之。

●杜于皇語

康熙三年，予與杜于皇（濬）陳其年（維崧）輩同在如臯，修楔於冒氏水繪園賦詩。或問杜阮亭詩何如？答曰：「與酣落筆搖五嶽，詩成嘯傲凌滄洲。」又問君詩如何？曰：「但覺高歌有鬼神，誰知餓死填溝壑。」

●吳皇后臨蘭亭

唐文皇後，惟宋高宗最愛蘭亭序，常御筆臨賜羣臣，至宮闈亦化之。按宋桑世昌蘭亭考云：「憲聖慈例皇后嘗臨蘭亭帖，佚在人間，咸寧郡王韓世忠得之，表獻。上驗璽文，知是中宮臨本，賜保康軍節度使吳益刊於石，時紹興十七年秋七月丙寅。」又云：「太后居中宮時，嘗臨蘭亭。」山陰陸升之代劉珙春帖子云：「內仗朝初退，朝曦滿翠屏，硯池渾不凍，端爲寫蘭亭。」刻吳珣家，珣亦善書，北固寺「天下第一江山」六大字，珣筆也。劉後

村跋高宗宸翰云：『大將韓蘄王，高價得硬黃本，以爲逸少真蹟，馳獻，不知其爲椒殿所書也。』周必大在翰苑時，作太皇閣帖子云：『筆法似慈皇，信哉。』

● 應璩書語

應璩與滿公琰書云：『高樹翳朝雲，文禽蔽綠水。』甚似魏晉間人五言詩。

● 舞馬

杜詩舞馬既登牀，珊瑚鉤詩話云：『舞馬藉之以榻也。』朱翌引樂府雜錄云：『有馬舞者，搆馬人著綵衣，執鞭於牀上舞，馬蝶躩蹄皆應節。』是登牀而舞，乃馭者而馬應節於下也，二說未知孰是。

● 漫興

秀水朱竹垞簡討（彝尊）云：『杜詩老去詩篇渾漫興，今本皆訛作漫興，非也。』予考舊刻劉會孟本，千家注本，果皆作興字。趙云：『就佳句而語驚人，言其平昔如此，今老矣，所爲詩則漫興而已，無復著意於驚人也。』劉後村集跋陳教授杜詩補注亦云：『或信筆漫興。』云云。然近日虞山錢宗伯本，仍作興字，略無辨證。又云：『倪雁園（燾）簡討有宋刻十家宮詞，內王建太平天子朝元日作朝迎日，亦新。』

● 多父敦天馬鼎

祁縣戴楓仲（廷斌）有多父敦一，上有銘云：『多父作寶敦，用祁胤壽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凡十八字。

又有天馬鼎，一中凹處作馬鼠形，或云：『呂氏春秋周鼎作鼠，令馬履之。』據此當是周物。

● 祁工部詩

工部主事祁珊洲，（文友）予同年也，廣東東莞人，嘗知廬江縣。有詩云：『一夜東風吹雨過，滿江新水長魚蝦。』予每喜嘲之。

● 二宋二程

元宋本誠夫，與弟駿顯夫，文學齊名，亦號二宋。程端禮敬叔，與弟端學時叔，俱以道學著名，亦號二程。（裝營輯國朝風雅見揭軌光岳英華序）

● 寇主簿

葉石林詩話載吳縣寇主簿國寶一絕句云：『黃葉西陂水漫流，蘧蓀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鷄聲共一丘。』語甚工。且云：『寇徐州人，嘗從陳無已學。』予考後山集有贈國寶二絕句云：『承家從昔如君少，得士於今孰我先。日擬說詩心已解，世間快馬不須鞭。』又有和寇十一詩十數篇，所謂畫樓著燕春風裏，楊柳藏鴉白下東者是也。又有贈寇荆山詩，蓋寇之字。陳又有寇參軍集序，稱寇氏兄弟曰：『元老元弼，元弼名其仕，許州參軍，蓋國寶諸父云。』

● 諺對

萊陽姜吏部如須（垓）南渡後，流寓吳郡，與徐孝廉昭法（枋）友善，一日同行闔門市，姜顧徐曰：「桓溫一世之雄，尚有枋頭之敗。」徐應聲曰：「項羽萬人之敵，難逃垓下之誅。」相與抵掌大噱，市人皆驚。

后山詩

陳無已平生皈向蘇公，而學詩於黃太史，然其論坡詩，謂如教坊雷大使舞。又有詩云：「人言我語勝黃語，扶豎夜燎齊朝光。」其自負不在二公之下。然予反復其詩，終落鈍根，視蘇黃遠矣。任淵云：「無已詩如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恐未盡然。予獨愛其二律云：「林廬煙不起，城郭歲將窮。雲日明松雪，溪山進晚風。人行圖畫裏，鳥度醉吟中。不盡山陰興，天留憶戴公。」又白下官楊小弄黃，騎臺南路綠無央，含紅破白連連好，度水吹香故故長。躡滑踏青穿馬耳，轉危緣險出羊腸。熟知南杜風流在，預怯排門有斷章。后山集南陽王文莊公鴻儒弘治十二年刻於潞安，有公序及魏衍集記。元城王雲天杜任淵二序。詩十二卷，六百七十九首，雜文八卷，一百六十九首，談叢理究詩話長短句附焉，共三十卷。

賀若

琴曲有賀若，最古澹，相傳以爲宋太宗酷愛宮詞中十小調子，乃隋賀若弼所撰，出湘山野錄。朱翌猗覺寮雜記云：「賀若夷也，夷善鼓琴，見王涯傳。」又云：「東坡序武道士彈琴云：『賀若宣宗時待詔，』即若夷也。」

魚上木

元人竹枝詞云：「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然本草陶注：「鱧魚能緣樹食藤花，雜俎鮓魚能上。」

樹贊曰：『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宋祁方物略曰：『鮪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鯢，有足能緣木。』

秦鏡詩

淄川袁松籬（藩）孝廉得秦鏡，高念東侍郎爲賦詩云：『河山歷歷看來空，萬古消沉向此中；便是秦時明月在，可能還照樸陽宮？』興亡轉轂見何頻，照膽成陽跡已陳；多少人間惆悵事，金人辭漢鏡辭秦。炯如秋水了無塵，曾照阿房宮裏人，惟有玉姜今不死，蓮花掌上五雲新。」

唐年世總釋

戚光注云：『唐天祐元年，（昭宗天復四年改元朱溫滅帝立哀帝蜀仍稱天復）二年，（蜀天復五年）三年，（蜀天復六年）四年，（蜀天復七年）○朱溫篡位稱梁開平元年）五年，（晉岐淮南○蜀武成元年）六年，（晉岐淮南）七年，（晉岐吳岐王承制加淮南楊隆演嗣吳王）八年，（晉岐吳蜀永平元年梁乾化元年）九年，（晉岐吳十年晉岐吳）十一年，（晉岐吳）十二年，（晉岐吳○梁貞明元年）十三年，（晉岐吳蜀通正元年）十四年，（晉岐吳蜀天漢元年漢乾亨元年）十五年，（晉岐吳蜀光天元年）十六年，（晉岐吳武義元年蜀乾德元年）十七年，（晉岐）十八年，（晉岐）○吳武義元年梁龍德元年）十九年，（晉岐）同光元年，（晉莊宗復唐改元岐尋內屬）二年，三年，天成元年，（明宗五改元吳越寶正元年）二年，（吳乾貞元年）三年，（漢大有元年）四年，（吳太和元年）長興元年，二年，三年，四年，應順元年，（閔帝立遇弒末帝立改元清泰）清泰二年，（吳天作元年蜀明德元年）三年，（石敬瑭因契丹立號晉天福元年自天祐至是

三十三年)昇元元年(烈祖卽位古今之亂唐未斷天故清泰方絕昇元已建天命人心無改也孰謂五季無君哉)二年(蜀廣政元年)三年(閩永慶元年)四年五年六年(漢光天元年)七年(元宗立改元保大年八年(漢亡)九年(周廣順元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周顯德元年)十三年十四年十五年(北漢天會元年)中興元年(再改交泰元宗十六年始奉周顯德年去帝號)自昇元至是三十二年天祐至是則五十五年自武德至是三百四十二年矣使元宗能安天命事大國以右宗祀周能世敦王道叨寶之則三代之意也)周顯德六年(元宗十七年己未周侑城金陵)七年(元宗十八年庚申宋建隆元年)宋建隆二年(元宗十九年辛酉元宗殂後主卽位仍奉其正朔宋又始稱詔於唐)三年(後主二年壬戌)乾德元年(後主三年癸亥)二年(後主四年甲子)三年(後主五年乙丑)四年(後主六年丙寅)五年(後主七年平丁卯)開寶元年(後主八年戊辰)二年(後主九年己巳)三年(後主十年庚午)四年(前主十一年辛未)五年(後主十二年壬申)六年(後主十三年癸酉)甲戌歲(後主十四年宋開寶七年)乙亥歲(後主十五年)宋開寶八年後主城陷被執唐亡(自烈祖至是三主凡三十九年自高祖至是凡三百五十九年殷周革命而杞宋國後周隋之世梁猶祀焉宋之君度不逮世宗矣)

●左傳奇文

左傳奇文以上叛下亦曰叛如王叛王孫蘇是也。男子喪妻亦曰寡崔杼生成及疆而寡是也。男亦曰媵以非伯媵秦穆姬是也。公羊謂昭公欲弑季氏則以上殺下亦可曰弑。

●牛耳

盟用牛耳卑者執之尊者殺之，郭澤之盟衛侯請執牛耳，發陽之役衛石魃蒙之盟魯孟武伯皆小國執牛耳，惟鄭之役吳以大國執之不合盟禮，故孟蕪不從。

●春秋諡

春秋諡有三字者，衛之貞惠文子是也。有生賜者，衛侯之於北宮貞子析朱成子是也。有出奔而仍得諡者，臧武仲中行文子是也。有作亂被誅而仍得諡者，崔武子欒懷子是也。（困學紀聞云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析朱成諡曰成子是人臣生而諡也。魏明帝時有司奏帝制使輿治爲魏烈祖是人君生而諡也。）

●左傳引尙書

左傳引尙書以禹謨作夏書，僖二十四年地平天成，文七年戒之用休，襄三年成允成功，三十六年舉其殺不辜，哀十八年官占惟能蔽志，皆大禹謨也。臯陶謨亦作夏書，莊八年臯陶邁種德，臯陶謨也。此二篇今虞書以太甲作夏書，昭十年欲敗度太甲篇也，今實商書以洪範作商書，文五年沈潛剛克，襄三年無偏無黨，皆洪範也，今實周書，雖古今敘書或有不同，時太甲之爲夏書尤不可解。

●旂音

劉貢父詩話云：「司馬君實論九旗之名，旗與旂相近，緩急何以區別？小雅庭燎夜向晨，言觀其旂。左傳龍尾伏辰，取虢之旂，當爲芹音耳。康熙己未，御試博學鴻儒施愚山侍講（閩章）卷，開擬一等，上親閱定名第，以旂字押韻，偶誤書旂，遂改置二等，亦由施素讀二字不甚分別故也。」

白蓮詩

陸魯望白蓮詩，無情有恨何人見？月白風清欲墮詩。語自傳神，不可移易。若溪漁隱乃云：「移作白牡丹亦可，」謬矣。予少時在揚州，過露筋祠，有句云：「行人繫纜月初墮，門外野風開白蓮。」

襲最華鰲

襲最字克懋，一字懋卿，章丘人，少貧牧豕，年三十始補諸生。時邑中李太常伯華袁西野（崇冕）方尙金元詞曲，最謂傷雅道，獨與濟南殷正甫李于麟許殿卿爲古文辭相友善。年六十，以歲貢仕江都縣訓導，遷威寧教諭，開平衛教授。歸五年卒。所著有懋卿集，太極圖解，性命辨，劉尙書白川稱爲朱元晦功臣。王伯安諍友云：「最父彪嘗以輸租詣京師，見遺錢百緡於道，輦載而馳，及前遺錢者，付之徑去。」華鰲字空塵，亦章丘人，御史珩之孫，邑諸生，妙於繪事，落筆輒題其上，曰：「空塵詩畫。」人丐之畫，輒瞠目不應，當其得意，迥出筆墨蹊徑之外。詩亦如之，五言尤超詣，題王仁甫卜築云：「大隱不在山，出處乃適意。」送呂中甫山人云：「秋老留紅葉，風輕轉白蘋。」宿惠上人院云：「愛此疎林月，兼之一磬清。」孤坐云：「雨霽聞啼鳥，風停數落花。」過楊九山川居上云：「蘆頭留宿火，花徑閉秋雲。」人以擬浩然微雲疎雨之句，鰲亦滄溟友，予少見其集，今無從購矣。鰲姓字亦見楊升菴集，最有寄滄溟絕句云：「瓜田十畝濟城東，雲外青山小苑通。流水桃花迷處所，幾家春樹暮烟中。」鰲睡起自述云：「槐午睡方熟，息肩者稚子，老妻撼繩牀，飯熟呼不起，不能工磬折，髮亂無人理，我懶我自知，不要旁人喜。」

袁崇冕（附高應圮 張國籌 張自愼）

袁崇冕字西野，進士弼之子。兄公冕，弟軒冕，皆用科第起家。崇冕獨以布衣終工詞曲，所著春遊秋懷諸曲，足參康王之座，與李中麓唱酬。王漢陂曰：『雅俗相兼，瀟瀟有餘音。』楊方城曰：『神聖工巧，元人之儔。』中麓曰：『金石之音，玄黃之色。』其爲名流擊賞如此。嘗有客以黃鸞學畫眉詞謁李太常，坐客皆言佳。西野後至，太常曰：『翁素負知音，試擇佳句幾何？』予已有定評。『西野目舉，應聲曰：『止起五字，是詞家語，餘無足取。』太常展手示之云：『止未老已投閑。』一句，客皆大笑歎服。同時有高應圯者，中麓弟子，亦工詞曲，以貢仕爲元城丞，見知王元美、魏懋權，所著有醉鄉歸田諸稿。其北門鎖鑰雜劇，論者以爲詞人之雄。又有張國壽者，以貢仕爲行唐知縣，善金元詞曲，所著有脫穎茅廬、章臺柳、章蘇州、中包胥等劇。在袁西野、李中麓、伯仲間，皆章丘人，與太常同時。又有張自慎者，字敬叔，商河人，遊中麓之門，著金元樂府三十餘種。太原萬伯修曰：『北曲一派，海內索解人不得，眼中獨見張就山耳。』就山自慎別號也。

●王魯翁篆

宋穆賓延秀慕，在女郎山之陽，有石表一，王壽卿魯翁撰文并篆書。有黃山谷贊云：『見魯家用筆，可以酒醉陽冰之墓。』云云，今移置文昌祠中。

●朱文公書

朱文公與徐廣載書云：『放翁詩讀之爽然，近代唯見此人，爲有詩人風致。如此篇初不見其著意用力處，而語意超然，自見不凡，令人三歎不能已。近報又已去國，不知所坐何事，恐只是不合做此好詩，罰令不得做好官也。』文公於詩頗邃，故能識放翁詩佳處。洛陽劉文靖公謂李杜只是酒徒，真孟浪語。

三傳

元盛庶齋如梓老學叢談云：『蕭何傳不言律令，李邕傳無一字及筆札，五代劉昫傳不書修唐史。』

辛高陸

陸放翁晚年爲韓侂胄作南園記爲世所譏。然當時文士實不止此。辛稼軒詞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用一錫字，皆一時名人。又葉紹翁四朝聞見錄云：『莆陽陳謙文士也，輸靈璧石以壽韓，刻金字於石，至稱之曰「我王」。』

陳宣慰詩

元陳伯通宣慰雲中人，跛而眇。自述云：『肢傷一體，妻師德，日眇三分。李雁門。』先兄西樵吏部甲辰歲，以磨勘事下西曹，鍛鍊良苦。兄談笑賦詩，有句云：『縱跛尙如習鑿齒，有腸終類佛圖澄。』較陳句又勝之。

聯句

聯句有人各賦四句，分之自成絕句，合之仍爲一篇。謝眺范雲何遜江淹輩多有此體。頃見朱太史騰笑集中，有古藤書屋送吳徵君魏上舍聯句，甚得齊梁之意，今錄於此。握手古藤下，秋深旅愁積。歸來西溪旁，猶及種春麥。（吳雯）我亦神輕鞭，明發辭紫陌。倦鳥不同飛，各自張旅翮。（魏坤）二子澹雅才，肯爲時俗役。英詞迭相應，如以桐扣石。（陸嘉淑）柳塘水潔潔，蒲坂山驛驛。改歲君到時，古藤花滿格。（查嗣蓮）大房一斗泉，釀酒

冰雪白酒熟君不來落花良可惜（朱彞尊）益都董楠字孟才工部尚書可威之叔也常撰古今聯句詩集六卷與張之象回文類聚皆不可少之書

◎人參詩

人參詩昔人甚少前已言之適讀唐詩紀事又得段成式求人參詩云『少賦令才猶強作衆醫多失不能呼九葦仙草真難得五賦靈根許惠無』周繇遺柯古人參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紫團慚非叔子空持藥更詩伯言當細看』又高麗采參讚云『三稜五葉背陽向陰欲來求我椴樹相尋』椴音賈葉似桐

◎湖湘詩

高念東侍郎（珩）以康熙戊申奉命祭古南岳在湖湘間有詩數百篇予喜其絕句錄之如行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烟水五千里未入衡州郭先看衡州城城門垂薛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橹花放不知名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兩岸層層障孤城而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幾月舟行久今朝倦眼開千峯翔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芋火夜經聲悲喜寒巖寺宰相世間人何與山僧事磨甑竟不成磨銅何不可寄語馬大師努力菴前坐高又有送人詩云『故園小圃又東風杏子櫻桃次第紅明日春明門外路清明道遺馬蹄中』

◎劉綺莊著書

丹鉛錄極稱唐劉綺莊桂楫木蘭舟楓江竹箭流一篇其詩果不減太白升菴博雅亦未詳綺莊何許人也按

吳中人物志劉綺莊崑山尉，研窮古今，博考傳記，作類書一百卷，號崑山編。其平生著作最夥，而所傳祇此一詩，可惜也。

●詩使本朝事

或謂作詩使事，必用六朝已上爲古，此說亦拘墟不足信。要之唐宋事，須選擇用之，不失古雅，乃可。如劉後村詩，專用本朝故實，畢竟欠雅。如鍊句豈非林處士，鬻書莫是穆參軍，艱虞夷甫方謀窟，老懶堯夫少出窩，未愛潘郎呼作友，便教米老拜爲兄，山房惜未從公擇，書局聞曾擬道原，立志如歐母，生兒似富公，野人只識羹芹美，相國安知食笏甘（自注富鄭公事）事，先白傳求閑後，銜似溫公約史年，公閑去伴神司諫，我賴思尋靖長官，清於坡老遊杭市，儉似乖厓在劍州，軍皆歌范老，民各像乖厓，賈董奇才無地立，歐蘇精鑿與人同，安知李薦揮門外，不覺劉幾入彀中。此類數十聯，皆宋事也，後見後村四六亦然。

●樂天論詩

樂天作劉白倡和集解，獨舉夢得雪裏高山頭白早，海中仙果子生遲，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以爲神妙。且云：「此等語在在處處，應有靈物護之，」殊不可曉。宜元白於盛唐諸家，與象超詣之妙，全未夢見。

●樊川集

予舊藏杜牧之樊川集二十卷，後見徐健菴（乾學）所藏版本，雕刻最精，而多數卷，考後村詩話云：「樊川有續別集三卷，十八九皆許渾詩。牧仕宦不至南海，別集乃有南海之作，甚可笑。」

朱新仲詩

南宋朱舍人翌字新仲，著猗覺寮雜記，凡四百餘條，言甚博辨。劉後村嘗稱其讀杜詩云：『縱之逼說，劍收之入檀弓』二句，未經他人道過。

人名字音

崑山顧寧人（炎武）詩有云：『落日江頭送伍員，秋風壠上別徐君。偶來圯上逢黃石，便向山中禮白雲。』竊疑員字，舊作王問切，唐人語曰：『令君四俊，苗呂崔員』是也。後見吳會引春秋左氏傳伍奢子員，陸德明釋文音云，平聲，乃知顧詩用韻有據。又如馬援援字，作延緝切，無作平聲者。宋王景文詩云：『直翁（謂史相浩）自了平生事，不了山陰陸務觀。』放翁見之笑曰：『我字務觀，乃去聲，如何把做平聲押了。』此雖謔語，亦可爲用字不詳出處者戒。（貞觀年號及陸務觀俱去聲，人皆讀平聲）

心太平菴硯

有漁於道士泐者，得一硯，八角，作製古雅，皆鑄心太平菴字，蓋陸放翁故物也。和州頊副使得之，今歸淄川畢載積州守（際有）

唐舍人詩

亡友唐耕塢（允甲）宣城人，故明中書舍人，工楷法，詩最清雅。嘗有句云：『殘花野蕨圍荒碧，破帽疲驢避

長官，「蓋本徐文長詩，疲驢狹路愁官長，破帽殘衫拜孝陵。然宋王君玉已云：『疾風甚雨青春老，瘦馬疲牛綠野深。』」

未央宮銅奩

順治中，渭南漁人於渭水中，得秦時未央香奩一具，銅綠如鸚鵡毛可愛。溧陽狄秋水（敬）為潼關戍兵備副使得之，副使子憶予辛未所取，士今官翰林。

閭古古詩

閭古古（爾梅）在濟南有詩云：『四圍松竹山當面，一望樓臺水半城。』雖本白太傅燈火萬家樓四面，星河一道水中央，實難甲乙也。劉後村亦云：『地占百弓全是水，樓無一面不當山。』予少時在濟南，亦有句云：『郭邊萬戶皆臨水，雪後千峯半入城。』今前集不載。

唐人工書

唐人留意學書，即不以書名者，往往有歐虞顏柳風氣。蘇絳作賈島墓誌云：『善政筆法得鍾張之奧。』元王暉玉堂嘉話云：『李陽冰篆二十八字，後有韋處厚李商隱字體絕類。』黃庭經然買李不以書名。予在京師所見元人諸題跋，字畫多工，過今人遠甚。

徐豐厓論詩

洵隨得豐厓（咸）詩談云：「本朝詩莫盛國初莫衰宣正至弘治西涯倡之空同大復繼之自是作者森起於今爲烈。」當時前輩之論如此。蓋空同大復皆及西涯之門。虞山雖列朝選乃力分左右。祖長沙何李界若鴻溝。後生小子竟不知源流所自。誤後學不淺。

●商喜畫

京師外城西南隅聖安寺。寺殿有商喜畫壁。康熙庚申冬高念東刑侍將歸淄川。予與施愚山宋牧仲諸詞人飲餞於寺。共爲聯句五十韻。牧仲有句云：「畫壁商喜留。」按崑山劉璋圭甫明書畫史。商喜善畫山水人物。畫虎得勇猛之勢。今大西天經廠殿壁龍神及八軸文殊普賢變相亦喜筆。喜宣德中授錦衣衛指揮。牧仲云內官誤也。（西華門內玄都勝境在弘仁寺西有元人劉蘭塑三清像甚奇）

●毛傳如紀事

孔文谷序唐詩紀事云：「詩三百篇毛傳蓋其紀事。今爲考亭所紉。欲究遺經當必考之。」云云。實名通之論。宋王得臣塵史云：「闕雖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此一句孔子所題。其下乃毛公發明之言耳。其以爲子夏所傳必有授受之自。惜世遠莫得而見也。」升菴引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遺問。樂善莪之長育。」或舉以爲問。先生曰：「舊說亦不可廢。」然則考亭之盡去小序。終亦有不自安於心者乎。歐陽子作詩本義。其序問篇云：「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爲證。惟周南召南失者頗多。隨而正之。」歐陽子所見豈出朱子下也。

●讀書臺

紀。濟南近有人耕田間，掘得讀書臺三字石刻。按此爲宋侍郎張公揆讀書處，蘇文忠公書也。見元遺山濟南行

●漢藝銀槎

宋荔裳（琬）觀察藏漢藝蓋二，內有魚藻文云：「在秦州時，耕夫得之隗囂故宮中。」吾兄西樵爲作歌。又有元人所造銀槎，最奇古，腹有文曰：「至正壬寅吳門朱華玉甫製。」華玉號碧山，武塘人，見陶南村輟耕錄。

●灌嬰廟瓦

吉水李梅公侍郎（元鼎）有硯，五瓣如梅花狀，質如黃玉，雜翡翠丹砂之色，纍纍墳起，云是灌嬰瓦，一時文士多賦之。故友鄒程林（祇謨）作硯考，引洪文敏容齋隨筆灌嬰瓦硯銘爲證。

●外國墨

元人陸友仁墨史載外國製墨，高麗貢墨，猛州爲上，順州次之。其文曰：「平鹵城進貢。」或曰：「順州貢墨。」或曰：「猛州貢墨。」李公擇遺東坡墨半丸，其印文曰：「張力剛。」云得之高麗使者。魏泰道輔云：「新羅墨，有蠅飲其汁，立死，常戒人和染，勿用新羅墨。日本墨，遍肌印文，如柿蒂形。陸子履奉使契丹，得墨，銘曰：陽巖鎮造者，其國精品。滕子濟有墨一大笏，爲龍鳳之文，面曰：鎮庫萬年不毀。又西域僧爲蘇太簡言：彼國有佳墨，中國不及。是雞足山古松爲之。金有劉法字彥矩，常山人，自製墨，銘曰：栖神巖造。楊文秀金時以善墨聞，其法不用松炬，而用燈煤。子彬傳其法，以授耶律文正。文正授子鑄造一萬丸，銘曰：玉泉萬笏。」

● 中山狼傳

中山狼傳，見馬中錫東田集，東田河閒故城人，正德間右都御史，康德涵李獻吉，皆某門生也。按對山集有讀中山狼傳詩云：『平生愛物未籌量，那記當年就此狼。』則此傳爲馬刺空同作無疑，今入唐人小說，亦如天祿閣外史之類。

● 三劍

孫北海（水澤）家藏三劍，其一玉劍，長尺餘，有鳥篆十字云：『吳季子之子保之永用。』劍篆甚奇古。其一玉劍，長尺有二寸，博三寸，中鑿一孔，刻其上若芒刃，云有人得之成湯墓中。其一魚腸，秀水朱處士彙尊云：『疑鄭康成所謂大琰者也。考之桃氏作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於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爲圭，因作釋圭。』

● 司馬相如玉印

錢編修宮聲（中諧）有司馬相如玉印，因憶元陸友仁得衛青玉印，翰林虞伯生諸公皆有詩，友仁因著印史。按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唯其所好。自秦以來，唯天子之印稱璽，又以玉羣臣莫敢用。』按此宏說或不然。又後世謂詔令爲璽書，按國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予之璽書。注云：『古者大夫之印亦稱璽。』

● 文倣本草

寒山道凡夫子婦文倣字端容妙於丹青自畫本草一部楚詞九歌天問等皆有圖曲臻其妙江上女子周禧得其本草臨倣亦入妙品禧弟子姚亦江陰人美而黠作畫得倣遺意癸辛雜譏云「至元斥賣內府故書於廣濟庫有出相彩畫本草一部極奇又以杭太廟前尹氏書肆見彩畫三輔黃圖一部極精妙」此亦其類也文點字與也文肅公孫倣從姪也畫有衡山家法亦善花卉汪編修（琬）贈之詩云「君家道韞擅才華愛寫徐熙沒骨花曾向兒時窺指訣筆端桃萼一枝斜」

寒碧琴記

南昌王于一猷定作寒碧琴記云：「昔子瞻爲登州司戶參軍子由省之攜琴遊大海舟覆琴墮海後高麗人得之獻其王王知爲蘇氏物也藏之數百年迨明崇禎間高麗困於兵請援遣總兵某帥師救之瀕行贈以琴琴遂復還中國」按東坡年譜元豐八年乙丑五月復朝奉郎知登州到郡才五日即以禮部郎官召作別登州舉人詩有五日匆匆守之句公未嘗爲司戶參軍且到郡非久即召少公亦未嘗省公於登也崇禎間亦未嘗遣師援高麗于一好奇誕每爲人欺多如此

國風圖

南宋馬和之侍郎常寫毛詩進御畫家稱其行筆飄逸時人目爲小吳生又云善畫人物佛像山水效吳裝務去華藻自成一家高孝兩朝深重其畫每親書三百篇令和之圖寫戊申歲在京師得其畫繪風羔裘素冠蓑楚匪風四章每幅書本詩於後楷法殊妙有御府圖書

耿夫人詩

吾邑耿侍御省亭（鳴世）妻徐氏，都御史華平（庭柏）之母也。有賢行，能文章。兵後失其集，僅傳寄詩云：『家內平安報爾知，田園歲入有餘資；絲毫不用南中物，好做清官答聖時。』有德之言，與燃脂弄粉者迥異。

朱文公書

益都高木王（梓）予從女兒之夫，博雅君子也。常遺予晦翁墨蹟一卷，詩云：『風雪集歲宴，揜關聊自休，今晨展遐眺，倚此寒巖幽。同雲暗空室，皓彩迷林丘。崩奔小澗歇，飛舞增綢繆。仰看鸞鶴翔，俯視江漢流。乾坤有奇變，澗洞驚兩眸。三酌不自溫，倚杖空冥搜。悲歌動華薄，璀璨忽滿裘。向來一杯酒，浩蕩千里遊。亦復有茲賞，微言寄清酬。解攜今幾許，光景逝不留。懷人眇山嶽，省已紛愆尤。對此奇絕境，一懽生百憂。茫然發孤詠，遠思誰能收。雪中與林擇之祝弟登劉園之宴坐巖，有懷南嶽舊遊，賦此呈擇之屬和，并寄敬夫兄。乾道三年冬十二月上澣，新安朱熹奉寄時燈下走筆。』右詩蓋書寄南軒者，昔人謂先生學曹公，今此書正類東坡先生。卷首有柯敬仲題字，後有歐陽圭齋及大梁班彥功跋。（彥功元人善詞曲者）

竹枝

昔人謂竹枝歌詞雖鄙俚，尙有三緯遺意。山谷聞人歌劉夢得竹枝，歎曰：『此奔軼絕塵，不可追也。』夢得後工此體者，無如楊廉夫虞伯生，他如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黃魚上得青松樹，阿儂始是棄郎時等句，皆入妙。近見彭羨門（孫通）嶺南竹枝，深得古意，詩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蹄。妾家谿口小迴塘，茅屋藤扉螞粉牆。記取榕陰最深處，閑時來過喫檳榔。半年水宿半山居，冬採香根夏採珠。珠好須從蚌中覓，香燒還仗博山鑪。』又山陰徐緘竹枝云：『勾踐城南春水生，水中鬪鴨

自呼名伯勞，飛遲燕飛疾，郎入城時儂出城。』亦本色語也。

●徐氏

廣陵徐氏女子（元端）工填詞，有入李易安之室者，如珠廉輕揭，憔悴憐黃葉，忽憶小亭人乍別，正是重陽時節。○當初一段清秋，平分兩地離愁，試向西風寄問，知他還似儂不？○起來慵向妝臺倚，亂綰凌雲髻，歸期曾說柳青時，鎮日慳慳只是惱春遲。○小園昨夜西風劣，笑落漫天雪，侍兒佯笑捲簾紗，卻道玉梅已放滿枝花。○獨坐數歸期，花影重重日影低，無計徘徊思好句，支頤除却春愁沒箇題。○閑倚畫樓西，芳草青青失舊堤，猶記當時人去處，依依紅杏花邊卓酒旗。（自注白詩搖膝支頤學二郎）○看西風吹起滿庭碎葉，閉珠戶，獨坐還怯，窗外芭蕉點點，做盡淒切，禁不住芳心欲折。○殘燈挑盡，隱隱半明半滅，羅衾低借香溫熱，今夜裏這愁腸勝似離別，寬褪了裙兒幾摺。

●婦人經濟

葉石林每令諸子女兒婦列坐說春秋。近日武林黃夫人顧氏名若璞，所著臥月軒文集，多經濟大篇，有西京氣格，常與婦女宴坐，則講究河漕屯田馬政邊備諸大計，副笄中乃有此人，亦一奇也。

●打毯詩

三朝北盟會編載徽宗北狩至真定，金人高會擊球，請帝賦詩。詩曰：『綿裘駿馬曉柵分，一點星馳百騎奔，奪得頭籌須正過，休令綽撥入斜門。』揮塵餘話載道君禋祀禮成，再賜太師暹字韻詩云：『歸問雪中誰詠絮，冥

搜花底自巡簷，『佳句也。』

●黜朱梁紀年圖

長洲宋旣庭（實穎）作黜朱梁紀年圖論，其義嚴正，略云：『王莽不得爲新，安祿山不得爲燕，全忠豈獨得爲梁乎？且其時移檄興復唐室者，有晉岐蜀淮南四國，或爲唐之臣子，或爲唐之賜族，則唐實未嘗亡也。今黜朱梁紀年，而以晉岐淮南之稱天祐者爲主，始於天祐四年，至後唐莊宗同光元年而止，亦春秋書公在乾侯之義也。』
圖考：

唐昭宣光烈孝皇帝。

（甲子）天祐元年。

（乙丑）天祐二年。

（丙寅）天祐三年。

（丁卯）天祐四年。

復唐室。

（戊辰）晉岐淮南稱天祐五年。○春正月，晉王李克用卒，子存勗立。○朱全忠弑昭宣帝。○夏五月，晉王伐僞梁，夾寨破之。

（己巳）晉岐淮南天祐六年。○六月，僞梁劉知俊奔岐，岐遣劉知俊伐僞梁靈州，大敗梁人。

（庚午）晉岐淮南天祐七年。○僞梁遣兵襲鎮州，取深冀鎮，定推晉王爲盟主，晉遣兵救之。

（辛未）晉岐吳天祐八年。○僞梁改號乾化。○晉王伐僞梁，軍於柏鄉，大破之。

(壬申) 晉岐吳天祐九年。○春正月，晉王及鎮定之兵伐幽州。二月，朱全忠救之，大敗而還。六月，朱全忠爲子友珪所殺。

(癸酉) 晉岐吳天祐十年。○二月，朱友貞殺友珪而自立。

(甲戌) 晉岐吳天祐十一年。

(乙亥) 晉岐吳天祐十二年。○朱友貞改僞年號曰貞明。

(丙子) 晉岐吳天祐十三年。

(丁丑) 晉岐吳天祐十四年。

(戊寅) 晉岐吳天祐十五年。

(己卯) 晉岐吳天祐十六年。

(庚辰) 晉岐吳天祐十七年。○朱友貞改僞年號曰龍德。

(辛巳) 晉岐吳天祐十八年。

(壬午) 晉岐吳天祐十九年。

(癸未) 晉岐吳天祐二十年。○晉王李存勗建國號曰後唐，改元同光。○冬十月，唐主入梁，朱友貞自殺。○

唐毀僞梁宗廟，廢朱溫、朱友貞爲庶人。

後唐莊宗光聖神閔孝皇帝。

(甲申) 同光元年。

按益都鍾尙書龍淵先生(羽正)作正統論略云：「三代漢唐宋正統也。東周君蜀漢昭烈帝晉元帝宋高宗，正而不統者也。秦始皇晉武帝，統而不正者也。雖非正統，不可不以帝予之也。以天下無久虛之理。」

也。若夫王莽曹丕朱溫，義既不正，勢又不一，不得言正，又不得爲統，而乃從而帝之，此司馬歐陽之誤也。

●尤悔菴樂府

吳郡尤悔菴（侗）工樂府，嘗以臨去秋波那一轉公案，戲爲八股文字，世祖見而喜之。其所撰樂府，亦流傳禁中，世祖屢稱其才。旣而世廟升遐，尤出爲永平推官，以細故罷去。歸吳中時，時以樂府寓其感慨，所作桃花源、黑白衛二傳奇，尤爲人膾炙。予嘗寄詩云：「南苑西風御水流，殿前無復按梁州；淒涼法曲人間遍，誰付當年菊部頭？」猿臂丁年出塞行，灞陵醉尉莫相輕；旗亭被酒何人識，射虎將軍右北平。」尤爲泣下。康熙己未，尤以召試入翰林爲檢討。（近見江左黃九烟周星作，怎當他臨去秋波那一轉制義七篇，亦極遊戲之致。）

●孫樵論史

孫樵云：「史家紀職官山川地理禮樂衣服，宜直書一時制度，使後人知某時如此，某時如彼，不當以禿屑淺俗，則取前代名品，以就簡絕。」此病在唐人已有的，近日錢牧齋艾千子訾警滄溟弇州本此，非創論也。

●小樂府

楊廉夫自負其五言小樂府，嘗云：「七言絕句體人易到，吾門章本能之，古樂府不易到，吾門張憲能之。至小樂府，二子不能，惟吾能之耳。」向見吾友孫處士豹人（枝蔚）數章頗奇，略記於此。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不及景陽樓。又置酒宣華苑，嘉王好酒悲韓昭，方用事，涕淚莫輕垂。

●史筆

陳同甫作忠臣傳，以武康爲忠臣孝子之首。孫可之作西齋錄，發凡起例，大義凜然，惜其書不傳於後世，是古今一大缺陷事。

●詩地相肖

范仲閣（文光）在金陵嘗云：『鐘聲獨宜著蘇州。』用唐人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如云：『聚寶門外報恩寺。』豈非笑柄？予與陳伯璣（允衡）論此，因舉古今人詩句，如流將春夢過杭州，滿天梅雨是蘇州，二分無賴是揚州，白日澹幽州，黃雲畫角見并州，澹烟喬木隔綿州，曠野見秦州，風聲壯岳州，風味各肖其地，使易地卽不宜。若云白日澹蘇州，或云流將春夢過幽州，不堪絕倒耶？

●記觀宋荔裳畫

庚戌七月，予寓公路浦，萊陽宋荔裳（琬）北上過予，所攜名畫甚夥，因得縱觀。最奇者爲郭河陽枯木，劉松年羅漢（上有御府圖書皇妹圖書各一），趙松雪百馬圖，黃子久浮嵐暖翠圖，文徵仲松泉高士圖，又元孤雲處士王振鵬畫維摩不二圖一卷，甚奇妙，楷法類趙承旨。自記云：『至大元年二月初一日，拜住怯薛，第二日隆福宮花園山子上西荷葉殿內，臣王振鵬特奉仁宗皇帝潛邸聖旨，臨金馬雲卿畫維摩不二圖草本。』又云：『至大戊申二月，仁宗皇帝在春宮，出張子有平章所進故金馬雲卿繭紙畫維摩不二圖，俾臣某臨於東絹，更敍說不二之因。某謹按釋典有云：（維摩詰所說經）故唐僧皎然詩云：『禪女來相試，將花欲染衣。禪心定不起，還捧舊花歸。』東坡有坐上戴花詩云：『結習漸消留不住，却須還與散花天。』又云：『毗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墜。試教天女御鉛華，千偈瀾翻無一語。』又云：『要令臥疾致文殊。』又臂痛謁告詩云：『小閣低窗』

晏臥溫了然非嘿亦非言。維摩未病吾真病。誰識東坡不二門。又維摩塑像詩云：「當其在時或問法，俛首無言心自知。」杜工部題顧愷之畫維摩像云：「虎頭金粟影，神妙獨難忘。」又東坡題石恪畫維摩詩：「試觀石子一處士，麻鞋破帽露兩肘，能使筆端出維摩，神通又過維摩詰。」某詳觀馬雲卿所作維摩不二圖，筆意超絕，似亦悟入不二門，豈非神通過於摩詰者乎？某當時奉命臨摹，更爲修飾潤色之。圖成并書其概略進呈，因得摹木珍藏，暇日展玩以自娛也。東嘉王振鵬。又丁南羽畫師利像亦奇。按元史以功臣木華黎赤老溫博爾忽博爾木四族世領怯薛之長，怯薛猶言更番宿衛也。

皇甫湜評韓文

韓吏部文章，至宋始大顯。其在當時，皇甫湜號爲知公者，然其論業一篇，備論諸家之文，不過曰韓吏部之文，如長江萬里，一道衝飄激浪，瀚流不滯，然施之灌漑，或爽於用，若有微詞，反不如李北海賈常侍沈諫議之流，無貶詞也。若天不生歐公，則公之文幾湮沒而不彰矣。按持正此文，出自袁昂書評，後世敖陶孫王弇州諸家文評詩評，皆仿之。

朝鮮詩

鄒平張尙書華東公（延登）刻朝鮮使臣金尙憲叔度朝天錄一卷，詩多佳句，略載於此。曉發平島云：「三秋海岸初賓雁，五夜天文一客星。」初至登州云：「南商北客簇沙頭，畫鷁青簾幾處舟，齊唱竹枝聯袂過滿城，明月似揚州。」蓬萊閣云：「橋石已從秦帝斷，星槎惟許漢臣通。」登州次吳秀才韻云：「澹雲輕雨小姑祠，菊秀蘭衰八月時。」水城夜景云：「五更殘月水城頭，詠史何人獨攬舟，不向東溟覓歸路，還依北斗望神州。」夜

坐聞擊柝云：「擊柝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饑不食？豈是親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袍義，使我必肝惻。」九日云：「黃縣城邊落日，朱橋驛裏重陽，菊花依然笑客，鬢髮又度秋霜。」東方曼倩里云：「夜開宣室儼珠旒，執戟郎官走綠韉，首鼠驍駒俱碌碌，漢庭綱紀一俳優。」早春云：「水際城邊野鳥飛，漸聞宮漏晝間稀，東風日日蘼蕪綠，塞北江南總憶歸。王灘流水繞江涯，江上松林是我家，昨夜夢尋烏石路，山前山後早梅花。」

勞山說

勞山在萊州府卽墨縣境中，崑山顧寧人（炎武）序勞山圖志曰：「自田齊之末，有神仙之論，而秦皇漢武謂真有人，在窮山巨海之中，於是八神之祠，遍於海上，萬乘之駕，常在東萊，而勞山之名，由此起矣。山皆亂石巉巖，下臨大海，難度偏仄，其險處，士人猶罕至焉。秦皇登之，是必萬人除道，百官扈從，千人擁輓而後上也。五穀不生，環山以外，土皆疎瘠，海濱斥鹵，僅有魚蛤，亦須其時。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貯，四民廢業，千里騾驢而後上也。於是齊人苦之，而名曰勞山也。」楊太史（觀光）致知小語曰：「山祖崑崙，崑崙起自西北，勞山居東南，爲中國山盡處，行遠而勞，所以名也。」二說未知孰是，以理揆之，顧說爲長。（顧近寄所著日知錄內辨勞山三則，又與前說不同）

敬一主人詩

鎮國公敬一主人諱國鼎，世祖章皇帝之庶兄也。居瀋陽，以庚戌七月薨於京師。性淡泊，如枯禪老衲，好讀書，善彈琴，工詩畫，精曲理，樂與文士遊處。常見其仿雲林小幅，筆墨淡遠，擺脫畦逕，雖士大夫無以踰也。有恭壽堂

詩一卷，頗多警策，今略錄數篇，登醫無閭山觀音閣云：「平生愛丘壑，歷勝恣登眺。醫閭夙所期，茲焉愜懷抱。鳥道薄層雲，盤紆凌樹杪。繫馬憩中林，拂石坐荒草。野衲候柴荆，朱顏髮皓皓。問渠來何時？云在此山老。修嶺逸驚鷹，斜陽急歸鳥。古洞寫長虹，細泉屢迴繞。亭亭塔下松，百尺參青昊。托根獲斯地，子落無人掃。逶迤度幾峯，下瞰羣山小。曠然豁心目，頓覺離紛擾。再上白雲關，萬象咸可了。石門破蒼竊，返景墮空杳。煙霞情所鍾，登涉險亦好。大海而巖岫，波光動林表。自古遞相傳，其中有蓬島。安期與羨門，往事終緬邈。混灑失端倪，氣色變昏曉。豈識天地心，物禮費探討。泠然此遊豫，何用心悄悄？」戊申春日，行次蘇門，登獨樂寺云：「春雨濕歸鞅，行色藉以沐。落日投蘇門，遂寄禪宮宿。誰爲初地功，高樓倚空築。梯雲歷層楹，聊縱千里目。迴颿遞晚鐘，薄霧籠寒竹。芳草麗郊原，新林變川陸。豈意道路人，復此慰幽獨。臨風思近暎，倚檻恣遙矚。渤海杏漭沆，盤山亘紆曲。安期駐秦鑿，廣成降帝屋。聖哲旣已往，陳跡遺巖谷。空同與滄溟，煙波恆斷續。」宿向陽寺云：「聖朝存象法，古寺復聞鐘。花引山門路，雲開野殿松。高齋談靜理，遠嶼淡秋容。日暮還攜杖，月明林外峯。贈正寓云：「老僧多逸興，五十學吟詩。意出煙霞外，情深搖落時。依巖營丈室，愛菊坐東籬。欲共探幽勝，邀君整杖藜。」遊千山祖越寺登蓮花峯云：「七嶺行初盡，千巖宿霧開。路迴青嶂側，寺入白雲隈。洞戶闌清籟，碑文暗綠苔。蓮花天際出，漸覺絕塵埃。」龍泉寺云：「梵宇起中天，重巖響碧泉。虛空清曉露，幽壑靜鳴禪。窗引螺峯翠，松含象嶺烟。空憐名勝地，塵世幾高眠。」宿香巖寺絕頂云：「雨齋空山夕，尋幽入杳冥。雲封千澗白，露濯萬峯青。飛鳥依簷宿，流泉伏枕聽。朦朧空翠裏，孤月自亭亭。」大安寺云：「萬仞盤危磴，千峯此獨尊。山光澄宿霧，海上朝暎。野殿松杉古，殘碑文字存。悠然雲外想，何必問花源。」掉刺和尚云：「一葉流東土，花飛遼左山。同塵多自得，玩世去人間。古塔烟霞在，禪關水月閑。空悲留偈處，今日共躋攀。」贈御院焦冥道士云：「蓬壺迎魏闕，羽客侍金門。丘壑心寧遂，烟霞氣自存。談經清漏水，掃徑落花繁。西出函關叟，何曾返故園。」秋懷云：「終朝成兀坐，何處可招尋。極目遼天闊，幽懷秋水

深；浮雲寬往事，皎月對閑心，興到一樽酒，沉酣據玉琴。』立秋云：『蕭蕭夜雨滿皇州，景物淒其大火流，懷抱不堪聞落葉，相思何處是南樓？關河朔氣催征雁，塞草西風勁紫騮，回首雲山忘歲月，一聲蟬噪又新秋。』秋懷寄耿駙馬云：『八月霜飛秋色深，郊原草木日蕭森，孤蹤漫憶懸遼海，萬騎還悲扈上林，曾記郵亭風雨夕，獨懷京國歲寒心，他時花滿西山麓，好對潺湲理玉琴。』丙午七夕立秋云：『寂寞天孫駐七襄，殷勤烏鵲駕河梁，相逢預恨離筵促，別後應知清漏長，玉露初含丹桂冷，金風時動碧羅香，宵殘歸路遲環佩，機杼經年罷晚妝。』丙午中秋云：『碧天如水夜初涼，三五蟾光滿帝鄉，何處笙歌侵曉漏，幾家砧杵急秋霜，仙臺深閉金莖露，月殿高懸桂子香，獨抱幽懷渾不寐，西風雁唳到虛堂。』虞山孫賜錄其詩傳之。

㒶 峒 嶼 音

峒嶼音訓皆作去聲，予向有金山寄友人詩，憶君楚澤佳風日，也上峒嶼九面山，或以爲誤。按常熟顧充仲達字義總略云：『峒嶼一字三音，平聲鈎樓，上聲莒旅，去聲勾陋。』又按無可和尚通雅，峒共于居侯果羽古后四切，嶼龍朱郎侯隴丑郎豆四切，史記音苟樓猶龍從，龍從可平可上也。又張謂長沙土風碑，五嶺南指三湘北流，鄰連滄浪，邊遙峒嶼，亦平讀也。

㒶 集 句

夢溪筆談，亟稱王介甫集句，風定花猶落，鳥鳴山更幽，以爲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且云：『公始爲集句詩，有多至百韻者。』黃震曰：『荆公集句諸作，其巧其博，皆不可及。近代頗有之，然無如泗上施端教匪我平生集句詩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橫曲折，無不如意。偶舉一章，如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憲）主

人情義自辛劬（王初）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鳥憶高飛意正殊（李正平）三舍鄭牛徒識字（李山甫）千年丁鶴任歌呼（羅隱）多言應伴高吟客（嚴郊）學語還稱問字徒（崔璞）始覺琵琶絃鹵莽（白居易）終憐吉了吞模糊（孫繁）文章辨慧皆如此（白居易）事業紛呶亦大都（魏朴）歸去不煩詞客賦（羅鄴）夢來還記隴頭無（張謂）勸君不必分明語（羅隱）且自三緘問世途（胡曾）格律寄託，兩詣妙境，奇作也。

●退谷論經學

辛亥五月望後一日，雨後過孫退谷先生城南書屋，先生教以讀書當通經，因言元儒經學，非後人所及。蓋元時天下有書院百二十，各以山長主之，教子弟以通經學。經學既明，然後得入國學，卽如吳淵穎程普德輩，其集人多不知。明初人猶多經學，皆元時遺逸，非後輩所及。因出近日者撰詩經集解三十卷示予，意主小序，且言生平學問，以朱子爲宗，獨於毛詩不然。予問呂氏讀詩紀嚴氏詩緝如何，先生云：『呂氏集衆說，不甚成片段，嚴氏太巧，只似詩人伎倆，非解經身分。』又言春秋程傳考事，不盡憑三傳，亦不盡離三傳，取義不盡拘類例，亦不盡屏類例。朱子因此書不敢復注春秋，其推尊可謂至矣。然其時以黨禍方作，至桓公九年閣筆，未爲完書。予於是廣集諸儒之說，妄爲補之，來成書矣。又言古本孝經，與今傳本迥別。且言五經翼是十五年前所撰，不過集諸經序論耳，無當經學也。時先生已七十有九，讀書日有程課，著述滿家，可謂耄而好學者矣。

●孝經庶人章

江行雜錄載溫公先壘在鳴條山，山有餘慶寺。公一日省墓至寺中，有父老五六輩上謁，進脫粟飯。公享之，既

畢前啓曰：「某等聞端明在縣，日與諸生講書，村人不及往聽，今幸爲略說。」公卽取紙筆，書庶人章講之。既已復前曰：「自天子章以下，各有毛詩兩句，此獨無何也？」公默然少許，謝曰：「某生平慮不及此，當思所以奉答。」父老出語人曰：「吾講書難倒司馬端明。」昨見東郡耿君隱之（道見）云：「曾見古本庶人章末引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朱淑貞瑤璣圖記

辛亥冬，於京師見宋朱女郎淑貞手書瑤璣圖一卷，字法妍嫵。有記云：「若蘭名蕙，姓蘇氏，陳留令道質季女也。年十六，歸扶風竇滔，滔字連波，仕苻秦爲安南將軍，以若蘭才色之美，甚敬愛之。滔有寵姬趙陽台，善歌舞，若蘭苦加捶楚，由是陽台積恨，讒毀交至，滔大恚憤。時詔滔留鎮襄陽，若蘭不願偕行，竟挈陽臺之任。若蘭悔恨自傷，因織錦字爲回文，五彩相宣，瑩心眩目，名曰瑤璣圖，亘古以來所未有也。乃命使齋至襄陽，感其妙絕，遂送陽臺之關中，具輿從迎。若蘭於漢南，思好踰初，其著文字五千餘首，世久湮沒，獨是圖猶存。唐則天常序圖首，今已魯魚莫辨矣。初，家君宦遊浙西，好拾清玩，凡可人意者，雖重購不惜也。一日，家君宴郡倅，借於壁間見是圖，償其值，得歸遺予。於是坐臥觀究，因悟瑤璣之理，試以經緯求之，文果流暢。蓋瑤璣者，天盤也。經緯者，星辰所行之道也。中留一眼者，天心也。極星不動，蓋運轉不離一度之中，所謂居其所而斡旋之處也。一方太微垣也，乃疊字四言詩。其二方紫微垣也，乃四言回文。二方之外四正，乃五言回文。四維乃四言回文。三方之外四止，乃交首四言詩。其文則不回也。四維乃三言回文，三方之經以至外四經，皆七言回文詩。可周流而讀者也。紹定三年春二月望後三日，錢唐幽棲居士朱氏淑貞書。」首有瑤璣變幻四小篆，後有小朱印。予向見斷腸集不載此文，諸家撰閨秀詩筆者，皆考之載。宋桑世昌澤卿明雲間張玄超之象撰回文類聚，亦未收此。家考功兄輯然脂集三百

餘卷多徵輿僻，因錄一通歸之。後有仇英實父補圖四幅，亦極妙。按張萱周昉李伯時輩，皆有織錦回文圖，英此圖殆有所本也。

●鑑銘

又回文類聚載唐婦人所作轉輪鈎枝八花鑑銘云：『花上八字，枝間八字，環旋讀之，四字爲句，遞相爲韻。』其盤屈糾結爲八枝者，左旋讀之，自篇字起至詞字止，當就支脂字韻，右旋讀之，自詞字起至篇字止，當就先仙字韻，茲不具錄。

●蜀產

明時蜀王府例以三月三日取薛濤井水，製箋二十四幅，以十六幅貢京師。近督撫監司稍募工仿製，殊不能佳。予使蜀時訪之，井傍石臼尙存，雕鐫精麗。井在錦江東，亦名玉女津也。按續博物志云：『蜀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尙在，今絕響矣。』

●裴碑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尙完好。蓋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時元和四年己丑也。碑首稱節度掌書記侍御史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營田副使檢校尙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千字頌

昔人欲另編千文有難之者曰：『枇杷二字，如何破用？』遂止。曾見武林卓珂月（人月）崇禎初作千字大入頌，錯綜成章，甚有詩理。枇字云：『鬱尊黃金，膳枇素木。』枇音匕，義取祭用素枇也。杷字云：『姑婦任績，夫男秉杷。』杷，田器也。開章云：『大人御天，君子名世，立千秋基，興諸夏利。高文起家，建景閏帝，二百餘年，我皇陟位。河澄寶出，鳳舉毛從，虞雲兩旦，漢日再中。羣黎作父，列州攸同，可謂高文，興冊篇中。嶽伯分佐，歲星可招，貢珠盈寸，舍矢五扶。投淵潔耳，何傷盛朝，帳染墨蹟，帷集書囊。武功稱甲，吉運始丁，誠推韓轂，令賞終纓。』皆警策。

●方爾止

劉貢父平生未嘗議人長短，有不韙，必而折之，退無一語，此長者之行也。亡友桐城方爾止，瀟灑有天趣，每見人誦詩者，輒爲竄改，其人不樂，方亦不顧也。然退未嘗不稱其長，而揜覆其短，予以此重之。方事多可笑，秀水李良年字武曾，方一日爲札，故作增字。李明日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作武曾（讀如層）耳。』聞者皆笑。

●宣爐注

如皋冒辟疆（襄）博雅嗜古，嘗爲桐城方詹事（拱乾）賦宣爐歌，自爲之注，甚精核。云：宣爐最妙在色，假色外炫，真色內融，從黯淡中發奇光，爇火久，燦爛善變，久不著火，即納之汗泥中，拭去如故。假者雖火養數十年，脫則枯槁。○宣廟時內佛殿，火金銀銅像，渾而液。又云：『寶藏焚金銀珠寶，與銅俱結，命鑄爐。』○宣廟詢鑄工，銅幾煉始精工，對以六火，則珠光寶色現。上命煉十二火條之，復用赤火，鎔條於鋼鐵篩格上，取其極清，先滴下者爲爐，存格上者製他器。爐式不規規三代鼎鬲，多取宋盜爐式仿之。○宣爐以百摺彝乳足，花邊魚鰓鮪鯉諸

耳，薰冠象鼻，石榴足，橘囊香，奩花素，方員鼎爲最。索耳分檔判官耳，角端象鼻，雞脚扁，番環六稜四方直脚漏空，桶竹節等爲下。○宣爐仿宋燒斑，初年沿永樂爐製，中年嫌其掩爐本質，用番鹵浸擦薰洗，易爲茶蠟。末年愈顯之色，著色更淡。後人評宣爐五等色，栗殼茄皮棠梨褐色，而藏經紙色爲第一。金腹鑿下爲湧祥雲，金鑿口下爲覆祥雲，雞皮色，覆手色，火氣久而成也。○嘉靖後之學道，近之施家，皆北鑄。北鑄間用宣銅器改鑄，銅非清液，又小治寒儉無精采，且施不如學道多矣。南鑄以蔡家勝甘家，蔡之魚耳，可方學道。○真宣爐本色之厄有二，嘉隆前尙燒斑，有取本色真者重燒，有過求本色之露。如末年淡色，取本色真爐磨治一新，甚有歲一再磨。景泰成化之獅頭彝爐等，後人僞易鑿宣款，以爲重價。宣爐又有呈樣無款，最真妙者。後人得之，以無款恐俗目生疑，取宣別器有款者鑿嵌，畢竟痕跡難混，皆宣之厄也。

●石溪亭

蜀資江道中石溪橋，有無名氏粉書一詩云：『桃花依舊放山青，曲几焚香對畫屏，記得當年春雨後，燕泥時
汚石溪亭。』

●先考功詩

先考功西樵兄，少時有詩曰：『雄風涼大壑，雌蜺貫秋城，』時推警策。按法苑珠林又有雄雷雌雷。

●惠詮順怡詩

東坡最嘉杭僧惠詮落日寒蟬一鳴篇，至爲和作，施彥執又記其大慈塢祖塔上題一首云：『谷口兩三家，平

田一望餘，春深多遇雨，夜靜獨鳴蛙；雲暗未通月，林香始辨花，誰驚孤枕曉，濤白捲江沙。」此詩亦佳。能改齋漫錄載湖僧順怡詩，久從林下遊，一首云：「韓子蒼爲予言後四句不同，結句云：『唯聞犬吠聲，更入青松去。』」按此卽惠詮詩，坡公所和者，但本作青蘿耳。竹坡詩話作僧守詮。冷齋夜話又載順怡詩云：「久從林下遊，頗識林下趣，從渠綠陰繁，不礙清風度，閑來石上眠，落葉不知數，山鳥忽飛來，啼破幽寂處。」又云：「荆公愛之。」則是惠詮詩自爲坡和，順怡詩自爲介甫所賞，韓誤爲一耳。

弓縛

道書謂一卷爲一弓，佛書謂之一縛。禪學云：「多羅樹葉書二百四十縛，縛與卷同。」硯北雜誌云：「徐季海題佛經云：『上第幾隔，』隔如梵萊也。」

劉翼明

東武劉子羽秀才（翼明）有句云：「桃花柳絮春開甕，細雨斜風客到門。」

謝道韞硯

孫北海侍郎（承澤）藏謝氏道韞小硯，有銘云：「絲紅清石，墨光洪璧，資我文翰，玉砥堅質。」未有道韞字。家兄考功云：「詳其文句，可迴讀，然倒正皆殊不工。硯音厲，水激石聲，作冰字用尤誤，恐非謝筆耳。」

戲對

世傳夏忠靖公奉使江南，與給事張某共事。一日張登廁，公戲之曰：「解衣脫冕而行，給事給事。」（急結音同）張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尙書尙書。」（常輸音同）閱墨莊漫錄載前句，乃張巖諱胡世將語，後句乃趙九齡戲對，以諱李以矩尙書者也，忠靖事蓋出附會。

●鳳州古鏡

學齋佔畢載，鳳州有遁赤山，景德中軍人入一洞穴，中有石鏡臺一，鏡圍五寸，背鑄水族回環，有銘三十二字云：「煉形神冶，瑩質良工，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涵影中。」方取鏡，聞洞後有風雨聲。此鏡萬歷中膠州趙氏自汴京得之，海壑翁完璧自爲記。按張君房麗情集載王蜀時，天雄軍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有美色，王衍愛幸之，贈以妝鏡，其銘同。

●景範碑

鄒平縣西南五六里，有小山，曰相公山，山前有景相公墓，墓上有碑，雖闕文尙可讀。近于弈正作天下金石志亦未之載，錄於左云：

大周故銀青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晉陽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贈侍中景公神道碑銘并序。

翰林學士朝議郎尙書水部員外郎知制誥柱國賜緋衣袋臣扈載奉敕撰。

翰林待詔朝議郎守司農寺丞臣孫崇望奉敕書。

帝軒轅乘土德之運，其臣曰奢寵祝融，能辨方域，以制區夏。帝媯氏禪陶唐之基，其臣曰伯夷，后變，能典禮樂，

以和人神，上古佐命之道（闕五字）焉。三政嗣興，圖史寢盛，彌綸輔翼，代有其人，皆金策丹書，絢績功業。垂其訓，聚而爲墳典，形其美，流而爲歌頌。陋篆籀之賈略，我則潤之以（闕五字）之淪朽，我則鏤之以貞珉。銘以紀功，碑以誌行，千載之下，粲然可觀者，其惟神道之表乎。故中書侍郎平章事景公諱範，皇朝元佐（闕二字）顯德二祀冬十一月，薨於淄川郡之私第。天子廢視朝，軫殲奪之念，制贈侍中，遣使贈奠，飾終之典優而厚（闕二字）詔詞臣（闕一字）文（闕一字）琰盛矣（闕三字）孔惺彝鼎，不出廟門，杜預豐碑，空沈漢水，姑自矜於名氏，誠未顯於邦家。與夫輝煌帝恩，導揚休烈（闕八字）者，可同日而語也（闕六字）綸有直而敘之用，丕顯我大君之命。臣聞景氏之先，出於莘姓，從楚王於夢澤，差（闕一字）侍臣畫漢（闕一字）於雲臺，丹推名將濟美，垂（闕六字）生偉人維周之輔。長山之下，淄濟爲川，地勝氣清，惟公故里。夫嘉道絕世，高臥於是者，足以（闕一字）顯氣而爲（闕七字）生於是者，足以（闕三字）而爲世傑。故公之先由烈考，大僕府君之上曰王父賓，大王父閏皆貞晦不仕，介享天爵，而巢許（闕十三字下闕）仲曰篆公（闕四字）世（闕二字）字）聿登相位，而申甫之祥著矣。昔者聖人之教天下也，本之以仁義，制之以經籍，是謂人文。是謂人（闕六字）以（闕一字）開物成務者（闕四字）所於此（闕二字）以公輔之位，必由稽古升，廊廟之才，必以經術顯，而公以明經擢第於春官氏，則賢哲之（闕六字）爲吏於清陽（闕十一字）掾於高密郡，秩滿而（闕一字）授范縣令。大鵬之翼，鑲北溟以未舒，墊雷之聲，殷南山而不（闕一字）然則（闕七字）于之（闕十五字）通人之才，襲而順則，方圓之量，不能局。故公之佐縣政也，人謂其勤且潔矣，典刑書也，人謂其（闕八字）邑格（闕一字）以（闕八字）使（闕一字）政（闕一字）而從入者，則人謂其賢且能矣。粵若日月之彩，得天而大明，風雲之期，遇屯而勃起（闕十字）璠谿（闕一字）璜（闕十字）我大周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建大功於漢室，爲北藩所魏邦，初筵既開，得賢斯盛。於是我公（闕九字）而君臣之（闕九字）龍飛在天，

躬載曜靈，至於霄極。皇業肇建，制以公爲。秋曹郎，進階至朝散大夫。而（闕九字）萬（闕十二字）之樞惟聖人執左契，臨萬邦，經久制大命，日政之機，國之大柄，總於樞務者，可謂重矣。而公（闕九字）忠而賢（闕十一字）公爲左司郎中，充樞密直學士，尋轉諫議大夫，克職。今皇帝嗣位之時，登用舊臣，而并人乘我大喪，擁衆南寇，親征之舉，迅若奔雷，分命大臣，保釐（闕七字）於公仍拜貳卿（闕九字）振帝伐張，黃鉞白旄，殲羣兇而皆盡。參旗河鼓，導清蹕以言旋，大稜既已平，九服又已定（闕四字）時惟輔臣而公昌言可（闕八字）聖謨碩望，可以鎮流俗，爰立之命，帝心允孚。六府肇修，兵賦元大，邦之調用（闕五字）公自立不回，信而有守（闕十字）哉。大運逢時，洪鈞在手，資忠孝於君父，享富貴之崇高，而盡悴之勞，因成恙疾。封章疊上，優詔褒稱，聽解利權（闕一字）尊（闕七字）以列卿歸第，戀車故鄉，嗟風樹之忽驚，訴吳又兮何極。見星而往，夕露方多，泣血以居，晨漿屢絕，哀與性盡，臥疾而終，享年五十有二（闕七字）觀夫公之行事，則其道也淳而粹，充充焉無能稱。其言也直而肆，審審焉無所忌，耿介以自立，強幹以自（闕一字）故其仕也（闕一字）一命之卑（闕一字）三（闕六字）無悔吝，古人之操，何以尙也！秉筆者得無愧於詞矣。許國夫人李氏，嗣子太廟齋郎嚴信等（闕三字）靈（闕一字）光（闕二字）烝嘗翼翼，賢人（闕九字）子事終之禮。佳城閉日，長楸簷雲，勒銘垂休，以示千古。其詞曰：

長白蒼蒼，淄水湯湯。哲人之生，逢時會昌。哲人之逝，魂遊故鄉。（闕一字）高山兮峨峨，逝水兮驚波。（闕一字）而（闕一字）死（闕十九字）山有頽阪，水有高岸。人何世而弗新，善有名兮獨遠。猗歟公兮！時用至顯。顯德三年歲次丙辰十二月己未朔十日戊辰。

山泉翁詩

青州城南花林曠，泉石清幽，有塵外之趣。山泉翁題詩云：『山藏柳市無車馬，水隔桃源有子孫。』馮宗伯（琦）愛其語，遂與鍾司空（羽正）約卜鄰其地。（太忙案山泉翁姓劉名澄甫，字子靜，壽光縣人，見古夫子亭雜錄。）

集詞

秀水朱竹垞（彝尊）集唐詩爲填詞一卷，名蕃錦集，殊有妙思，略錄數闕於此。○燕語踏簾鉤（李賀）池北
池南草綠（王建）京口情人別久（張繼）與君歌一曲（李白）○有時半醉百花前（李賀）山月皎如燭
（韋應物）贈瑤華之旖旎（陳子昂）得明珠十斛（李賀）○秋風清（李白）秋色白（李賀）望盡青
山獨立（盧綸）披瀾戶（盧照鄰）度飛梁（同上）吟詩秋葉黃（杜甫）幽蘭露（李賀）香楓樹（皇
甫）吠犬鳴雞幾處（同上）蒼翠晚（劉長卿）染羅衣（李賀）鳥還人亦稀（李白）○江海茫茫春欲
遍（劉長卿）岸上無人（孫光憲）野色寒來淺（羅隱）向晚因風一川滿（薛奇童）蘭闥柳市芳塵斷
（駱賓王）越女含情已無限（羊士諤）灑霧飄烟（包佶）天畔登樓眼（杜甫）此夜斷腸人不見（顧
况）紗窗只有燈相伴（裴說）此首詠春雨，尤字字入神。

耕者王清臣

天啓初，穎川張遠度買田穎南之中村，地多桃花林。一日攜榼獨遊，見耕而歌者，徘徊疇間，聽之，皆杜詩也。遂呼與語，耕者自言王姓，名清臣，舊有田，畏徭役，盡委諸其族，今爲人傭工。少會讀書，客有遺一冊於其舍者，卷無首尾，讀而愛之，故嘗歌，亦不知杜甫爲何人也。異日遠度過其廬，見舊歷背煤字漫滅，乃燒細枝爲筆所書，皆所

作詩，後經亂，不知所在。張獨傳其一篇云：『人生如泛梗，飄飄殊無根，飲啄得幾許，營營長與昏。對此春日好，荷鉞出南原，近觀草色敷，靜聽鳥語繁。諸有弄化本，雜選呈真元，曉然似供我，寧不倒清樽。有身貴適意，窮達安足論。』此亦杜五郎之流歟？

●草賢

崔瑗善章草，王隱謂之草賢，此在草聖之前，而人罕知之。

●考功詩

從叔祖季木考功，（象春）跌宕使氣，常引鏡自照曰：『此人不爲名士，必當作賊。』嘗奉使長安，飲於曲江，賦詩云：『章曲杜陵文物盡，眼中多少可兒墳。』其傲兀如此。有題項王廟樂府一篇云：『三章旣沛秦川雨，入關更縱阿房炬，漢王真龍項王虎，玉玦三提王不語，鼎上杯羹棄翁姥，項王真龍漢王鼠。垓下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龍亦鼠虎亦鼠。』此詩劉公戡絕愛之。公與文光祿太青友善，詩亦齊名。錢牧齋尙書云：『文天瑞如麗波，句具諸天相，能與帝釋戰鬪，遇佛出世，不免愁宮殿震壞。王季木如西域婆羅門，邪師外道，自有門庭，終難皈依正道，然其警策處，要自不可磨滅。』列朝詩中，僅錄三首，又非佳作。

●三禮

楊太史用賓，（觀光）致知小語云：『周禮儀禮大戴禮曰三禮，喪禮葬禮祭禮，亦曰三禮，（出喪禮）天神人鬼地祇，亦曰三禮。』（出舜典）

●唐宋詩句

晚唐人詩，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曉來山鳥閑，兩過杏花稀。元人詩，布穀叫殘雨，杏花開半村，皆佳句也。然總不如右丞興闌啼鳥緩，坐久落花多，自然入妙。盛唐高不可及如此。

●蟹字韻詩

顧奴字啓姬，杭州人，適鄂生某。康熙庚申，從其夫至京師，嘗見所著靜御堂集小賦，詩詞頗婉麗。九日，予與同人飲，朱子昭工部小園限蟹字韻，翌日鄂詩先就，顧代作也。其末云：『予本澹蕩人，讀書不求解，爾雅讀不熟，蟹螯誤爲蟹。』予驚歎顧善歌，所製詞曲，有一輪月照一雙人面子句，予最賞之。

●梵雅

安丘馬禮部（應龍）撰楚雅十二卷，釋言第一，釋義第二，釋相第三，釋教第四，釋佛第五，釋菩薩第六，釋聲聞第七，釋外道第八，釋人倫第九，釋天文第十，釋地理第十一，釋鳥獸第十二。

●安邦試錄

孫沙溪無用閑談載安邦鄉試錄，并其賦表極佳，雖中華文士，無以過之。安邦者，安南一道之名也。試錄題云：『洪德二年辛卯（蓋其國僭號）初場四書義四篇，五經義五篇，二場制詔表各一篇，三場詩賦各一篇，四場長策一篇。』交趾明初爲十四道之一，蓋沿中國科舉之制，而稍損益之耳。其擬謝玄讓前將軍表曰：『奈彼氏

秦生心獵夏，逞虎負狼噬之惡。正爾憑陵，賴風聲鶴唳之威，居然奔潰。諒本皇天之助順，亦由廟算之先幾。詎意圖功驟加異寵，言念百年之績，猶後卽誅。豈伊一戰之勞，敢先受賞。木罌賦曰：『雪鬢恥於榮陽，振槁葉乎碓。』水士自閑於汜濟，人何擇於善泗。又云：『惜乎始終參差，倉皇反復固陵之車，桅不來，齊村之禍坑自速。智已局於挈瓶，悔猶追於鼎足。裳輻啓罅，瓶羸告凶。檻車之困未幾，鐘室之恨何窮。』鳥言卉服，何行有此亦奇矣。

粵風續九

粵西風淫佚，其地有民歌。猺歌，狠歌，獞歌，蛋人歌，狼人扇歌，布刀歌，撞人舞，桃葉等歌，種種不一，大抵皆男女相謔之詞。相傳唐神龍中有劉三妹者，居貴縣之西南村，善歌。與邕州白鶴秀才登西山高台爲三日歌。秀才歌芝房之曲，三妹答以紫鳳之歌。秀才復歌桐生南嶽，三妹所蝶飛秋草和之。秀才忽作變調，日郎陵花，詞甚哀切。三妹歌南山白石，益悲激若不任其聲者。觀者皆歔歔。復和歌，竟七日夜，兩人皆化爲石，在七星巖上下有七星塘。至今風月清夜，猶彷彿聞歌聲焉。同年睢陽吳井渠（淇）爲潯州推官，采錄其歌爲粵風續九。雖侏儻之音，時與樂府子夜讀曲相近，因錄數篇。民歌曰：『妹相思，不作風流待幾時。只見風吹花落地，不見風吹花上枝。（相思曲）』思想妹，蝴蝶思想也。爲花，蝴蝶思花，不思草，兄思情妹，不思家。（蝴蝶思花）娘在一岸也無遠，弟在一岸也無遙，兩岸人烟相對出，獨隔青龍水一條。（隔水曲）妹嬌娥，憐兄一個莫憐多，已娘莫學鯉魚子，那河又過別條河。（妹同庚）嫩鴨行遊塘柵上，嬌娥尙細不曾知，天旱蜘蛛結夜網，想晴只在暗中絲。（塘上）妹相思，妹有真心弟也知，蜘蛛結網三江口，水推不斷是真絲。（妹相思）科舉秀才取紅豆，相思及早辦前程，黃菊花開九月九，枝枝葉葉有娘名。（黃菊花）猺歌云：『思娘猛行路也思，睡也思，行路思娘留半路，睡也思娘留半牀。（一）白馬兒，白馬端正也難騎，娘騎馬頭表馬尾，馬轡尖尖妹陷比。（二）陷比卽怎騎』鄧娘同行

江邊路，卻滴江水中娘身，滴水一身娘未怪，表憑江水作媒人。（三）鄧與也。黃蜂細小螫人痛，油蔴細小炒仁香，鴨兒細小著水面，表綠細小愛憐娘。（四）狼歌六吞六，齊度菊口籠。（六）鳥也吞見也，齊度大家也，菊飛入也，口籠山中也。（大）路無數岔，江河無數曲，望東西南北，花色一般紅，又舊錢便好使，舊米好做糍，望北斗超生，望有彭照顧。（彭謂所私）各想心，各愁心，頭如馬，踐條條臘，真力百色盡眉齊。（臘擔也，真力重也）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言采禮之多，盛稱夫家將羅敷行同意）撞歌口三六四里，踏得耳花桃花脈，淋了好花桃淋了密，淋了細絲絲，淋了離乙乙，養勒佛排琵琶，養勒花排菲，里樣對鴛鴦，里樣梁山伯，山伯祝英臺。（此進山踏歌之詞，口入也，脈辦也，淋諦視也，雜陸離之意，乙猶亞也，五六句承四五句言桃花附萼之穠豔，已下五句專賦踏歌之人，勒兒也，琵琶整齊也，菲美麗也，男女相悅言，男如佛女如花，耳鴛鴦比之於鳥，梁祝比之於人）蛋歌（蛋有三種，蠔蛋、木蛋、焦蛋，此魚蛋也）錯昨行過蘇行巷，魚通水透到花街，木樨花發香十里，蝴蝶聞香水面來。（一）蛋船起離三江口，只爲無風浪來遲，月明今網船頭撒，情人水面結相思。（二）今拏也，三江黔江鬱江潯江。鹿在高山喫嫩草，相思水面緝麻紗，紋藤將來作馬疋，問娘鞍落在誰家。（三）麻紗網也，魚蛋淨家，泛宅故所賦，不離江上也。狼人扇歌者，書歌於扇，字如蠅頭，一面則花鳥，其詞有云：「比萬兩千金，眉心又眉意，比火帝龍師，結夫妻卦世。」（火帝龍師二人名卦過也）擔歌者，峒人多以木擔聘女，或持贈所歡，以五采斝作方段，斝處文如鼎彝，歌與花鳥相間，字亦如蠅頭。布刀者，峒人織具也，書歌於刀上，間以五采花卉，明漆沐之。又有師童歌者，巫覡樂神之曲詞，不錄。

●彭氏詩

鄧州彭氏，布政使禹峯（而述）女，適李鴻，字字青立，文達公裔孫，學士桓茂之子，子門人也。鴻亦能詩，而才

不及婦。予嘗序其蝶齋集，刻之京師。如詠白蓮云：「月亦驕花色，風偏送葉香。」刺繡云：「針宜停午倦，臆喜趁新晴。」送行云：「山川日以遠，雨雪天將寒。」皆佳句也。又雷家灣云：「峯峯斜倚俯清潛，一葉孤舟亂後身。洞口白雲雞犬在，此中大有避秦人。」金銀洞云：「絕壁繩橋萬壑深，春風何意此登臨。安禪暫借蒲團力，坐聽神龍澗底吟。又陰崖如幄俯青蘿，脈脈寒泉激素波。豆大一舟沙際望，四山香氣鳥聲和。」種桃柳云：「繞畦烟水望迷離，種得桃枝間柳枝。好是年年芳草地，春晴須記聽鶯時。」惜香橙云：「幾經剪拂始成林，夏晚移牀就綠陰。却怪一朝風雪惡，惜香空負十年心。」此類數十篇，皆可誦也。

●超一子

超一子者，廣陵殷氏女，早寡，學道三年坐化。遺詩偈一卷，有云：「靜中無箇事，反復弄虛空。地老天荒後，魂飛魄喪中。有師開道統，無法度愚蒙。忽底虛空碎，夕陽依舊紅。」又看花云：「土來澆灌水來栽，顛倒工夫任我來。滿院春風花自語，不將顏色向人開。」

●四六話

宋王銍作四六話二卷，與詩話賦話文話並傳於時。又有作四六談塵者，唐宋以來，重四六如此。故溫公知制誥，以不能作四六辭，識小編載洪武六年諭禮部尙書牛諒，禁止四六文字，并表箋亦然。諒等乃錄柳子厚代柳公綽謝上任表韓退之賀雨表，以上命頒行天下以爲式。然其後制誥表箋，皆用四六，未嘗變也。

●宋元人集目

秀水曹侍郎秋岳（溶）好收宋元人文集，嘗見其靜惕堂書目，所載宋集自柳開河東集已下，凡一百八十家，元集自耶律楚材湛然集已下，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近時石門吳季舉（之振）刻宋詩鈔，亦至百數十家，多祕本。蓋吳與其縣人呂莊生（留良）兩家所藏本，而潁濱南豐尚不及載，則未刻尚多也。吳曾爲予言唐樊宗師宋二劉公是公非集，其家皆有之。又嘗見金陵黃俞部（虞稷）徵刻唐宋元書目，有載有金趙秉文遜水集二十卷，元郝經陵川集三十九卷，癸亥俞部以徐都憲立齋（元文）疏薦入明史館，予時向之借書，所見如李觀集司空圖一鳴集沈亞之下賢集柳開河東集王令廣陵集牟獻陵陽集李之儀姑溪集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皆目所未載者。又予家所有張養浩歸田類稿石介徂徠集尹洙河南集岳珂玉楮集則黃氏之所未備也。近朝鮮入貢使臣至京，亦多購宋元文集，往往不惜重價，祕本漸出，亦風會使然。水東日記云：「張文忠公全集今在故副都御史雲中孫廷瑞家，蓋齊府舊物，有歐陽圭齋序。」予所見本有李尤魯狝序，而無圭齋序。

杼山集牒

釋書杼山集十卷，有湖州刺史于頔序詩七卷，碑誌傳讚書序二卷，聯句一卷。首載敕浙西觀察使牒，湖州當州皎然禪師集牒，得集賢殿御書院牒，前件集庫內無本，交闕進奉牒，使請速寫送院訖，垂報者牒，州寫送使者故牒。貞元八年正月十日，牒都團練副使權判兼侍御史李元使潤州刺史典御史中丞王緯。按唐六典集賢殿學士掌判緝古今圖籍，凡天下圖書之遺逸，賢才之隱滯，則承旨而徵求焉。當時一衲子之集，至下敕觀察使，牒本州寫送，其於文事，可謂勤矣。後世如此等事，豈易可得。張睿卿稚通所編吳興唐五家集略同，但作四卷。

王威寧詩

子改官翰林侍講時，淄州唐濟武（夢賚）太史寄詩云：「蠟燭五侯新制誥，鞦韆三影舊郎中。」語雖巧，特工妙。後讀王威寧詩，有云：「江浙老成新運使，戶曹公道舊郎中。」乃知前輩已有此句法，但工拙異耳。

●武侯集

宋龍泉葉氏習學記言序目云：「諸葛武侯集，荀勗和嶠令陳壽所定，亮之言，魏晉所不欲聞，然且存之而不取，沒非亮至誠，孰能使之哉？」予謂是固忠武至誠動物之效，而晉武帝之視未哲，徽二宗最嶠之視，章惇蔡京輩務俾蘇黃諸公著作，一字不存於世。明太宗靖難後，舉世以方正學文章爲諱，其用心霄壤矣。葉謂晉武好善忘讎，自是盛事，故其後裔雖亂而尙延，旨哉！曹操殺孔北海，其子丕獨愛融文辭，每歎曰：「揚班儔也。」慕天下有上融文章者，輒賞以金帛。此又在晉武之前，皆後世所不及。

●葉水心論三國志

葉水心謂陳壽三國志，筆高處逼司馬遷，但少文義，緣飾終勝班固。又云：「近世有謂三國志當更修定者，蓋見注所載尙有詩書，不知注之所載，皆壽棄餘。」按陳壽之書，古今訾警者，非一班氏良史，以壽勝固，殊不可解。若其稱名三國，名義乖舛，自陳同甫郝伯常諸人，皆改正其書。此外作者尤衆，林霽山集有胡君季漢正義序，楊廉夫正統其辨言尤著。近世歛人謝陞少連，季漢書出不惟名正言順，抑且文詞斐然，惜水心不及見耳。駟不及舌，葉氏之謂矣。

●管夫人畫

祁縣戴楓仲藏管夫人道昇小畫一幀，有細書十字云：『山迴新綺閣，竹掩舊朱扉。』邢子愿太僕題云：『竹繞層樓冒網蛛，絲絲縷縷貌曇瞿。倦來素面流輕粉，尙衣羊肝半臂無。』戴博雅有文，與傅青主善，有半可集。

● 毘陵集

唐獨孤及毘陵集二十卷，有朝議大夫前守虔州刺史隴西李舟序，補闕安定梁肅後序。（此序載文粹中）未有祝允明跋云：『毘陵集二十卷，祕藏天府，世罕其傳。吳文定公在東閣，抄藏於家，其孫經府君與貞山給事爲內兄弟，給事因得假歸錄之云。』詩三卷，通八十二篇，與紀今詩所載無異。餘賦一表二十七書二議九銘三頌一論一詩二碑五序五十一，集序三，讚六，記述十二，策書四，文十二，行狀二，碑銘五，靈表一，墓誌二十七，祭文九。康熙癸亥閏六月，借抄於晉江黃氏。

● 林艾軒駁詩本義

宋林艾軒光朝與朱子同時同里，說詩最不喜歐陽本義，與趙子直書云：『詩本義初得之如洗腸胃，讀之三歲，覺得有未穩處。大率歐陽二蘇及劉貢父談經多如此。』又一書駁本義，關雎樛木兔置麟趾等解甚悉，大抵歐陽本義雖未必盡合，然較考亭盡去小序而以臆斷，不啻勝之，未可厚非。

● 誦詩

序六七歲，始入鄉塾受詩，誦至燕燕綠衣等篇，便覺根觸欲涕，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稍長，遂頗悟與觀羣怨之旨。宋玉融陳叔盤與樂軒陳藻讀國風於古寺，至采蘋藻掩卷而泣，頓悟中庸之旨。叔盤以告綱山，林亦之，綱山

遂以藻見於其師林艾軒曰：『吾嘗謂詩不歌，易不畫，無悟入處。今于元潔尤信，知此者可與言詩。』然采蘋之詩，亦未見可泣處。

●學杜

宋明以來，詩人學杜子美者多矣。予謂退之得杜神，子瞻得杜氣，魯直得杜意，獻吉得杜體，鄭繼之得杜骨。它如李義山、陳無已、陸務觀、袁海叟輩，又其次也。陳簡齋最下。後村詩話謂簡齋以簡嚴掃繁縟，以雄渾代尖巧，其品格在諸家之上，何也？

●沈下賢集

唐吳興沈亞之下賢集十二卷，古賦詩一卷，雜文雜著（如湘中怨秦夢記、馮燕傳之類）三卷，記二卷，書二卷，序一卷，策問對一卷，碑誌表一卷，行狀祭文一卷。有宋人序題元祐丙寅十月一日無名氏，末有萬歷丙午閩人徐渤與公跋云：鈔諸焦太史者，後附張祐杜牧李商隱三詩，黃愈部（虞稷）得之。周櫟園戶侍，戶侍得之。謝在杭方伯家。下賢文大抵近小說家，如記弄玉、邢鳳等事。

●雜上木

予贈徐隱君東癡（夜）詩云：『先生高臥處，柴門翳苦竹，雪深門未開，村雞鳴喬木，日午炊烟絕，吟聲出茅屋。』云云。故友葉文敏公（方謫）最愛之，而不解雞鳴喬木之句，以爲江南若見雞上木鳴，則以爲妖孽矣。然古詩已云：『雞鳴高樹顛。』陶詩云：『雞鳴桑樹顛。』而諺亦有云：『雞寒上樹鳴，寒下水。』此皆目前習見語。

詠菴豈忘之耶？

佛手柑詩

益都王太年（遵坦）有詠佛手柑詩云：『斷此黃金體，施於祇樹林。度人難下指，合掌卽傳心。味向駢枝悟，香從反覆尋。諸天有真訣，巨擘競森森。』予每歎其工，太平又嘗作禪意詩數十篇。

木瓜詩解

紫陽解詩，多失本意，其甚者如木瓜一章，尤爲穿鑿。輔廣童子問亦知其非，而不敢斥師說，則欲盡抹倒小序家語，以傳會其謬，依違可笑云。有學者請於先生曰：『某於木瓜詩，反復諷詠，但見其有忠厚之意，而不見其有褻慢之情。小序以爲美齊桓，恐非居後揣度者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傳也。竊意桓公既歿之後，衛文公伐齊，殺長立幼，衛人感桓公之惠，而責文公之無恩，故爲是詩，以風其上。不然，則家語所謂語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豈鑿空而爲此言乎？』先生以爲不然，曰：『若以此詩爲衛人欲報桓公之詩，則齊桓之惠，何止於木瓜，而衛人實未有一物報之也。』（此論最甚，豈詩人言外之意）愚謂（此下輔氏之說）以此言之，則小序之說亦傳會之失，實無所據。（何武斷如此）而先生疑以爲男女贈答之詞，則亦以爲衛風多淫亂之詞，而疑其或然耳。（此段是）至於家語所載夫子之說，乃王肅所纂集，因難盡信，而其言亦無甚意味。且於小序之作，未知其孰爲先後也。（若是則秦火已後六經四子之書皆不足信矣，因傳會師說而并欲廢家語，可謂妄人也已矣）其它解有女同車風雨子衿等篇，皆傳會無理，諸家之說，斯爲最下。

虞伯施夫子廟堂碑真蹟，康熙壬戌，江南一士夫攜至京師，或酬直五百金，不許，張學士素存（玉書）親見之。又有陸士衡真蹟一帖，歸戶書，真定梁公蒼巖（清標）宋牧仲（犖）曾見之。

●表語本樂天詩

宋任忠厚（惇）坐上書入籍，久不得調，投時相啓云：『籠中翦羽，仰看百鳥之翔，岸側沉舟，坐閱千帆之過。』蓋用白樂天詩沈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語。

●后山師曾黃

猗覺寮記云：『陳后山平生尊黃山谷，末年乃云：『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人或疑之，非也。無已少學文於子固，後學詩於魯直，各有師承。是詩（觀堯文忠公六一堂圖書）又有句云：『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又與林秀州書云：『有聞於南豐先生，不敢不勉。』答晁深之書云：『始僕以文見南豐，辱賜以教。』云云。又妾薄命二篇，至有殺身以相從之語，自注爲曾南豐作，其推尊至矣。至答秦觀書云：『僕於詩初無師法，一見黃豫章，盡焚其稿而學焉。』其自敘源流甚明白，惟於兩蘇公，雖在及門六子之列，而其言殊不然。其答李端叔書云：『兩公之門，有客四人，黃魯直，秦少游，晁無咎，長公之客也。張文潛少公之客也。』言外自寓倔強之意，此則不可解耳。

●虞揭

虞道園序范德機詩，謂世論楊仲弘如百戰健兒，德機如唐臨晉帖，揭蔓碩如美女簪花，而集如漢廷老吏，曼

頤見此文，大不平。一日過臨川，詰虞，虞云：『外間實有此論。』曼頤拂衣徑去，留之不可。後曼頤赴京師，伯生寄以四詩，揭亦不答，未久卒於位。偶讀梁石門寅集，述此記之，文士護短，盧後王前，千古一轍，可笑也。

艾軒用法語

吳子經臨川人，與歐陽文忠游，著法語，有云：『稚子夜啼，拊背以撫之而不止，取菓餌與之而不止；於是其母滅燭，其父伏戶下，爲鬼嘯爲狐鳴，則其口如窒，此事所以貴乎權也。』韓子蒼謂其絕似莊子，孝宗朝林艾軒（光朝）在大學日，試兵勢策云：『譬如嬰兒夜啼，拊之不止，啖之不止，卒然滅燭伏戶下，爲虎嘯狐鳴，則其喙如窒。』全用吳語，校文者傳以爲笑。少司陳少南見之大驚，歎曰：『此筆當與太史公爭衡，必實首選。』林希逸作艾軒文集序載其事，蓋當時艾軒實竊吳詞，訕笑與賞歎者，皆不知其本法語也。

蜀鑑

蜀鑑十卷，起秦人取南鄭，秦人伐蜀，迄西南巨本末，有文子嘉熙丁酉跋云：『與資中郭允蹈居仁，共爲此編。』又有姚咨嘉靖丙寅跋云：『是編予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氏，玄緯得之兵侍鄧范東明翁，翁又得之章丘李中麓吏部，輾轉假錄，越二十餘年，予始得手鈔，凡六踰月，乃畢。夙興夜寐，無論寒暑，蓋不知老之將至。是書予壬子入蜀時，購之不可得，康熙癸亥，乃借之朱簡討錫鬯，朱好寫書，多未刻祕本。跋中李中麓氏藏書百六十年未散，近始歸岷山徐宮贊健菴。（乾學）梁溪顧氏書，至孝廉修遠（宸）尤富，後書歸吳中丞伯成。（興祚）惟四明范氏天一閣書，不以借人，至今無恙，餘姚黃梨洲（宗義）多就閱其祕本。』

李元寶集

唐李觀元賓文集五卷，附詩四篇，始郊天頌，終頒寧節度饗軍記，凡雜文五十篇，諸碑銘亦有奇處。至與孟簡吏部奚員外諸書，粗率叫喚，如醉人使酒罵坐。蓋唐中葉已後，江湖布衣，挾行卷干薦紳，延接稍遲，贈遺稍薄，則謗譏隨之，浸以成習，觀諸書可見。編首有陸希聲序，謂「始元賓舉進士，其文稱居退之右；元賓早世，其文未極退之窮老不休，故能卒擅其名。」又云：「元賓尚於辭，故辭勝其質；退之尚於質，故質勝其辭。」此序載文粹中。予謂元賓視退之，如跛鼈欲追騏驎，未可以道里計也。

●唐人不明理

唐人多不明理，如歐陽詹自明誠論，先云：「文王周孔，自性而誠者也。顏子游夏，得誠自明者也。」下卻云：「尹喜自明誠而長生，公孫弘自明誠而爲卿，張子房自明誠而輔劉，公孫鞅自明誠而佐嬴。」此等議論，可謂離經畔道，宋儒之罪人也。

●熊館

予蜀道詩，有熊館四時陰之句。亡友葉文敏訥菴（方藹）以爲射熊館，乃漢上林館名，不可借用，非也。夢溪筆談云：「熊於山中，行數千里，悉有陰伏之所，必在石巖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訥菴或偶忘之耳。」又有句云：「東道連胸臆。」按胸臆音潤蠹，而顏師古地理志注音劬，予從顏音。

●唐人歌樂府

唐人所歌樂府詞曲，率是絕句；然又多剪截律詩，別立名字，殊不可曉。如王右丞風勁角弓鳴一首，截取前四

句名戒渾。揚子談經處一首，截取前四句名崐崙子。旗亭伶人所歌高常侍開篋淚霑臆一首（萬首作濡）本
是長篇，截取前四句名涼州歌，是也。又考教坊記諸曲名，如胡渭州穆護子（又作砂）涼州伊州甘州之類皆
載，而無戈渾崐崙子之名。

●潘高

金壇潘高孟升南村詩，雅語時入古人。予最喜一絕句云：「黃鶉穀穀雨疎疎，燕麥風輕上鯨魚；記得去年寒
食節，全上家泊船初。」

●武風子

武風子雲南之武定人名恬，或言其先軍衛官也。嘗行乞市中，或寄宿僧寺，狀若清狂不慧，特有巧思，能於竹
箸上燒方寸木炭，畫山水人物台閣鳥獸林木，曲盡其妙。嘗畫凌烟閣功臣，瀛洲十八學士，鬚眉意態，衣褶劍履，
細若絲粟，而一一生動。或以酒延致之，以箸散布其側，醉輒取畫，運斤成風。潘王督撫藩臬大吏，欲邀致，卽逃匿
山谷不見也。其箸一束，直白金數星，宦滇南者，遠餽京師，用充方物，亦奇技也。風子醉後，或歌或笑，或說論，語有
奇解，年六十餘卒。盧氏雜記云：「故德州王使君椅有筆一管，約一寸許，管兩頭各出半寸以來，中間刻從軍行
一幅，人馬毛髮，屋木亭台遠水，無不精絕。每一事刻從軍行二句，云用鼠牙刻之，故崔郎中鈺有王氏筆管記，此
其類焉。」

●銅雀硯辨

崔後渠彰德府志辨硯云：『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磚硯皆曰水井，蓋狗名而未審其實。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趙燕而後，迭興代毀，何有於瓦礫乎？鄴中記云：『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板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一闊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或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保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文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宋刺史李琮元豐中於丹陽邵不疑家得唐元次山家藏鄴城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

● 扈從清涼詩

高侍講（士奇）扈從清涼山雜詩云：『仙蹕陪遊陟井參，年來萬里閱崎嶇，東西行遍關山路，三度春風宿羽林。』辛酉扈從巡歷客爾沁千戎扈從奉天府癸酉扈從清涼山皆以二月出都，輕寒未放杏花枝，樹底停鞭感歲時，不止今年負花事，漫將遊跡此分司。（元王惲完州詩誰著分司王老子，杏花香裏過今春）澗水濺濺出谷流，沙原路僻草新抽，雞聲亭午山村外，報道郵籤過定州。佛頂分來五髻青，浮空鳳刹玉輿停，茜衫黃帽搖金鐸，宮錦齊開梵字經。紫府伸由寶輿區，長松鬱鬱壑爭趨，興來那得勾龍爽，重寫峯巒入畫圖。（勾龍爽有紫府仙山圖，載宣和畫譜）新安城上有高樓，金粉香銷幾百秋，傳是章宗遊賞地，織花細草滿春洲。野淀瀟瀟一望迷，漁莊蟹舍接通隄，遠天雲樹熹微裏，只少樓臺似浙西。

● 記觀施愚山書畫

辛亥秋，偶觀施愚山（閩章）所攜書畫，東坡書二通，其一與柳子玉寶覺師會金山詩。又其一云呂夢得承事年八十三，讀書作詩，手不廢卷，室如懸磬，但貯古今書帖而已。作詩示慈雲老師，後有常熟嚴文靖公（訥）跋。又元人趙仲穆畫竹，愚山作記，沈繹堂書之。又徐渭畫芭蕉，自題云：「蕉葉屠埋短後衣，墨描鐵鏽虎斑皮，老夫貌此堪誰比？朱亥椎臨袖日時。」筆墨奇肆之甚。

二曹詩

南史曹景宗賦競病二韻詩，蓋與古語暗合。僖七年鄭大夫孔叔言於鄭伯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又宋曹翰平江南後，久爲環衛。一日內宴，羣臣賦詩，翰以武人不預，自陳少習爲詩，亦乞應詔。太宗限刀字韻，翰援筆立成詩云：「三十年前學六韜，英名常得預時髦，曾因國難披金甲，不爲家貧賣寶刀，臂健尙嫌弓力軟，眼明猶識陣雲高，庭前昨夜秋風起，羞看盤花舊戰袍。」太宗覽之，驟遷數級，二曹事絕相類，大奇。

●明懷宗御書

在京師士夫家，見明懷宗愍皇帝御書王維詩，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十字，筆勢飛動，上有崇禎建極之寶。

●林茂之

林翁茂之（古度）居金陵，年八十餘，貧甚，冬夜眠敗絮中，其詩有恰如孤鶴入蘆花之句。方爾止（文）寄翁詩云：「積雪初晴鳥晒毛，閑攜幼女出林臯，家人莫怪兒衣薄，八十五翁猶縵袍。」及卒，周櫟園侍郎（亮工）葬之鍾山。

●松筠菴詩

康熙庚申，刑侍高公（珩）再致政，歸淄州，未行，移居宣武門西松筠菴。相國益都馮公（溥）過之，流連竟日。高公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才。』馮公和云：『隱几僧寮戶不開，天親無著憶從來；而今老去渾忘卻，祇識維摩是辨才。』予亦和云：『二老前身二大士，相逢半日畫爐灰；它年古寺經行地，記取寒山拾得來。』

●墓誌

墓誌之始，事祖廣記引炙轂子，以爲始於王戎。馮鑑續事始以爲起於西漢杜子春。高承事物紀原以爲始於比干。槎上者舌引孔子之喪，公西赤志之子張之喪，公明儀志之語。予按檀弓孔子之喪云云，蓋職志之志，猶今之主喪云爾。改志作誌，不可也。封氏聞見記青州古冢，有石刻銘云：『青州世子東海女郎，賈昊以爲東海王越女，嫁荀晞子。』又東都殖業坊王戎墓有銘曰：『晉司徒尙書令安豐侯王君銘，凡數百字。』又魏侍中繆襲葬父母，墓下題版文，則魏晉以來，例有之矣。

●曹能始

明萬曆中年以來，迄啓禎間，無詩。惟侯官曹能始宗伯（學佺）詩得六朝初唐之格，一時名士，如吳兆、徐桂、林古度輩，皆附之。然海內宗之者尙少。錢牧齋所折服，惟臨川湯先生義仍與先生二人而已。能始官四川參政，與監司謁撫按，必於館中別設一几，隸人置書几上，對衆一揖，卽就几披閱，不交一言，其孤亢如此。晚年大節如

江萬里，尤不可及。予生甲戌，以辛卯中鄉試，乙未中會試，與先生相去一甲子，無不符合。

● 穎濱詩刻

古北口一寺中，有石刻蘇穎濱詩云：『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傍溪；彷彿夢中尋蜀道，興州東谷鳳州西。』蓋公元祐間奉使契丹時所題，而遼人刻石者。

● 汗青

青溪暇筆云：『古者書用竹簡，初稿書於汗青，汗青者，竹之青皮如浮汗，以其易於改抹也。既正則殺青而書於竹素，殺去聲，削也。言殺去青皮，而書於竹白，則不可改易也。』後漢吳祐父恢，以火炙竹令汗，取其青寫書，謂之殺青簡，則汗青殺青一也。姚說未知何據？

● 紫泥

青溪暇筆云：『晉朝爲詔，以青紙紫泥，紫泥猶今泥金之類，蓋泥紫色以書字也。』予按漢舊儀：天子信璽六，皆以武都紫泥封之，青囊白素裏，兩端無縫。『西京雜記云：『漢以武都紫泥爲璽室，加綠綈其上，非以書字也。』藝林伐山云：『今之紫泥，古謂之芝泥，皆濡印染籀之具也。』姚說誤。

● 宋諸帝書

宋諸帝多工書，如太宗及仁宗飛白，而高宗其尤著者。今徽宗書，往往從書畫題跋見之。於京口鶴林寺，曾見

高宗書，石刻青溪暇筆，記明南京舊內忠實不欺之堂扁。書法清勁奇古，類朱熹，乃理宗御筆，以賜郡守馬光祖者，太祖仍而不改。

● 一技

近日一技之長，如雕銅者濮仲謙，螺甸則義千里，嘉興銅爐則張鳴岐，宜興泥壺則時大彬，浮梁流霞盞則吳十九（號壺隱道人），江寧扇則伊莘野，仰侍川，裝潢書畫則莊希叔，皆知名海內。如陶南村所記朱碧山製銀器之類，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歟。

● 鄧燿

李宗成汝藩作鄧彰甫傳云：「彰甫名燿，江陰人也。其先世爲唐宗人，羅武墨之亂，避地日南，迄宋大中時，遂君其國。凡八傳至吳岳，無嗣，其女名昭聖，主國事，皆李姓也。閩奸人陳日熨，以跪計入贅，襲取之，始以避女主而遁，終以立女主而亡事，亦奇矣。吳岳遺腹子萼，育於舅氏，冒鄧姓，實虞禍也。三世以宦顯其國，至司空光遠公曰明者，幼岐嶷，國王器之，妻以女，拜左參知，初不知其爲李氏裔也。文皇帝時，伊國逆臣黎季犛殺其主，司空舉義師伐之，竟以德報怨矣。尋奉其幼主，問道愬於闕廷，季犛佯服，懇請幼主歸國，甫入境，伏發，復殺之，并及天使。上赫然震怒，特遣成國公朱能、英國公張輔，出師討罪，三禽僞王，滅其國，悉郡縣之。司空實先內附，爲嚮導，厥功懋焉。拜行在工部尙書，公先世以宗親王異域，茲乃以陪臣躡九卿，斯尤奇矣。子師晦任州守，以言事謫江陰尉，遂家焉。彰甫爲司空九世孫，虬髯白皙，雙眸炯然，善細書，絕技擅場，所書洛神賦，縱橫僅寸餘，竭日力始悉，其縷析絲分，毫芒彪炳。八法精勁，行伍井然，又能於粒米上書一絕句，異哉。按後漢師宜官能於方寸間書千言，願自矜

重。間挈空囊過酒家，書其壁，觀者雲集，酒大售，因寬其值；飲酣，輒削書而去。梁鵠受其法，魏武重之，可方駕矣。

●康海學柳

康德涵武功官師志學柳子厚先友記。柳作獨孤中叔墓碣，未載其友十三人姓氏，先友記同一奇格。

●屏山詩禪

劉屏山子翬，朱文公師也。其屏山集詩，往往多禪語，如牧牛頌云：「軟草豐苗任滿前，蒼然穀棘臥寒烟；直饒牧得渾純熟，痛處還應著一鞭。」徑山寄道服云：「遠信殷勤到草菴，卻慚衰病豈能堪？聊將佛日三端布，爲造青州一領衫。粲粲休誇綺與紈，紉紉蘭製芰亦良難，此袍徧滿三千界，要與寒兒共解顏。」此類是也。先生常語文公曰：「吾少官蒲田，以疾病時接佛老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比歸讀儒書，而後知吾道之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故文公講學，初亦由禪入。

●李鎮東書

昔人評謝康樂詩，如初日芙蓉，顏延之詩，如鏤金錯采。梁武帝取其語，以入書評云：「李鎮東書如芙蓉之出水，文彩之鏤金。」

●姑溪集

宋李之儀端叔姑溪文集五十卷，古賦詩十一卷，銘贊一卷，表啓書四卷，雜書一卷（此上下關數卷）手簡

十七卷，序一卷，記二卷，題跋五卷，祭文青詞二卷，墓誌三卷，詞曲三卷，後集二十卷，古賦詩十三卷，銘贊一卷，序跋一卷，手簡三卷，誌狀二卷，端叔在蘇門，名次六君子，曩毛氏津逮祕書中刻其題跋。觀全集，殊下秦晁張陳遠甚，然其題跋自是勝場。

●楊鐵厓二賦

楊廉夫作悲舒王賦，刺王安石云：『舉周官之勦說兮，胡獨忌夫春秋。宜天有變而弗畏兮，人有讒而易售。聽鳴鴉以爲鳳兮，唾窮鱗以爲跛羊。松柏老而剪棄兮，喜植榆之驟長。』數語曲盡安石罪狀，可當爰書。又摩厓碑賦云：『苟執溫清之小節兮，不匹馬而北方。則千麾而萬旗兮，昔復効忠於耄荒。』又云：『迎上皇以來歸兮，噤長慶之驩聲。絀南內其不祥兮，起膝下之天兵。使權臣其鼠變兮，何李父之貸刑。此殘碑之墮淚兮，與凍雨而交零。』兩段或抑或揚，尤深當肅宗功罪史筆也。廉夫有東維子全集。

●滄浪集

宋蘇舜欽子美滄浪集十五卷，首有歐陽序，古律詩八卷，誌狀二卷，書二卷，上書疏狀啓表二卷，記序雜文一卷。有南宋施元之跋尾云：『蘇子美集十五卷，歐陽文忠公爲之首序。子美在寶元慶歷間，有大名，其文章瓌奇豪邁，自成一家。不幸淪落早世，故生平所著止此，而近時亦少見之。元之因俾鏤版於三衢，又得尙書汪公聖錫所藏豫章先生詩，爲子美作也，并附之左方。乾道辛卯六月己巳，吳興施某書。』

●徂徠集

宋石介守道徠集二十卷，詩卷辨說原釋傳錄雜著五卷，論二卷，書二卷，序一卷，記一卷，啓表一卷，石門吳孟舉（之振）所貽宋刻也。守道最折服者柳仲塗，最詆諆者楊文公大年，觀魏東郊詩怪說可見。其文倔強勁質，有唐人風，較勝柳穆二家，終未脫草味之氣。

蘇子美集

滄浪集有及第後與同年宴李丞相宅詩云：「拔身泥滓底，飄迹雲霄上，氣和朝言甘，夢好夕魂王，軒眉失奮歛，舉意有新况，爽如秋後鷹，榮若凱旋將。」一第當事而津津道之如此，子美之早廢不達，已略可見矣。昔人議孟郊春風得意馬蹄疾之作，子美何以異此？

皮陸

唐本笠澤叢書四卷，以甲乙丙丁爲次，前有自序，及江湖散人傳，後有宋政和元年毘陵朱袞序，及江西士夫家舊本，黃俞邵得之金陵餅肆中，自跋云：「出魯望手編，唐本古雅，殊可寶惜，予舊藏皮襲美文數十卷，有襲美自序，宋柳開仲塗序，亦皮所自編也。凡松陵唱和集詩，二編俱不載。」

柳仲塗集

宋柳開仲塗河東文集十五卷，附行狀一卷，門人張景所編，其文多拗拙，石守道極推尊之，其過魏東郊詩，上擬之夔臯伊呂，下擬之遷固王通韓愈，殊爲不倫。東郊野夫傳，開所自述，與補亡先生傳皆載集第二卷。又穆修伯長集，代州馮秋水方伯（如京）順治中刻之金陵，文拗拙亦與開類，詩尤不工。唐末宋初，風氣如如其視歐

蘇真陳涉之啓漢高耳。景之晦之避難逋竄，改姓名曰李田，所至題曰：『我非東方兒木子也，不是牛耕土田也。』欲識我蹤跡，一氣萬物母。景作柳集序，破題云：『一氣萬物之母也。』見湘山野錄。

●龍標宮詞

李太白清平調行樂詞，皆用飛葉昭陽事，然予觀王少伯宮詞，如平陽歌舞新承寵，簾外春寒賜錦袍；斜袍雲和深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皆爲太真而作，皆用昭陽事。蓋當時詩人之言多如此，不獨太白。

●徐介詩

錢牧齋先生注杜詩，卷首附錄有徐介題來陽杜工部祠堂詩云：『手接汨羅水，天心知所存，故教工部死，來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風騷共一源，消凝傷往事，斜日隱頽垣。』偶看王得臣塵史云：『熙寧初，調官泊報慈寺，陽翼徐秀才出其父屯田（忘名）詩，清苦平淡，有古人風。其過杜工部墓一首云：『水與汨羅接，天心深有存，遠移工部死，（四五六句同）江山不受弔，寒日下西原。』』字句稍不同，蓋屯田卽介也，前本手接二字不可曉，疑有誤。

●柳開論文

元盛如梓恕齋叢談載柳開論文曰：『古文非在詞澀言苦，令人難讀，在於古其理，高其意。』然予讀開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

●刊書

恕齋叢談云：「書籍版行，始於後唐。昔州郡各有刊行文籍，寰宇書目備載之，雖爲學者之便，而讀書之功，不及古人矣。且異書多泯沒不傳，後漢書注事最多，所引書今十無二三，如漢武秋風辭，見於文選，樂府文中子晦菴收入楚詞後語。然史記漢書皆不載藝文志，又無漢祖歌詞，不知祖於何書。」予按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四月，敕差太子賓客馬縞、太常丞陳觀、太常博士段顯、尙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九經官，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端楷寫出，付匠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漢、乾祐間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始鑄版。周廣順三年六月，尙書左丞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版九經書五經文字樣各二部。顯德二年，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版，欲詣兵部尙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葉夢得言：唐柳玘訓序言在蜀見字書刻本，不始馮道監本始道耳。河汾燕閑錄：隋開皇十三年，遣經悉令雕版，又母昭裔有鑄版之言。蓋刊書始隋唐，暨至五代宋而始盛耳。

●吳曾

宋臨川吳曾虎臣，著能改齋漫錄十五卷，虞山錢公蓋杜詩多引之。當時有知麻城縣鄭顯文者，遣其子之翰赴御史臺論會事涉謗訕，有旨曾顯文各降兩官。賴臣僚繳奏，孝宗明聖黜顯文，其子送汀州編管。後京鏜愛其書，始版行，見恕齋叢談，著書之難如此。今觀會書，多不滿王介甫之論，奸人殆猶襲黨人故智云。

●文表

吳郡劉欽謨（昌）成化中督河南學政，刻中州文表一書，表章元六家遺文，皆中州產也。許文正公衡遺稿五卷，附錄一卷，姚文公燧內集八卷。欽謨自跋云：『聞之李中舍應禎云：『文公集五十卷，松江士夫家有之，南北奔走，竟莫能致。此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不啻十之二。』又云：『在百泉，見姚裔孫鄙野質實，不復事儒藝，有文獻公樞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如新。』云。』雍古馬文貞公祖常石田集五卷，跋云：『得之光州兵侍靈公（予所見石田集十五卷，至元五年刊行）霍之居，即文貞故石田莊也。』又云：『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愚按文敏歿於元英宗至治二年，而文貞以順帝至元四年卒，是時趙前卒已久矣，疑必有誤，或是集趙書耳。）許文忠公有壬圭塘小稿三卷，王文定公惲秋澗集六卷，跋云：『公之子公儀公孺，公孺子以可皆能文，而子孫墳墓漫不知其所在。』李允魯文靖公獅遺文二卷，跋云：『文靖有集六十卷，今多不傳，子遠死於忠，遠婦死於節，昌至鄧州閱士籍，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猶自稱魯參政家云。』欽謨博雅好事，嘗撰吳先賢譜若干卷，此書尤可愛重。睢州湯潛菴（斌）學士出爲江蘇巡撫，予語以當重刻之，惜未果。

授經圖

崇文總目有授經圖，其書不傳。明周藩西亭王孫，乃因章俊卿考索圖，增定之爲四卷，卷首有自序，及西亭之子勤羹一跋。圖首授經世系，次諸儒列傳，次諸儒著述歷代經解。此書舊無刊本，大梁水後西亭藏書數萬卷，皆付巨浸。賴泉州黃俞邨家有寫本，康熙間與朱檢討竹垞（彝尊）同較定，刻之金陵，其書始行於世。

呂衡州集

唐衡州刺史呂溫叔文集十卷，賦詩二卷，書序一卷，表狀二卷，碑銘二卷，銘文一卷，頌讚一卷，雜著一卷。

首有劉夢得序，末附柳子厚故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有跋云：『有呂衡州集十卷，甲子歲從錢牧齋借得前五卷，戊辰從郡中買得後三卷，俱宋本，第六第七二卷，均之闕如。越三年辛未，友人姚君章始爲予錄之，因取英華文粹，照目寫入，以俟他年得完本校定。』又云：『此本一照宋本鈔寫，第二卷間砧已下十五首，宋本所無，案陳解元本鈔入，孱守居士書。』

●左傳檀弓敘事

劉知幾云：『敘事之工，以簡爲主，因思左氏記晉平公飲酒，杜萇云：『辰在子卯』云云，幾三四十言，檀弓只以十七字盡之云：『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語益簡，味愈長，可爲文章之法。歐尹在洛，同作雙桂樓臨園驛記，永叔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止用五百許字，永叔服其簡古。他日誌師魯曰：『文簡而有法。』又云：『簡而有法，在六經中，惟春秋足當之。』可知簡字不易到也。又類苑載真宗御製法音集，詔學僧於傳法院箋注，楊大年充提舉。一僧注六種震動，幾三百字，大年都抹去，自下止二句曰：『地體本靜，動必有變。』其簡當若此。

●馮班

馮班字定遠，常熟人，博雅善持論，著鈍吟雜錄六卷。嘗云：『朱子言禮稱鄭康成，後儒不從也，卻用陳澧注。程子極信詩小序，後儒不從也，却從朱子。』又云：『祝字有去聲，後人別作呪，詛字，錢牧齋不知，訊誅是一字，王弼州不知，作文字不可不講字學。』定遠論文，多前人未發，但罵嚴滄浪不識一字，太妄。

●擬古

樂府古詩，不必輕擬。滄溟諸賢，病正坐此。前人擬古，莫妙於陸機江淹。馮班云：『江陸擬古詩，如搏猛虎，擒生龍，急與之角力，不暇氣格悉敵。今人擬古，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此論良是。若傅玄豔歌行云：『顧傾朝市，再顧國爲墟。』呆拙之甚，所謂點金成鐵手也。王弼州云：『平子四愁，千古絕唱，傅玄擬之，致不足言，是笑資耳。』玄又有日出東南隅一篇，汰去菁英，竊其常語，尤可厭者。本詞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綽有餘味。乃益以天地正位之語，正如低措大記舊文不全時，以己意續貂，謂飲墨水一斗可也。諒哉。

王慧詩

王慧字蘭韻，太倉人，同年長原督學（發祥）之女，有雋財，所著擬翠軒詩一卷，極多佳句。閨詞云：『輕寒薄暖暮春天，小立闌庭待燕還；一縷柳花飛不定，和風搭在繡牀前。』又五言如杏花都揜屋，楊柳半垂溪，花陰依略約，竹色捲瀟湘，風懷看綠柳，愁緒比黃楊，紈扇三春月，綉琴五夜霜。七言如別去新篁方解籜，重來芳樹欲過頭，蕭蕭竹影遮紅藥，細細波紋映白魚，纔過輕雷收箬箭，旋斟新水試茶芽，一枝香供宜金屋，半醉紅扶待畫叉。（罌花粟）楊柳溪橋初過雨，杏花樓閣半藏煙，淚淹紅袖傷離日，愁在黃昏細雨中，殊添小印思添扇，劍壁輕羅憶點籌，牆角紅殘桃結子，石盆清淺菊分芽，柳絮飛殘青滿徑，萱花零亂綠圍村，棠梨謝後猶花信，櫻筍過時已麥秋，幾處溪山留薛荔，一秋風雨在芭蕉，皆佳句也。又宿田家偶見粘牕破紙，乃韓偓香奩詩，惜而賦絕句云：『麗情佳句有誰知，瞥見牕前字半欹，爲惜風流埋沒甚，自攜紅燭抹蛛絲。』此等懷抱，亦非尋常閨閣所解。

借禪喻詩

嚴滄浪詩話借禪喻詩，歸於妙悟，如謂盛唐諸家詩，如鏡中之花，水中之月，鏡中之象，如羚羊掛角，無迹可求。

乃不易之論，而錢牧齋駁之，馮班鈍吟雜錄因極排詆，皆非也。

會昌一品集

李衛公一代偉人，功業與裴晉公伯仲，其會昌一品制集，駢偶之中，雄奇駿偉，與陸宣公上下別集憶平泉五言諸詩，較白樂天劉夢得不啻過之。

伊川尊詩小序

程伊川云：「詩小序，便是當時國史作。如當時不作，雖孔子亦不能知，况子夏乎？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
涇野云：據此則小序不可改。又云：「問小序是何人作？曰：但看大序，則可見矣。曰：莫是國史作否？曰：序中分明言國史，明乎得失之迹。蓋國史得詩於采詩之官，故知其得失之迹，如非國史，則何以知其以美所刺之人？使當時無小序，雖聖人亦辨不得。曰：聖人刪詩時，曾刪改小序否？曰：有害義理處，也須刪改。」
葉氏習學記言云：「作詩者必有所指，故集詩者必有所繫，或記本事，或釋詩意，皆在秦漢之前。讀詩者以其時考之，以其義斷之，惟是之從可也。欲盡去本序，自爲之說，失詩意多矣。」

題畫詩三則

往見倪雲林小畫，自題詩云：「蕭蕭風雨麥秋寒，把筆臨摹強自寬。賴有俞君相慰藉，松肪筍脯勸加餐。」又
在京師人家見一詩云：「梓樹花開破屋東，鄰牆花信幾番風。閉門睡過兼旬雨，春事依依是夢中。」末題云：「
至正癸卯呈德機徵君。」右二詩皆佳。

又嘗見破牕風雨卷武夷山樵者錢惟善題云：「一鑑風雨寒牕破，讀書不知秋怒號，恍如扁舟在江海，但覺四壁皆波濤；對牀高臥無此客，倚劍長歌空二毛，曉看庭樹故無恙，千峯雲氣落青袍。」金蓋山人錢岳題云：「敬亭山下讀書菴，破紙牕寒儘自堪，但怪蛟龍嘶匣底，不知風雨暗江南，雲橫黑海秋帆斷，花落彤樓曉夢酣，五色石崩天頂漏，須君手脫巨鰲蟠。」（惟善字思復，錢唐人以羅利江賦得名，號曲江居士，有江月松風集。）

又羅塞翁畫猿一軸，俞鏗題云：「拋卻故山久披圖，眼忽明，老夫歸未得，說與曉猿驚。」韓性題云：「栗葉秋未黃，連臂撼山雨，白晝聞清啼，愁雲夢天姥。」數詩皆佳作也。（性字明善，魏公八世孫，居紹興卒，諡莊，即先生元史儒學有傳。）

●朱佐日

張景春吳中人物志云：「武后嘗吟詩，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云云，問是誰作，李嶠對曰：「御史朱佐日詩也。」賜綵百匹，子承慶嘗爲昭陵輓詩，入高等，由是父子齊名。」按此詩，諸集皆作王之渙之渙開元間詩人，紀事詩話亦不載佐日名字，張說不知何據？

●鮑謝

唐鮑防字子慎，襄州人，仕終工部尚書，工詩，與謝良弼齊名，時亦稱鮑謝，見全唐詩話。

●耶律文正詩

元耶律文正洪然居士集十四卷，中多禪悅之語，其詩亦質率，間有可采者，略摘數篇，管城從我自燕都，流落

遺荒萬里餘，半札秋毫裁翡翠，一枝霜竹剪瓊瑤，鋒端但可題慶景，筆下安能割太虛，聊復贈君爲土物，中書休笑不中書。（贈李郡王筆）昔年萍水便相尋，握手臨風話素心，刻燭賦成無字句，按徽彈徹沒絃琴，風來遠渡晚潮急，雨過寒塘秋水深，此樂莫教兒輩覺，又成公案滿叢林。（寄平陽淨名院潤老）班姬零落到而今，聞道翻身入道林，歌扇舞裙忘舊業，藥爐經卷半新吟，閑眠白晝三杯酒，靜對青松一曲琴，更看他年栖隱處，蓬山樓閣五雲深。（過武川贈僕散令人）狐死曾聞尙首丘，悲予去國十年遊，崑崙碧簪日落處，渤海西傾天蓋頭，君子云亡真我恨，斯文將喪是吾憂，尙期晚節回天意，隱忍龍庭且強留。（過燕京和陳秀玉韻）閑騎白馬思無窮，來防西城綠髮翁，元老規模妙天下，錦城風景壓河中，花開杞欖芙蓉澹，酒泛蒲桃琥珀濃，痛飲且圖容易醉，欲憑春夢到盧龍，閑乘羸馬過蒲華，又到西陽太守家，瑪瑙瓶中簪亂錦，琉璃鍾流泛流霞，品嘗春色批金橘，受用秋香割木瓜，此日幽歡非易得，何妨終老住流沙。（贈蒲察元帥）河中春晚我邀賓，詩滿雲箋酒滿巡，對景怕看紅日暮，臨池羞照白頭新，柳添翠色侵凌草，花落餘香著暮人。（朱淑真詞無奈春寒著摸人）且著新詩與芳酒，西園佳處送殘春。（河中遊西園）萬里西征出玉關，詩無佳思酒瓶乾，蕭條異域年初換，坎軻窮途臘已殘，身過碧雲遊極樂，手遮西日望長安，年光迅速如流水，不管詩人兩鬢班。（壬子元日）已上數作，頗有風味，皆從軍西域之作也。

儒將詩

劉後村跋總管徐汝乙詩云：「宋武臣能詩者，賀鑄劉季孫爲坡谷深許，其後有劉漢武子潘檉德，久尤爲項平菴葉水心所重賞，明景泰中有十才子，湯參將胤勛最著，予見其東谷遺稿十卷，了無可取，成化間金陵姚祐者，世襲千戶，著定軒集，避暗錄，窺豹錄，及清溪暇筆若干卷，予嘗見其筆草稿，福手書也，記軼專頗亦可喜，而論

詩膚陋，如自記蔡琰歸漢圖詩云：『若使胡兒能念母，他年能作倒戈人。』所取彭三吾詠明妃詩云：『妾分嫁單于，君恩本不孤。畫工休盡殺，夢弼要人圖。』謂得風人之體，真三家村學究見識，可爲噴飯。又嘗見南皮李騰鵬撰明詩統取一詩云：『君王莫殺毛延壽，留畫商巖夢裏賢。』腐儒所見略同，乃爾。又明名將如郭登、戚繼光、陳第萬表，皆有詩名。

香奩詩

眉山暗淡向殘燈，一半雲鬢墜枕稜；四體著人嬌欲泣，自家揉碎研繚綾。楊廉夫香奩詩也，見集中，今訛作韓偓非是。

仲殊詩

漫錄載僧仲殊詩云：『瑞麟香暖玉芙蓉，畫蠟凝輝到曉紅，數點漏移衙仗北，一番雨滴甲樓東；夢遊黃閣鸞巢外，身臥彤幃虎帳中，報道譙門初日上，起來簾幙杏花風。』右在平江呈黃左丞安中作東坡所謂蜜殊也。

歌行引

炙輠錄云：『歌行引，本一曲爾，一曲中有此三節。凡始發聲謂之引，引者導引也。既引矣，其聲稍放，故謂之行，行者其聲行也。既行矣，於是聲音遂縱，所謂歌也。惟一曲備三節，故引自引，行自行，歌自歌，其音節有緩急，而文義有終始，故不同也。正如大曲有入破、滾煞之類，今詩家分之，各自成曲，故謂之樂府，無復異製矣。又姜白石詩說云：『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放情曰歌，兼之曰歌行，悲如蛩螿曰吟，通乎偶俗曰謠，委曲盡情曰曲。』』

● 蕁山

杜牧之弔沈下賢詩云：「一夜小蕁山下夢，水如環佩月如襟。」坊刻訛作小孤，與本題無涉。按吳興掌故，蕁山在烏程縣西南二十里。易曰：「霞爲蕁。」蕁花蒂也。說卦山之東曰蕁。此山在福山東，故名福山，又名小蕁山。與蕁山相連接，唐詩人沈亞之下賢居此。予鄉華不注不作附解，亦與蕁同義。

● 胡釘鉸詩派

茶譜記胡生以釘鉸爲業，居近白蘋洲，旁有古冢，每茶飲必酌之。忽夢一人曰：「吾姓柳，感子茗惠，教子爲詩。」後遂名胡釘鉸詩。若然，則釘鉸詩派，乃本柳文暢耶？又雲溪友議列子墓在鄭里，有胡生家貧，少爲磨鏡，鑊釘之業，遇名茶美醞，輒祭。忽夢一人刀割其腹，納以一卷書，既覺，遂工吟詠，號胡釘鉸。此一事而傳載異耳。（太忙案又見香祖筆記）

● 排律

唐人省試應制，排律率六韻，載諸英華者可考。至杜子美元白諸人，始增益至數十韻，或百韻。近日詞林進詩，動至百韻，誇多鬪靡，失古意矣。

● 吳惟信

宋吳惟信中孚湖州人，寓吳嘉定之白鶴村。吳有灤先生者，於九經注疏，悉能成誦。嘗見中孚賦絕句云：「白

髮傷春又一年，閑將心事卜金錢。梨花落盡東風軟，商略平生到杜鵑。『頭下拜曰：『天才也，老夫每欲效顰，則漢高祖、唐太宗，追逐筆下矣。』觀此可知作詩三昧。韓退之詩似論，蘇子瞻詞似詩，昔人謂如教坊雷大使舞終非本色，正此意也。

●劉令嫻詩

梁徐排妻劉氏令嫻，孝綽之妹，盛有才名，其祭排文，清綺可誦。及讀玉臺新詠，所載令嫻詩，如光宅寺云：『長廊欣目送，廣殿悅逢迎。何當曲房裏，幽隱無人聲。』又有期不至云：『黃昏信使斷，銜怨心悽悽。迴燈向下榻，轉面闌中啼。』正如高仲武所云：『形質既雌，詞意亦蕩。』勉名臣排名士，得此才女，抑不幸耶？

●妄補古碑

崑山慧聚寺有毗沙門天王像，唐楊惠之所塑，旁二侍女尤佳。徐稚山紀其事，謂此像得塑工三昧，具戒後人，不可妄加修飾。因思古人書畫詩文，寧闕疑不可妄補，皆如此。西園雜記載杭州中天竺佛殿後壁山水，王叔明所畫，歲久剝落，有遜齋子者補之，爲方棠陵豪所譏，此今古通病也。近見秦中諸碑，如九成宮之屬，下方多剝缺，俗人輒以惡書補之，更數十年，真面目不可復識矣。

●明宣宗畫

予嘗見明宣宗畫黑猿一軸，有御筆題云：『鎮守廣西都督山雲所進。』圖中一橫木，猿臂挂其上，不解何謂。一日予門人常熟錢玉友（良擇）從粵東來云：『嶺外有黑猿，大不盈尺，二臂相通，寐則臂挂於橫木上，一臂

漸縮，一臂漸長，所謂通臂猿也。乃知畫貴格物。

●婦人畫

近日婦人工畫者，海寧李因是菴善畫松鷹，及水墨花竹翎毛。江陰周禧善人物花鳥，其妹祐與之韻。顏義烏倪仁吉，秀水黃媛介，皆工山水木石，桐城方維儀工白描大士。

●張登集

國史補稱張登小賦，有織成隱起，往往蹙金之狀，撫言亦云：「如蹙金結繡而無痕迹。」王彥輔云：「曾在汴京相國寺，得唐漳州刺史張登文集六卷，權文公爲序云：『詩賦之外，雜文合一百二十篇。』」又云：「求居寄別懷人三賦，與證相一篇，意有所激，鏘然玉振。」然所得書肆鏤版，裁六十六篇，已亡其半，彥輔欲續姚鉉文粹錄登之，又不果惜哉！

●朝鮮採風錄

康熙十七年命一等侍衛狼曠，願孝昭皇后尊諡於朝鮮，因令采東國詩歸奏。吳人孫致彌副行，撰朝鮮採風錄，皆近體詩也。今擇其可誦者，粗載於此。林悌詩：「五越溪女羞人無語別，歸來揜重門，泣向梨花月。」（閩語）羸駝馱倦客，日暮發黃州，可惜踏青節，未登浮碧樓，佳人金縷曲，江水木蘭舟，寂寂生湯館，孤燈夜似秋。（中私道中）白光勳詩：秋草前朝寺，殘碑學士文，千年自流水，落日見孤雲。（弘景廢寺）偶因休浣到沙門，把酒題詩古寺存，紅藕一池風滿院，餽蟬千樹青連村，深慚皓首從羈宦，獨喜青山似故園，聞說錦湖煙景異，何時歸棹

問真源（奉恩寺）吳時鳳詩地即黃岡勝官如玉局閑居然小雪日喚作此堂顏（不雪堂）金宏炳詩處獨居閑絕往還只呼明月照清寒憑君莫話生涯事萬頃煙波數疊山（書懷）趙昱詩十年長揜故山扉塵土東華鸞染得鑑湖春夜月子規應喚不如歸（贈鑑湖主人）姜克誠詩江日曉未生蒼茫千里霧但聞柔櫓聲不見舟行處（湖堂早處）鄭礎詩遠沙上人初疑雙白鷺臨風忽橫笛寥亮江天暮（聞笛）成運詩江觸春樓走天和雪嶺圍雲從詩筆染鳥拂酒筵飛浮海知今是趨名悟昨非松風當夕起蕭颯勁荷衣（竹西樓）白光勉詩旅泊依村口重遊屬暮年鐘聲隔岸寺人語渡湖船月上兼葭遠煙橫島喚連夜深風更急落雁不成眠（縣津晚泊）金宗直詩偶到仙槎寺巖空松桂秋鶴翻羅代蓋龍蹴佛天幽細雨僧縫衲寒江客艤舟孤雲書帶草獵獵滿池頭（仙槎寺）爲訪招提境松間紫翠重青山半邊雨落日上方鐘語共居僧軟杯隨客意濃顏然一榻上相對鬢簾鬆（佛國寺）奇邁詩南山松柏幽北山烟霧深遊子暮何之庭樹生秋陰歸雲向遙岑宿鳥棲前林幽懷香不極清風吹我襟（直禁詠懷）鄭道傳詩曉日出海東直照孤島中天子一片心正與此日同相去曠千載嗚呼感予東毛髮豎如竹凜凜吹英風（嗚呼島弔田橫）魚無迹詩馬上逢新雪孤城欲閉時漸能消酒力渾欲凍吟髭落日無留景栖禽不定枝灑橋驢背興應與故人期（逢雪）權應仁詩結屋倚青嶂攜瓶盛香溪徑因穿竹細籬爲見山低枕石巾粘蘚栽花屐印泥繁華夢不到閑味在幽栖（山居）趙希逸詩春寒料峭酒微醒羈宦連年恨不平燈暗小牕聞馬嘶夢回孤枕數雞鳴祇憑吾友論交道欲向何人說世情已判此身同許國與君終始寸心明（次延曙都郵韻）鴨水西邊是漢關天局地鎔限重灣荒烟亂磧麟州成落日孤雲馬耳山風定空江波瀲灩雪消春郭溜潺潺思家未得平安字歸思惟應夢往還（龍灣偶成）金堊詩楊花落盡草萋萋楚客傷離思轉悽佳節一年寒食過亂山千疊子規啼虞翻去國身全老王粲登樓賦海題想得天涯回首昭陽江上夕陽低（寄友）李達詩二妃昔追帝南奔湘水間有淚寄湘竹至今湘竹斑斑

深九疑廟，日落蒼梧山，餘恨在江水，滔滔去不還。（斑竹怨）鄭士龍詩，隨意攤書坐，孤吟對晚暉，岸風帆腹飽，洲雨荻芽肥，籬缺通江色，簾垂礙燕飛，誰知采蘭節，和病試春衣。（釋悶）鄭之升詩，細草閑花水上亭，綠楊如畫掩春城，無人爲唱陽關曲，獨有青山送我行。（留別）崔慶昌詩，危石纒交一徑通，白雲千古祕仙蹤，橋南橋北無人問，落木寒流萬壑同。（武陵溪）水岸依依楊柳多，小船遙聽采蓮歌，紅衣落盡秋風起，日暮芳洲生白波。（采蓮曲）柳永吉詩，落葉鳴廊夜雨懸，佛燈明滅客無眠，仙山一躡傷遲暮，烏帽欺人二十年。（福泉寺）金質忠詩，常苦愁腸日九迴，忽驚啼鳥報春來，三年藥物人猶病，一夜雨聲花盡開，世事紛紛難自了，天機滾滾遞相催，平生久負凌雲氣，招悵如今半已摧。（病出湖堂）林億齡詩，寂寞荒村隱少微，蕭條石徑接柴扉，身同流水世間出，夢作白鷗江上飛，山擁客牕雲入座，雨侵書榻葉投幃，飄然又作抽簪計，塵土何由化素衣。（送友還山）崔壽城詩，老猿失其羣，落日古槎上，兀坐首不回，想聽千山響。（題聿）金淨詩，江南殘夢日慳慳，愁逐年華日上添，雙燕來時春欲暮，杏花微雨下重簾。（江南春思）鄭知常詩，桃花紅雨燕呢喃，繞屋春山間翠嵐，一頂烏紗慵不整，醉眠花塢夢江南。（醉後）楔遜詩，一夜山中雨，吹風屋上茅，不知溪水長，祇覺釣船高。（山中雨）李植詩，春風急水下輕巒，朝發驪陽暮漢江，篙子熟眠雙櫓靜，青山無數過船牕。（泊漢江）權遇詩，衙罷乘閑出郭西，殘僧古寺路高低，祭壇畔春風早，紅杏半開山鳥啼。（竹長寺）許筠詩，重簾隱映日西斜，小院迴廊曲曲遮，疑是趙昌新畫就，竹間雙鶴坐秋花。（晚詠）朴灑題平壤館壁，西京古蹟詩三十首，遺田儀曹其六云：『檀下神人始此都，至今遺廟古城隅，不知當日阿斯達，亦有攀髯墮者無。』（一）太師杖軼筆猶存，舊事鴻濛未足言，惟有青山三尺墓，東人須與孔林論。（二）周家井制出鄒賢，猶是其詳不得傳，試向舍毬門外望，平郊十里是商田。（三）丹絡元非赤土宜，清泉何事涌中逵，鹿盧汲取瓊漿飲，千載令人說太師。（四）高句驪起漢鴻嘉，宮殿遺墟草樹遮，招悵乙支文德死，國亡非爲後庭花。（五）朝天片石出江潯，麟窟苔封草樹

深；招恨天孫何處去？野棠花發古祠陰。（六）又送詔使還京詩序並載於左，皇上紀元之十七年戊午，上嗣武備二大人，頒大行皇后諡於下國時，則不佞謬膺寡君僂命之託，馳迓龍灣，因護其行，抵王京，二大人傳宣帝命，以寡君有疾，停郊迎儀。前度使臣之回奏也，小邦君臣，且感且悸，惟是飲冰之行，莫肯虛徐，請少留而不可得。時值大獻，公私未立，殆不能備供億之禮。二人大大加感傷，一革浮費，所索者惟詩文與書法而已。寡君命朝紳或製或寫，以應囊中所齎，蕭然若寒士，前此所未有也。武備公仍將兩朝宸翰，示不佞暨都監諸官，其書曰：『正大光明者，卽先皇帝筆，今皇帝手書跋尾者也。其曰清慎勤，今皇帝筆也。生龍活蛟之蜿蜒，銀鉤鐵畫之勁健，真可參造化，驚風雨，跋語珠光玉潔，自有不可掩之華。蓋公世懋勳庸，錫予蕃庶，最可此珍玩，不出疆而舍之云。』海外鰲生，非蒙天使眷顧，則亦何途之從，而獲此大觀也哉！自臨境至回旆，首尾四十有二日，不佞又伴至鷗綠江上，大人徵詩若序，要作他日不忘之資。顧不佞素短於章句，重以筮仕數十載，勞攘簿書，拋棄翰墨，自慚不足以副大人之勤教也。辭之益固，命之益懇，因統敍其概，兼呈篇什，以供一粲云爾。詩五言十韻，有云：『紙上風雷隱，毫端造化奇，城路風旌掣，滄江鼓角悲。』云云。伴送使資憲大夫行司憲府大司憲兼成均館大司成廣州後人歸巖李元楨。（致彌後登戊辰進士改庶吉士）

神韻

汾陽孔文谷（天胤）云：『詩以達性，然須清遠爲尙。薛西原論詩，獨取謝康樂、王摩詰、孟浩然、韋應物、言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也。表靈物莫賞，蘊真誰爲傳，遠也。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景旻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清遠兼之也，總其妙在神韻矣。神韻二字，予向論詩，首爲學人拈出，不謂先見於此。』

梅詩

宋梅聖俞初變西崑之體，予每與施愚山侍讀言及宛陵集，施輒不應，蓋意不滿梅詩也。一日予曰：『扁舟洞庭去，落日松江宿，此誰語？』愚山曰：『韋蘇州劉文房耶？』予曰：『乃公鄉人，梅聖俞也。』愚山爲爽然久之。

周嬰三厄言

周嬰字方叔，莆田人，撰厄林十卷，援據該博，偶記其數條，可資詩話者，如石尤風元相詩，罔象雖肝類逞怪，咄石尤翻動忽成災，義山古意詩，去夢隨川后，來風竚石郵，以石郵對川后，蓋奇相飛廉之屬。○又古咄咄歌，棗適今日賜誰當仰視之，引方言云：『賜，盡也。』潘岳西征賦，若循環之無賜，維摩詰經，如來鉢飯，悉飽衆會，猶故不賜，太平廣記引啓顏錄，山東人謂盡爲賜，是也。又光明經，食已飽足，餘不消，澀澀與賜同。予按集韻，餽盡也，見釋典，澀洩水門。南史有石澀杼山詩，應思石澀訪春泉，石澀清心胸，不云盡義。○又楊用修曰：『唐人云：『君苗無姓，一宛委餘糧。』曰：『君苗姓應，瑒之從弟，見文選注，非也。』按陸雲與兄平原書云：『前作登臺賦，極未能成，而崔君苗作之。』又云：『君苗作愁霖賦，極佳，見兄文，輒云欲燒筆，妍曹志苗之婦公，其婦與兒皆能作文，頃借其釋詞二十七卷，當百餘紙寫之。』則君苗清河族也。休璉與二陸相距且百年，其從弟安得尙存，復修少年鉛槧事耶？』○又高似孫緯略金樓子云：『劉子玄爲水仙花賦，時人謂不減洛神，予固不敢望，知幾』云云。按金樓子者，梁元帝也，劉子玄知幾也，知幾在證聖中，作史署二十卷，後以名類玄宗改名子玄，在元帝後百餘年矣。御覽引金樓子云：『劉休玄爲水仙賦』云云，是南宋南平王鏐也，水仙乃水上神女，陶弘景亦有賦。高氏以休玄爲子玄，以水仙爲花名，豈不謬歟？此類數十條，皆足解頤。胡元瑞陳晦伯作正楊筆叢等書，以駁用修，方叔作廣陳諗，胡尤爲楊氏功臣。予按以休玄與子玄，正如書家以劉德升爲景升也。

棠棣叶韻

詩棠棣兄弟鬪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劉原父七經小傳云：『戎疑當作戍，戍亦禦也。』吳才老補音云：『務字古人讀作蒙，疑侮當作蒙，以叶戎。』童子問載朱子云：『戎汝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亦叶汝也。』予按三說，當以原父爲長。

● 中晚詩句

北齊房君豹有山池在歷城，參軍尹孝逸將還鄴，詞人餞宿於此，自爲詩曰：『風淪歷城水，月倚華山樹。』時人以比謝氏。此自北齊詩。（詩紀未采）詩藪誤作中唐，且訛華山爲華陽，方叔正之是矣。至云猿啼洞庭樹，人在木蘭舟，句格近六朝，而方叔疵之，謂是晚唐面目，則謬甚。吳郡皇甫少玄百泉兄弟論詩，以此二語爲五言極則，藝苑流傳，焉可誣也？

● 一鳴集

唐司空圖一鳴集十卷，雜著八卷，碑版二卷。前有自序云：『所撰密史別編，又有絕麟集述，亦其自著也。』其與王駕論詩曰：『國初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肆於李杜。右丞蘇州趣味澄奩，如清沈之其遠；大歷十數公，仰又其次。元白力勅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又與李生論詩曰：『江嶺之南，凡是資於適口者，若醴，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醴，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酸鹹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於適舉哉。晚唐詩以表聖爲冠。』觀此二書持論，可見其所詣矣。

●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相沿，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編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統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開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即其義也。』此臆說，殊無所據。

邵潛

邵潛字潛夫，自號五岳外臣，南通州人。性傲僻，不諧俗，好謾罵人，人多惡之。及與李本寧、鄒彥吉、黃貞父、陳仲醇諸公游，所著友誼錄、循吏傳、印史諸書，多可傳者。年五十無子，娶後妻，久之嫌其貧老，棄去，一婢又爲勢豪所奪，隻身客如臯城西門，年八十矣。康熙乙巳，予過臯，訪之，茅屋三間，黝黑如漆，邵筋骨如鐵，白髮鬢被，領雙眸炯然，具果藪留予飲，尚盡數觴，與修楔，冒氏洗鉢池，尙能與予輩賦詩。陳其年（維崧）云：『古今文人多窮，然未有如邵先生者，聽其言愴然，如劉孝標所自序也。』予去廣陵，聞邵卽以是歲下世矣。

沈嘉客

沈嘉客字無謀，河間故城人，居鄭口，性孤迥，有潔癖，與德州盧德水侍御（世灌）臨清汪未央、孝廉（大年）交好，以詩相倡和。於吳交姚孟長（希孟）、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於梁交吳讓伯（伯裔）、徐霖蒼（作霖）與容城孫鍾元（奇逢）尤善。中年作閉關疏，送客不出，籬落一畝之宮，花竹清深，圖書充牣。縣令至必式廬，復其徭役，年八十餘乃卒。予嘗愛其一絕云：『淮南作客逢春雨，破帽疲驢幾日程。六合城南呼舴艋，綠陰相送到南京。』

名媛詩

周嬰方叔極稱辨博，然有不必辨者，如銓鍾辨文，明太后青臺雀歌，杜蘭香贈張頌詩數條，不知名媛詩歸，乃吳下人僞託鍾譚名字，非真出二公之手，何足深辨？又向來坊間有明詩歸，更俚鄙可笑，亦託名竟陵，又足辨耶？○坊刻又有皇明通紀，亦託名鍾惺，內載左都御史曹思誠爲魏忠賢建祠事，曹近刊冤揭云：『與惺素無仇怨，惺何不自惺』等語，不知惺歿於天啓乙丑，而坊賈僞託之也。曹氏遍愬京師，與鍾爲難，可發一笑。此康熙二十年事，去鍾之歿，已五十七年矣。

七子二獨夫

陸機五等諸侯論，六臣犯其弱網，七子衝其漏網，呂向注，七子謂吳王濞七國，劉更生傳，春秋地震，爲在位執政太盛也，不爲三獨夫，動亦明矣。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七子三獨夫皆奇文。

二王詩畫

金陵王概字安節，善畫山水，其兄著字宓草，工花卉翎毛，兄弟皆能詩，往往可誦。著本名尸，概本名丐，後改今名。嘗見概兩篇云：『虛牕吮筆臨秋水，葭菼蒼蒼冷到天，爲愛芙蓉江月好，小亭長伴鷺鷥眠。』又溇陽江水抱城流，庾亮曾經此地遊，亦是新涼當八月，遂教高會擅千秋。風騷接席無今古，喬梓凌雲富唱酬，傑閣共傳詩句好，飛揚興不減南樓。『概詩人方文爾止壻也。』

王右丞詩

世謂王右丞畫雪中芭蕉，其詩亦然。如九江楓樹幾回青，一片揚州五湖白，下連用蘭陵鎮富春郭石頭城諸地名，皆寥遠不相屬。大抵古人詩畫，只取興會神到，若刻舟緣木求之，失其指矣。

●契丹大金二國志

契丹國志二十七卷，宋淳熙七年，祕書丞葉隆禮奉詔撰進，其書帝紀十二卷，台妃諸王外戚傳三卷，列傳四卷，石晉降表宋澶淵誓書，關南誓書，議割地界書共一卷，南北朝饋獻禮物外國貢獻一卷，四京州縣沿革一卷，風俗官制科舉等一卷，王沂公富鄭公行程錄一卷，張舜民使北記等一卷，諸番雜記歲時雜記二卷，又大金國志四十卷，宋端平元年，浙西歸正人改授承事郎工部架閣宇文懋昭上其書帝紀二十六卷，開國功臣一卷，文學二卷，張邦昌錄一卷，劉豫錄一卷，立僞楚僞齊冊文，宋宗室隨二帝北狩一卷，兩京制度陵廟儀衛官制科舉兵制等四卷，兩國誓書一卷，京府州縣一卷，初興風俗一卷，許亢宗行程錄一卷，金志記載與南遺錄多相合，與史多謬。其文學傳，則全節取元好問中州集，或云宋人僞造，似也。契丹志簡淨可觀，金志仿其書而爲之者耳。

●王義山詩

予嘗謂劉後村詩，好用本朝人事，近見宋末王義山稼村集，效顰尤可厭。如爭道老泉生二秀，最難錦水又三劉，師魯僅存遺集在，樂天無限故人思，田園彭澤菊三逕，意思濂溪草一般，上帝遣符徵范鎮，斯民失怙哭溫公，梅花牕下參同契，錄草庭前太極圖，榜文爭看乖崖押，士類歡呼常袞來，無已許令參後社，庭墜端的是前身，有時覓句尋歐約，不慣擲羔學黨家，此真下劣詩，魔出惡道盆出矣。宋末如王義山何夢桂之流，酸腐庸下而詩又獨傳至今，文之傳不傳信有命耶。

●杜注

錢牧齋注杜，主宋紹興吳若季海本，若自序云：「凡稱樊者，樊小集也。稱晉者，開運二年官書也。稱荆者，王介甫四選也。稱宋者，宋景文也。稱陳者，陳無已也。稱刊及一作者，黃魯直晁以道諸本也。」又宋胡子若溪漁隱云：「子美集，予所見者凡八家，杜工部小集，則潤州刺史樊冕所序也。注杜工部集，則內翰王原叔洙所注也。」吳彥高集云是元祐間武閣校對黃本鄧忠臣慎思所注託名原叔。改正王內翰注，則王寧祖也。補注杜工部集，則學士薛夢符也。校定杜工部集，則黃長睿伯思也。重編少陵先生集，并正異，則東萊蔡興宗也。注杜詩，補遺正謬集，則城南杜田也。少陵詩譜，則縉雲鮑彪也。

●王承旨詩

宋刻鑑戒錄載前蜀興聖太子隨軍王承旨（失其名）詠後主出降詩云：「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箇是男兒。」此與花蕊夫人詩大同小異，必有一誤。（此詩能改齋漫錄亦兩載之）

●盧延讓

何光遠鑿戒錄載王蜀盧侍郎延讓獻王建詩卷中，有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之句。後建與潘峭在內殿平章邊事，令宮人於爐中煨栗，栗爆出，燒損繡褥子。建多疑，每於爐中燒金鼎子，惟徐妃二妹妹侍茶湯而已。是夜宮貓誤觸鼎翻，建曰：「栗爆燒氈破，貓跳觸鼎翻。」憶延讓詩有此一聯，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行之

拜。(自給爭拜工部)以俚鄙之詞，獲邀顯擢，與孟公松月夜牕虛，迥異如此，人生窮通，豈非命乎？或云是盧延遜獻宋太宗詩，潘峭作潘美。

慈恩塔詩

元白因傳香於慈恩寺塔上，忽觀章先輩八元詩，吟詠竟日，悉令除去諸家之詩，惟留章作。其五六句云：「迴梯暗踏如穿洞，絕頂初攀似出籠。」殊不成語，不知元白何以心折如此。盛唐高岑子美諸公同登慈恩寺塔賦詩，或云秋色從東來，蒼然滿關中。五陵北原上，萬古青濛濛。(岑)或云秋風昨夜至，秦塞多清曠。千里何蒼蒼，五陵鬱相望。(高)或云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俯視但一氣，焉能辨皇州。(杜)此是何等氣概，視章作真小兒號頭耳。每思高岑杜輩同登慈恩塔，高李杜輩同登吹臺，一時大敵，旗鼓相當，恨不廁身其間，爲執鞭弭之役。

陶季

寶應布衣陶徵字季，一字昭萬，著有舟車集，予爲刪定。其客湖南閩中諸詩，多似高岑龍標，今日一作手也。過東阿曹子建墓有句云：「可憐衰草地，猶是建安人。」爲時所稱。

琉球一僧詩

琉球天王寺有僧號瘦梅道人，賦七夕詩云：「陶公簾外赤龍下，漢武殿前青鳥來。」又萬松院僧不羈有詩云：「黃葉落三徑，白雲歸數峯。」予門人汪翰林舟次(楫)林舍人石來(麟)康熙癸亥奉使其國，見之。

石來有詩云：『瘦梅道者人不識，梵夾吟題聳兩肩；賦得赤龍青鳥句，樊南甲乙可同傳。浮屠亦有不羈人，祇樹蕭蕭絕世塵。唐體詩中風格好，白雲黃葉鬪清新。』

●詩三百非孔子所刪

孔子但正樂，使各得其所而已，未嘗刪詩，觀自衛返魯云云可見。且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家語對哀公問郊，亦曰臣聞誦詩三百，不可以一獻，知古詩本來有三百篇，非孔氏自刪定也。又左傳列國卿大夫燕饗賦詩，率皆三百篇中之詩，多在孔氏之前，其非夫子手刪了然可見。葉水心習學記言云：『史記言古詩三千，孔安國亦言刪詩爲三百篇。按詩周及諸侯用爲樂章，今載於左氏者，皆史官先所采定，就有逸詩，殊少矣，不待孔子而後刪十取一也。』論語稱詩三百，本謂古人已具之詩，不應指其自刪者言之也。輔廣亦謂司馬遷言古詩三千，傳聞之誤，其說與予見略同。』

●敏速

南唐近事載處士虛白嘗對客弈，旁令學徒四五輩，各秉紙筆，先定題目，隨口而書，略不停輟。數食之間，衆製皆就。封氏聞見記，維縣尉張陟在中書日試萬言，令善書者三十人，各操紙執筆，俱占題目，身自巡席，依題口授，周而復始，午後詩筆俱成，得七千餘字。唐詩紀事長沙王璘日試萬言，崔詹事廉問，表薦於朝，先試之。璘請十吏皆給筆札，璘口授，十吏筆不停輟，首題黃河賦三千字，復爲烏散餘花落詩二十首，皆可謂敏速矣。又韋臯嘗於二十四化設醮，請符載撰齋詞，於時飲摩訶池上，載命小吏十二人捧硯，人分兩題，緩步池間，各授口占，其敏如此。

石敬塘家廟碑

朱簡討云：「曾於廟市見五代石敬塘家廟碑，梁周翰撰，文翰雖不甚工，亦是古物，惜未購之。」此碑石今不知所在。

東絹

蜀鹽亭縣有鵝溪，縣出絹，謂之鵝溪絹，亦名東絹。子美詩：「我有一疋好東絹，是也。」周紫芝詩：「百尺寒松老幹枯，章郎筆妙古今無，何如莫掃鵝溪絹，留取天吳紫鳳圖。」此雖諧謔，然北征自作於赴行在時，而題章偃畫松，則在入蜀之後，固不可同日語也。

魏野詩

宋小說載魏野同寇萊公遊陝郊某寺詩云：「若得時將紅袖拂，也應勝似碧紗籠。」湘山野錄云：「添蘇長安名姬也，孫僅尹京兆日，野寄詩云：『見說添蘇亞蘇小，隨軒應是珮珊瑚。』孫愛之，以示添蘇，喜如獲寶，求善筆札者，大署其詩於壁。野以事抵長安，孫邀置府宅，人未之知也。有好事者與密過添蘇家，見其風貌，魯直固前席。野忽舉頭見壁所題，乃索筆於側，別紀一絕云：『誰人把我狂詩句，寫向添蘇繡戶中。閑暇若將紅袖拂，還應勝得碧紗籠。』添蘇始知是野，大加敬禮，二說不同。

鐵帆

僧鐵帆能詩，順治末予官揚州，鐵帆住木蘭寺。劉吏部公馘（體仁）聞之，寄予書云：『是天寒衣衲重鐵帆耶？』天寒衣衲重，乃粵僧一靈句，公馘誤記耳。東坡在黃日，參寥往視之，京師士大夫寄書云：『聞有僧在彼，是隔林彷彿聞機杼和尙耶？』坡笑語參寥云：『此是吾師七字號。』公馘帖全用此語。

●徐曹詩

徐禎卿洞庭葉未下，瀟湘秋欲生一篇，非太白不能作，千古絕調也。曹學佺亦有秦淮送別一篇云：『疎籬豆花雨，遠水荻蘆煙，忽弄月中笛，欲開江中船。』情致殆不減徐。徐五集中有一絕云：『渺渺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琉璃，松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曹一絕可以相敵。新林浦云：『夾岸人家映柳條，玄暉遺跡草蕭蕭，曾爲一夜青山客，未得無情過板橋。』

●題壁逸詩

予少時與先兄考功同上公車，母到驛亭，輒題素壁，筆狼藉，率不存稿，逸去多矣。數年來往往從友人口中得之，恍忽如夢，不忍盡割，略記於此。河口花明錦纜春，研線綾子領邊巾，不知何事牽儂思，欲疊紅箋賦洛神（徐隱君東癡嘗口誦此詩）不見湘中舊汜人，西園蘭石愴如新，低徊十五年前句，祇有蛛絲絡暗塵（彭少宰孫遜美門誦之）關河連夜雨，驛路一聲蟬（湯右曾西厓王戩孟穀誦之）風迴邸閣聞鈴驛，日落關山見戍旗，彷彿夢中尋蜀道，打包身度棧雲西（徐學士健菴誦之）且題其右云古驛斜陽聽驛聲，分明棧路蜀山行，讀君題句成先讖，天遣才人過錦城（往迹流傳本事詩，廿年如夢不堪思，重來頭白風情盡，誰記巡檐繞柱時）狂瀾麒叔定誦之（趙北燕南水四圍，此中避地可忘機，垂垂芟實迎秋熟，拍拍鷗羣接翅飛，蟹舍都連黃篾舫，釣

人相映綠簑衣，淮南小別今三載。魚稻珠湖願竟違。（曹祭酒禾蛾帽榜旅舍曰漁洋詩屋）

白洪厓

先世父侍御公，崇禎中巡視茶馬，作西巡雜詩數十首，有云：「不須赤打白洪厓，予幼誦之，不解爲何語，頃見丁謂戲白禛詩云：『五百青蚨兩家缺，赤洪厓打白洪厓。』蓋用此。」

論坡谷

許彥周詩話云：「東坡詩不可輕議，詞源如長江大河，飄沙卷沫，枯槎束薪，蘭舟繡鷁，皆隨流矣。珍泉幽澗，澄澤靈沼，無一點塵澤，只是體不似江河耳。」林艾軒論蘇黃云：「譬如丈夫見客，大踏步使出去，若女子便有許多妝裹，此坡谷之別也。」

明史樂府

長洲尤展成（侗）晚以博學宏詞入史館，在局中仿李西涯體，作明史樂府百篇，佳處殆不減李，今略載數首於此。作佳傳云：「入學宮，辭孔子，衣帶題詩自經死。出史局，別同官，官方餉豬不暇看，一死一生交情見，留與若翁作佳傳。」關門使云：「關門使，鐵簡賜谷長史，兼理六王事，當局不敢讓，臣誼應如是，殿下百世後，難逃一箇字，下詔獄，徽髮死，嗟乎此真文成子，張辟疆豚犬耳。」生程濟云：「爲忠臣爲智士，死高翔，生程濟，身免乎軍中祭，君免乎宮中剃，君乘車，臣執轡，君登舟，臣操柁，寒則療衣，飢持糒，四海從亡多故人，道旁相見惟流涕，萬水千山風復雨，金君還上金陵去，天外龍蛇有日歸，鴻飛冥冥不知處。」靖難云：「七國反，誅家令，灌將軍出山東。」

定北平起討齊黃曹國公出金陵亡建文君非景帝燕王亦非吳王瀛靖難雖然百戰功成敗何常總天意太祖生男二十五爲王爲庶知誰主燕子高飛上帝畿紇干凍雀無毛羽可憐高煦亦英雄頃刻燒死銅缸中一威武大將軍云「平陽侯張公子威武大將軍三君一轍耳漢家天子自待邊大同官府往復還朕稱將軍封萬戶驃騎當屬江與錢旌旗獵獵向北駐樓船搖搖望南渡豹房家裏樂未終更覓春江花月處朝登牛首山夕宿鳳皇臺鄱陽凱歌何雄哉戎服簪花金銀牌揚鞭卻指隋堤笑一狩江都竟不回」大禮云「明倫與問誰作唱者璫和者蓍筆者方削者蠶浹與綰唯且諾天子有私臣朝中皆黨人武夫何知唯郭助配爾祖英烈傳中山謬貽開平歎」根本慧云「根本慧腹心慧門庭慧羣妖掃地偷龍睡慧未退兮李將至大馮君小馮君忠臣孝子出一門刺血上書勳至尊但看六月飛霜雪君門之慧乃可滅」河套冤云「嚴夏兩家雞相鬪曾銑仇鸞分左右嚴雞方勝夏雞孤銑欲劾鸞胡爲乎套未復身先死朝璽書暮西市將軍橫尸何足言宰相駢首寧無冤君莫哭君不見朱仙鎖上風波獄」長生藥云「五利戮文成死致一真人上天去復有紫府神霄兩高士天子齋居日夜禱祠相公宿直爭獻青詞赭衣半道斷首滿稽殺人媚天修玄奚爲四十五年元氣削王金方進長生藥」海瑞疏云「世宗在位四十五建言諸臣盡園土末年乃有海瑞疏直計乘輿干上怒擲地不已遶殿步忠臣豈肯逃亡去大行賓天應釋汝獄吏酒肴相勞苦但願飽啖得死所誰知晏駕驚聞計此日方看臣哭主當時尙擬子罵父」逐新鄭云「華亭去分宜江陵逐新鄭賢否故懸殊門戶總同毀主少國疑賴元老一留一去由馮保宰相踰踰出午門先皇顧命寒秋草大臣獄起重驚倒不憐身歿無遺表夫人泣涕致相公敬爲故夫獻微寶富貴何常忽易人江陵簿錄還如掃噫嘻乎前人跌後人滑古來名位多相軋死姚崇算生張說」趙高傳云「委鬼當頭坐茄花滿地紅趙嬈曹節竟私通涿州道上馬游龍月華門前車鬪風內操搗鼓鳴刀弓狂狴流血朝班空祠堂昭德兼崇功乾兒義子多如蟲讀史至此再三歎始哉岌岌將作難滿朝彈章君不見中宮獨看趙高傳

● 闡中詩

淄川袁孝廉松籬（潘）名士也。以康熙癸卯冠禮經，壬戌尙困公車，闡中賦詩云：『二十年前古戰場，臥聽鼙鼓夜茫茫，三條畫燭連心爇，一徑寒風透骨涼，苦向縑塵埋鬢髮，憑誰青眼託文章，明宵別後長安月，偏照河橋柳萬行。』武康陳孝廉興公（之羣）吟之至泣下，是科竟下第，乙丑病蠱卒。

● 無羊之什

詩國風如燕燕、蒹葭、幽風、東山七月諸篇，述情賦景，如化工之肖物，卽如小雅無羊之什云：『或降於阿，或飲於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簞何笠，或負其餼，麾之以肱，畢來既升。』卽使史道碩戴嵩畫手擅場，未能至此，後人如何著筆？

● 宋人絕句

○ 僞爲朱錫鬯太史（彝尊）集宋人絕句，可追蹤唐賢者，得數十首，聊記於此。亭亭畫舸繫春潭，只待行人酒半酣；不管煙波與風雨，載將離恨過江南。春陰垂野草青青，時有幽花一樹明；晚泊孤舟古祠下，滿川風雨看潮生。冷於陂水淡於秋，遠陌初窮見渡頭；賴是丹青無畫處，畫成應遣一生愁。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簌簌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黃葉西陂水漫流，蘆條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人語鷄聲共一丘。露白霜紅郭外田，山濃水淡欲寒天；參軍抱病陪清賞，一檝呼歸亦可憐。斷腸聲裏無形影，畫出無聲亦斷腸；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梁州一曲常時事，記得曾拈玉笛吹；端正樓空春晝永，小桃猶學澹燕支。斷雲一

葉洞庭帆，玉破鱸魚霜破柑；好作新詩寄桑苧，垂虹秋色滿東南。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入瞿唐灑滙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江上荒城猿鳥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間事，只有灘聲似舊時。夜雨連明春水生，嬌雲濃暖弄微晴；簾虛日薄花竹靜，時有乳鳩相對鳴。目盡孤鴻落照邊，遙知風雨不同川；此中有句無人見，送與襄陽孟浩然。獨凭危堞望蒼梧，落日君山似畫圖；無數柳花飛滿岸，晚風吹過洞庭湖。來時秋雨滿江樓，歸日春風度客舟；回首荆南天一角，月明吹笛下揚州。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飛時花滿城；招恨西園一株雪，人生看得幾清明？到處相逢是偶然，夢中相對兩華顛；還來共醉西湖雨，不見跳珠十五年。烏塘渺渺路平堤，堤上行人各有鷁；試問春風何處好，辛夷如雪柘岡西。掃地焚香閉閣眠，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牕浪接天。曾作金陵爛熳遊，北歸塵土變衣裘；芰荷聲裏孤舟雨，臥入江南第一州。皂莢村南三四里，春江不隔一程遙；雙堤鬪起如牛角，知是隋家萬里橋。去年此日泊瓜洲，衰柳蕭蕭客繫舟；白髮天涯歎流落，今宵聽雨古宣州。山驛蕭條酒倦傾，嘉陵相背去無情；臨流未忍輕相別，吟聽潺湲坐到明。照江丹葉一林霜，折得黃花更斷腸；商略此時須痛飲，細腰宮畔過重陽。洞庭木落萬波秋，說與南人亦自愁；欲指吳淞何處是，一行征雁海山頭。陌上花開胡蝶飛，江山猶是昔人非；遺民幾度垂垂老，遊女還歌緩緩歸。白髮先朝舊史官，風爐煮茗暮江寒；蒼龍不復從天下，拭淚看君小鳳團。濯錦江邊憶舊遊，纒頭百萬醉青樓；而今莫索梅花笑，古驛燈前名自愁。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使君莫忘雪溪女，時作陽關腸斷聲。琵琶絃急滾梁州，羯鼓聲高舞臂韝；破費八姨三百萬，大唐天子要纏頭。逍遙堂後千章木，常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臥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淒淒。千詩織就迴文錦，如此陽臺暮雨何？只有聰明蘇蕙子，更無悔過竇連波。落日同騎款段遊，倦依松石弄清流；蓬萊漢殿春分手，一笑相逢太華秋。舟中一雨掃飛蠅，半脫綸巾臥翠藤；殘夢未醒臆日晚，數聲柔櫓下巴陵。何人把酒慰深幽，開自無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

不辭相送到黃州。向來松檜欣無恙，坐久復聞南磬鐘。隱隱修廊人語絕，四山滴瀝雪鳴風。自愛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曲終過盡松陵路，回首煙波廿四橋。夜暗歸雲遠，舵牙江涵星影雁。團沙行人悵望蘇臺柳，曾與吳王掃落花。征帆一似白鷗輕，起揭船篷看晚晴。梅子著花霜壓岸，自披風帽過臨平。

蘇詞注

東坡詞行憂寶瑟僵，乃用漢畫金日磾傳行觸寶瑟僵語。解者顧引楊行密給朱延壽病目，行觸柱僵，有何干涉？乃知註書之難。東坡放翁，猶不敢居，有以也。

胡恢書

南唐書今止傳陸游馬令二本，胡恢書久不傳。惟江陰赤岸李氏有之，李卽忠毅公應昇之叔，忘其名矣。按恢金陵人，夢溪筆談稱恢博物強記，善篆隸。韓魏公當國，恢獻詩云：「建業關山千里遠，長安風雪一家寒。」公憐之，令家太學石經，官華州推官而卒。

僧作制義

明時南京五大寺僧，每季考校於禮部命題，卽法華楞嚴等經，其文則仿舉子制義，文義優者，選充僧錄等官。某寺僧耳疑者，曾刻其制義，黃俞邨云：「曾見之。」

孟子逸語

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患禍所遵，正當仁義爲本。見蕭子良與孔中丞書，謝廷讚維園鉛摘載之，其語殊不類。

法言語

法言春木之葩兮，援我手之鶉兮，二語全仿原壤歌，狸首之斑然，執女手之卷然。

瓏瓊

劉節之（孔和）有詩云：「虛堂微月影玲瓏，茗粥筵中解靜聽；已許來年仍小泊，未須催曉唱瓏瓊。」瓏瓊二字，出揚子法言瓏瓊其聲者，其質玉乎？則商瓏玲作商玲瓏，亦何不可之有。

荀子語

李廣射虎，沒石飲羽，荀子解蔽篇，已云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伏虎，以唐詩山風吹空林，風颯如有人，荀子已云見植林以爲後人也。

舩

蜀人謂衣紐曰舩，蓋方言也。海鹽陸處士冰修（嘉淑）贈予詩，有跣足到門衣不舩之句，用此。谷水談林釋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舩，乃引方言鑿矣。

●劉李

中州集中，如劉迎無黨之歌行、李汾長源之七律，皆不減唐人。及北宋大家，南宋自陸務觀外，無其匹敵。爾時中原人才，可謂極盛，非江南所及。

●詩僧

新城釋成楚，字荆菴，受五戒於法慶，今居靈巖，頗能小詩。落花云：『高枝忍別離，逝水隨飄蕩。』雨後云：『青猿臨澗飲，白鳥向空翻。』秋日云：『風來夕沼綠荷敗，霜落秋山黃葉多。』山居云：『險崖句後參宗旨，陷虎機前驗作家。』新霽云：『嵐氣千重縈障背，清流萬道出雲根。』贈奚林大師云：『派衍靈山第一枝，無言得髓是吾師。偶然豎拂天花落，絕勝空生晏坐時。』記之當續訪其全云。同時僧智泉者，亦新城人，有移竹詩云：『別去寒山寺，來依明月樓。』亦有致。

●詔語似詩

漢光武諸書詔，最有情態，西京所無，沿及明章亦然。光武賜侯霸璽書云：『崇山幽都，何可偶？黃鉞一下，無處所。』古勁絕似漢人詩句。又范書語往往有似詩者，如柴門絕賓客（楊震傳）、僕妾盈紈素（楊秉傳）之類，是也。光武微時，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麗華。』亦似漢人樂府語。

●螻蛄集

閩人林小厓（嶺）明崇禎癸未進士，才甚雋異，以亢直死獄，與余廣之同難，著螻蟻集十卷。同年張給事赤菴（松齡）及其子人中，走七千里以序相屬，引歐陽公序穆伯長，袁石公序徐文長爲比。會予使東粵，失其集，聊識之，俟索其本爲序之。

●肅府淳化帖

予記陳卓曼仙補刻肅府淳化閣帖事，門人海寧陳弈禧子文，適寄所著皐蘭載筆書中述蘭帖始末甚詳，錄其略，用備參考。肅府淳化閣本自莊王受封，太祖賜之宋刻。（相傳有龍膽壺鳳喙卮并帖而三）憲王時，洮岷道穎川張鶴鳴得李子崇本於白下，材官本於皐蘭，請肅王賜帖校讎。見古法帖數段，久缺而茲獨全，知爲馬房光怪以前物也。始蘇溫如玉，南唐張應台爲之雙鉤，鶴鳴攜之黔陽，憲王乃鑄石於蘭，未竟而薨。世子識鉞卒業於萬曆辛酉，先後七年。其初搨用太史紙，程君房墨，人間難得。搨工間有私購者，直五十千。刻用富平石一百四十四，葉二百五十三，藏府東書園殿。鼎革時石幾淪缺，順治甲午，洮岷道揚州陳卓補刻，後成全璧。然神明不備，視初搨徑庭矣。乙卯平涼逆焰及蘭，靖逆奮威二將軍自河西來，軍於龍尾，皐蘭之間，攻城不下，賊欲破石爲礮，僞知州徐某力救得免。今移置州學，有張尙書鶴鳴王尙書鐸憲王父子四跋云。

●進西岳賦表

杜甫進封西岳賦表，有云：『維岳授陛下元弼，克生司空。』按舊書紀天寶九載正月，羣臣請封西岳，從之。二月辛亥，西岳廟災，制停封。三月，右相楊國忠守司空，天雨黃土，霑於朝服。杜所謂元弼司空，謂國忠也。國忠以椒房進，夤緣三公，天下知其非據，而甫獨引大雅甫申之詞以諛之，可謂無恥。他日作麗人行又云：『慎莫近前丞』

相噴』乃自爲矛盾。杜固詩史，其人品未可知，顧自許稷契，亦妄矣。

●蔡狀元詩

庚戌狀元蔡峴，（啓傳）公車過淮安，謁山陽令邵某。邵其鄉人也，批其名刺云：「查明回報。」蔡怒而去。至京，遂狀元及第，題一絕句於扇，寄邵云：「去冬風雪上長安，舉世誰憐范叔寒。寄語山陽賢令尹，查名須向榜頭看。」蔡後官春坊中允，假歸卒。

●指掌圖

東坡先生指掌圖於五代之君，書法各異，於梁曰梁太祖朱溫，於唐曰後唐莊宗諱某，於晉周曰晉高祖姓石氏名某，周太祖姓郭氏名某，字仲文，於漢則曰漢高祖容文聖武昭肅皇帝姓劉氏名某，豈非以五代惟後唐及漢得國差正，而異其書法耶？郭周七國條下，書放鍾離謨歸江南。按史鍾謨傳，但云：「其先會稽人。」不言本姓鍾離，離字豈誤書抑衍文耶？

●羅鄂州

宋羅鄂州願古文，南渡後第一，爲朱文公所推重。其爾雅翼後序，通篇用韻，尤屬奇剗。宋文憲公序鄂州小集，因效其體，亦韓文公志樊紹述之意，然奇崛出鄂州下矣。

●二內禪頌

宋高宗紹興內禪羅願端良作帝統孝宗淳熙內禪王子俊才臣作內禪頌皆仿典引貞符之體帝統有云「神器大寶一朝可付十世必復留無嫌久報無移德俾我太宗之志發明於二百載之後」又云「選世至七復遇厥聖還之於宸極大統以正」頌中有諷蓋深致不滿太宗之意此文似在王作之右近梁谿顧修遠（宸）撰宋文選止取王頌而不載帝統豈未觀鄂州文集耶

●避諱當改正

古今避諱有沿襲不改者如秦始皇諱政以正月爲征月晉避司馬昭諱樂府以昭君爲明君唐祖諱虎改虎林爲武林呂后諱雉以雉爲野鷄武后諱墨以詔書爲制書鮑照爲鮑昭楊行密據揚州州人改蜜爲蜂糖錢元瓘據浙浙人改一貫爲一千之類皆當改正

●西施

程良孺讀書考定云「管子小稱篇王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自管子至吳越二百一十三年矣如果一西施不應先及」

●相鼠鼯鼠

詩相鼠孫弈云「相地名陸賈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荀子鼯鼠五技而窮本草廣雅皆謂螻蛄一名鼯鼠易晉如鼯鼠孔穎達正義引蔡邕勸學篇云「鼯鼠五能不成一技」荀子云云並爲螻蛄也」

蜀恙泥妍媼

爾雅釋山，獨者蜀，蜀蟲名，好獨行，無恙，恙亦蟲名。風俗通云：「恙毒蟲也，春傷人。」神異經北荒中有獸，咩人則病，名曰糕糕，恙也，如泥，泥亦蟲名。妍媼皆蟲名，妍蜚類，身有光采，蚩形蠢蠢然也。

魏南陽

畢萬之魏，今蒲州之永樂鎮，非大名元城也。韓愈之南陽，今修武之南陽，非南陽鄧州也。漢書地理志修武，應劭曰：「晉始啓南陽，今南陽城是也。」秦昭紀魏入南陽以和白起，傳攻南陽太行道絕之。張儀傳魏絕南陽，皆是。

鄧

菽園雜記有鄧二音，一則吓切，一才何切。才何者，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則吓者，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讀書考定蕭何封鄧侯，今世家作鄧侯，字相似之誤也。鄧才何切。孟堅泗水亭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敍功第一，受封於鄧。古今字韻全書，鄧鄧二字並見十五歌。注云：「鄧縣名，在譙郡，或作鄧，鄧本音釅。」前漢書功臣表，鄧直音贊，史記功臣侯年表，并同。索隱曰：「鄧縣在沛。」方以智通雅云：「當時在南陽，今在襄陽之允化者，蕭何封邑也。沛縣之鄧本作鄧，音嗟，今在考城縣。漢地理志載南陽鄧縣侯國，不言沛之鄧侯國，非其明驗乎？升菴弱侯定以沛鄧爲何封邑，而云師古無據者，謬也。按鄧鄧兩音，自是兩字，菽園混而一之。讀書考定主沛之鄧，用楊焦旨同，以何起沛，封必近之，而以班碑爲據，通雅則以師古注爲據，南陽蕭何封邑，音鄧本春秋陰國，唐爲懷州。」

陰城縣有何廟。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小子延爲筑陽侯，鄼與筑陽同隸南陽郡也。二說正相刺謬。至沛郡之鄼，應劭音嗟。師古曰：「此縣本爲鄼，應音是也。」中古以來，借鄼字爲之耳，讀皆爲鄼，而莽呼爲贊治，則此縣亦有鄼音。然功臣表元符三年，共侯慶以何曾孫紹封鄼，不言別是一鄼。菽園之說，未知何據。又按劉肅唐世說云：「凡封功臣，多就本土，張良封留是爲成例。」按班固泗州亭碑云云，漢書班氏所修泗州碑，孟堅所作，何須穿鑿更制別音？此駁師古注，與楊焦二說同。

●呂太一

杜詩，自平宮中呂太一，黃鶴注云：「當作中官呂太一。」錢牧翁注，舊書廣德元年，官宦市舶，使呂太一逐廣南節常使張休，又韋倫傳代宗卽位，中官呂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按劉肅唐世說呂太一拜監察御史，詠院中叢竹以寄意，曰：「擢擢當軒竹，青青帶歲寒，心貞徒見賞，籜小未成竿。」後遷戶部員外，牒吏部云：「當須簡要清通，何必豎籜插棘？」又按唐會要魏知古嘗薦涇本縣令呂太一，又張嘉貞薦呂太一及苗延嗣等，時號令君四雋，此又一呂太一也，皆與中官無涉。

●王萃

歷城秀才王萃，字秋史，少年能詩，清頗拔絕俗。常有亂泉聲，裏誰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萃師田中丞濤亭（雯）而友吳徵士天章（雯）丙寅秋寄詩於予，予偶以書寓巡撫張中丞南溟（鵬）言萃之才。中丞特召見，引之客座，且贈金焉。萃之才，中丞之誼，皆塵中所少，故記之。

●月泉吟社

宋末浦江吳渭倡月泉吟社，賦田園雜興近體詩，名士謝翺輩，第其高下，詩傳者六十人，清新尖刻，別自一家。予幼於外祖鄒平孫公家，見古刊本，後始見琴川毛氏本，常偏和之。竊謂臯羽所品高下，未盡當意，因戲爲易置次第如左。○春日田園雜興○第一名子進（本名魏新之，號石川）第二名魏子大（梁必大）第三名全泉翁（全璧字君玉）第四名山南隱逸（劉應龜字元益）第五名躡雲（翁合老仲嘉）第六名仙村人第七名方賞（方德麟號藏六）第八名高宇（梁相字必大）第九名俞自得第十名槐牕居士（黃景昌）十一名東湖散人十二名徐端甫十三名仇近村（仇遠字仁近）十四名陳希邵（陳舜道）十五名子直（魏石川）十六名司馬澄翁（馮澄字澄翁）十七名陳緯孫（何教）十八名聞人仲伯（陳希聲）十九名君瑞二十名田起東（劉汝鈞號蒙山）二十一名羅公福（連文鳳號應山原第一名）

●谷音

谷音二卷，元清江杜本清碧所輯，其人皆節俠跡弛之士，詩亦岸異可喜，常疑清碧自撰，託名於人，及得其清江碧嶂集觀之，殊庸庸無足取，與所輯迥不類。谷音吾友施愚山爲湖西監司時，亦嘗刻於臨江。

●韋蘇州

李元賓集有代人上韋蘇州書二篇，刺韋褊急躁露，殊不類其爲人，今錄於左。月日於法司上書郎中閣下：不耽書嗜酒，已至於老，東西南北，無立錫之地，竊以閣下有經濟之器，因敷小人直慝之性，非敢失色，可左右，備求於去就，不圖行絀時禁，坐貽伊戚，惶怖無暇，繫維不安，仰天椎心，收血續淚，所言奔鹿觸網，飛蛾蹈火，顛蹶靡排，豈何可堪，豈知過矣！舉家十口，兒女幼弱，寺中僑寄，目下絕粒，閣下鋼彘，在此，令吏推責，反覆憂難，詞理俱屈。

衰髮一夕，如經十秋，素來無業，只慣飲博。罔曾負累，以至訊問，事過奇喘，無禍不有。且彛於天下，何異株塊？比於閣下，累如螻蟻。國家之事，肉食者謀，雖鞭之長，胡及馬腹？况中籌之子，如何敢及？早聞閣下清節玉立，洪量海納，軍謀在握，文藻盈帙，中外騰口，聲歸其高。彛是用敢竭微誠，庶彼知己，不測閣下以言罪之。嘗聞不以言廢人，閣下何必取威於懦夫，而後行？令且明主有誹謗之木，諸侯有鄉校之議，今主上何媿於禹，閣下何短於鄭卿？伏惟念彛之失，寬彛之責，使得放還，便當鉗口，匍匐鈴下，以救前非，則仗諸忠信，越境不敢留也。彛死罪死罪，又代李圖南上蘇州韋使君論戴察書，文多不具錄。

● 夢山詩

海豐楊夢山宮保太宰（巍）家有存稿八卷，五言最簡古，得陶體，明人所少。予喜其一絕云：『前年祝我山中病，落日獨騎驄馬來；記得任家亭子上，連翹花發共啣杯。』予在京師日，曾選訂其集爲三卷，謝員外方山（重輝）刻之。

● 黃夫人詩

楊升菴夫人黃寄外詩，曰：『歸曰歸愁歲暮，其雨其雨怨朝陽，乃黃魯直答初和甫詩句也。』見豫章外集。詩云：『君吟春風花草香，我愛春夜壁月涼，美人美人隔湘水，其雨其雨怨朝陽。蘭荃盈懷報瓊玖，冠纓自潔非滄浪，道人四十心如水，那復夢爲蝴蝶狂。』

● 險麀

險糜墨名，後漢書西羌傳有險糜相，曹鳳注云：「險糜屬右扶風，今汧陽縣也。」

● 孫豹人詩

孫豹人（枝蔚）遊焦山，中流風浪大作，舟人失色。孫長嘯詠詩云：「風起中流浪打船，秦人失色海雲邊；知賦命元窮薄，尙欲西歸太華眠。」孫三原人流寓江都。

● 遼宮詞

萊州趙伯濬（士喆）嘗作遼宮詞百首，可與周憲王元宮詞頡頏。伯濬隱居登之松椒山，躬耕著書，去家五百里，終身不歸，著皇綱錄建文年譜。

● 平陵城

後山叢談云：「齊之龍山鎮，有平陸故城，高五丈，四方五里。附城有走馬臺，其高半之，闕五之三，上下如一。其西與南則在內，東北則在外，莫曉其理。今平陵城故址尙在，在歷城章丘界，所謂走馬臺者，不可復識矣。坡公詩：濟南春好雪初晴，行到龍山馬足輕，卽此地。孟子之平陸，則在今汶上縣，此城本東平陵，唐齊王祐反，縣人不從。太宗嘉之，詔改縣名爲全節，後山云平陸亦訛也。」

● 終南草堂圖

程幼洪（邑）郎中，閩宣和御府所藏摩詰終南草堂圖，上方橫書王維終南口峯草堂圖九字，（闕一）爲

道君御書。倪元鎮題云：『予讀岑參集，有歸終南草堂詩，今摩詰之寫是圖也，豈其贈別之作耶？大抵高賢達士，於謝政歸閑之際，不能無詠歌圖繪以贈之，昔盧鴻有嵩山草堂十圖，亦猶是也。故徽廟標書，以便後之覽者。此幅向爲杜南谷先生所藏，予得之，日夕展對，不惟諸品爲之減色，而吾儕之進取，深有藉於斯圖矣。』黃子久題云：『右丞此圖，與雪谿捕魚二卷，同一筆致，而秀婉過之，豈其後先之分耶？又梅道人吳仲圭紫芝俞和詩各一篇。』

●潞王琴

故明潞藩敬一主人，風尙高雅，嘗造琴三千張，予猶見長安市上售其一，有隸書『中和』二字。又常仿宣和博古圖式，造銅器數千枚，瘞地中。予昔在金陵，登弘濟寺，見臨江石壁上，刻其畫闌極工。

●焦山鼎詩

焦山海雲堂有古鼎一，高一尺三寸二分，腹徑一尺五寸八分，口徑一尺四寸五分，耳高三寸，闊四寸二分，足六寸一分，深八寸二分，腹有銘，其詞曰：『惟九月既望，甲戌王（及還）於周宓（子）於國室，司徒疑（治征）南仲佑（惠）口立中庭，王呼史受册命。口惠曰官司（治）王口側口作，錫汝元衣束帶戈瑠戟，縞鞞彤矢，鑿口鑿旂世惠，敢對揚天子，丕顯敷休，用作尊鼎，用享於烈考，用周（簋）壽萬年，子孫永保用。此予兄弟手撮，屬新安程穆情（遂）譯本，凡蝕二字，疑六字，闕九字。秀水朱竹垞（彝尊）云：『其曰立中庭，按毛伯敦銘文，亦有之，辭尙功釋爲立，而楊南仲謂古立位同字，古文春秋書公即位爲公即位，則是銘立字，亦當讀作位也。』鼎故京口某公家物，分宜枋國時，聞此鼎欲之，某公不卽獻，因嫁禍焉。鼎遂入嚴氏，嚴氏敗，復歸江南，因置焦山。

寺中。家兄攀爲圖，賦長歌紀之，予亦有五言古詩三十韻記事，汪鈍翁（琬）序之。

誌公碑

常白山醴泉寺誌公碑，唐開元乙卯立。文作齊梁體，可辨者十之三，書法圓勁在歐虞間。每行凡七十九字，其下多斷蝕，下存其碑陰，乃誌公像也。碑可辨者錄於此：

大唐齊州章丘縣常白山醴泉寺誌公之碑。

（闕二字）京大薦福寺奉敕（闕一字）慶（闕一字）綴文，沙門玄傘（闕五字）薦福寺（闕二字）翻經院授勘，沙門正智寺都維（闕一字）僧道寂建此寺（闕三十字）

（闕二字）曇花未出，庸詎知寂滅之名，覺日猶（闕一字）曷嘗識苦空之相（闕一字）夫金儀下降，舍（闕一字）淨月之光，寶教旁流（闕四字）雲之潤三車（闕一字）駕（闕二十九字）化工（闕三字）香不息，所以化身周流於別土，神（闕三字）於塵沙，或十大聲聞，駐形（闕二字）一方菩薩，納景涼臺觀（闕一字）背嶺以宣慈，清辨起（闕二十六字）未掩白足（闕二字）佛法之（闕三字）月（闕一字）咸（闕一字）王城之舍，蓋（闕一字）生（闕一字）道（闕一字）境發（闕一字）若不人（闕一字）具（闕四字）諦幢高（闕一字）者與今此醴泉寺者。是宋齊（闕二十八字）纏文師，卽（闕二字）身之菩薩（闕一字）遊神境，來屆茲山，棲託巖阿，聿修禪寂，以爲此地玄武之分，青龍（闕四字）首以開疆，據天齊而割野，卻（闕二十六字）尙父之（闕一字）居九合一匡，齊桓公之霸國，爾其常白山者，迺摩天（闕一字）地掩映蔽虧，抱泉石以娛神，出雲霞而養性，山毛地髮，名花將軟草連芳（闕二十九字）人（闕二字）繪（闕二字）形勝（闕二字）招提自後七級崇圖（闕一字）起舍佉之才五層糸（闕一字）重標戰勝

之門海目山亭妙相彈於變態虹梁鳥革大壯（闕三十字）綵畫（闕一字）塵凡（闕二字）香（闕一字）亦調八解之（闕一字）風（闕一字）五音之說，息心之輩，見流注以超昇，迴面之徒，仰幽闢而悟入。時逢（闕二字）代屬（闕三十二字）金林玉（闕一字）寥落幽岩。我國家灌頂四天，纂圖千帝，以佛乘爲象馬，用道品爲城郭，八方起塔（闕二字）道形九（闕一字）聚鹽情殷（闕三十二字）佛（闕三）此精廬（闕一字）通堯日，三齊族姓，向焚境以翹誠，四履（闕二字）仰釋天而矯首。又屬中宗孝和皇帝龍興漢道入天經（闕二十七字）周法界去，景龍二年，歲次戊子，爰有齊州正智寺都維僧仁萬俗姓李，字道寂，慨茲墮墜，抗表（闕一字）宗天鑒至誠，特賜名（闕三十三字）否而還泰，山靈掩以重開，法俗勸，康人神一悅，初師之行進表也，夢乘船山，及翌（闕一字）赴朝所無礙，豈非興廢（闕一字）定通（闕一字）懸期（闕二十九字）假裝東上，將（闕二字）州（闕二字）三藏義淨法師各代高德，天下重德，先奉敕於大薦福寺（闕三字）律以（闕六字）勝緣（闕一字）城在東培增（闕二十六字）四（闕一字）降靈五（闕十字）德（闕一字）人天之表，名揚宇宙之間，聖（闕一字）難（闕一字）神功叵測，及將命星發載達京（闕一字）時（闕三十四字）身（闕二字）綴絃歌歲（闕三字）卽以二月八日，親率合境老幼大會新寺，表慶天恩。又於（闕二字）之（闕一字）尊卑就列雁行齊聽（闕三十三字）忽見有醴泉（闕四字）三四尺深淺三尺餘，色淨味甘，爰符瑞典，挹酌同飲，咸覺錫疴，豈不以（闕一字）福（闕一字）圓三靈允答，光揚寶（闕一字）滋液金錫，故（闕二十七字）上聞（闕二字）垂感，有敕改名爲醴寺，更抽入冊九僧住持，行道自玄，波再委，題重開，日殿嚇而（闕一字）昇月宮華而桂滿，若乃（闕二十八字）海精勤以齊深，戒月澄空（闕二字）密霧禪燈，焰室巧避輕風，灌（闕二字）之龍（闕一字）洗毗（闕一字）之鳥眼長祛五住，遠効四心，刷（闕一字）雁以飛雲巒（闕二十七字）捨生之地，續桂（闕二字）有情根軌足方（闕一字）鳴金

鼓（闕一字）功不朽，流福無窮，期並先帝之本願，莊嚴法師幽贊威神之所致也。又師遊戲生死示（闕二十
 五字）儼如親對，卽平時所將黑犬亦繫具（闕二字）厥（闕二字）無願不從，迺至此患心痛者，但收廟前
 少水服之，應時便愈。遺形是託，神靈保持，由是（闕二十五字）梁寺史傳師本俗姓朱氏，金城人也。少出家（
 闕二字）道林寺僧儉法師爲和上業存禪（闕一字）宋太始初，漸彰異迹，姓止不定，飲食無時，長髮跣足。每
 （闕二十七字）詞同讖記，言不虛發，應驗如神。或（闕一字）視通於北（闕一字）分形遍於南國，奇怪忽
 恍，不可殫論。以天監十三年歲次甲午十二月八日（闕二十九字）相奄然示終，時有異香（闕二字）芬馥。
 特敕厚加殯送，葬於鍾山獨龍阜，仍於墓所（闕一字）開善精舍，敕陸倕製銘於冢內，王筠勒碑於寺陰（闕二
 十六字）生及其去也，以精靈度物，哀憐庶類，福祚皇王。且彼託鍾山，此依常白，彼葬龍阜，此（闕一字）龍臺
 前王搢風建開善之墳（闕一字）後帝傾（闕二字）醴（闕二十五字）至今大唐太極元年歲次壬子，皇
 帝御天下之三載，凡一百九十九年。化化之緣，古今無盡，明明之德，日月彌新。其所變現之梗概（闕二十七字
 ）之（闕一字）衆所未諒，恭敬者隨時受福，疑慢者應念立徵，事迹繁夥，不可備載。當嘉聲上徹先帝，令左臺
 監察御史宋務先親加檢覆（闕二十八字）八正所以知歸一屬（闕二字）緣獲未曾有（闕二字）復命
 倍沃天心，刺史楊元禧分符北極，露冕東藩（闕一字）雨逐於行車，仁風隨於轉扇，黃金（闕二十八字）追
 鳥跡於上乘，想（闕六字）繩寶地（闕一字）動天宮，薦瑞香園，延光帝載，縣丞主簿縣尉（闕一字）舍（
 闕四十三字）羣物揚舲彼岸，錄事（闕二字）鄉（闕一字）等門滋蘭（闕四字）芽忠信滿於州閭，因
 果（闕一字）於（闕四字）虔命（闕一字）奉（闕三十六字）九地荷於津通，貝樹披春，帝王之遺文秩
 矣。金（闕三字）諸佛之正道通矣。迷津（闕一字）路菩薩運載之乘行矣（闕八字）之（闕二十七字）
 况玄天之大道，充溢於盡空，淨域鴻緣，牢籠於無外。昔迦（闕三字）如來垂讚歎之（闕一字）彌勒當（闕

三字）表歌揚之偈，若稽古訓，式樹（闕一字）碑仍於（闕二十七字）銘曰：『義天兆味，優花未披，但迷五蘊，孰辨三伊（闕二字）火宅耀我金儀，神足繼軌（闕二字）楊蕤（其一闕一字）有（闕一字）成觀方（闕二字）戴表靈（闕二字）開（闕二十七字）網燬我寶地，壞我金場，花殘鷺沼，煙輟龍香，霞標歇滅，石徑荒涼（其三）萬寓乘皇，于齡纂帝，日月連（闕一字）飛行（闕一字）契（闕一字）念新（闕五字）高（闕二十八字）精標五門，玉躡倣感，銀（闕一字）輿存欲赴天泉（闕一字）規國德，寄誠墳廟，傳詞翰墨，瑞醴通流，嘉祥允塞，重光佛（闕二字）題宸極（其六）紺軒加（闕二十八字）沙（其七）先帝聖靈，聿資聖境，冥扶默贊，分形散影，既慕彼山，又墳茲嶺，寶鐸雙振，金繩共炳，化（闕三字）真身永永（其八）功（闕一字）泉（闕五字）天（闕二十七字）宣聞諸典，故鑄金鏤玉，道該緇素，式讚王猷（闕二字）淨度，勸像賢劫，刊碑覺路（其十）開元二年，歲次乙卯三月己酉朔十五日癸亥（下闕）』

◎米太僕研山

米太僕友石（萬鍾）家藏一研山，有七十二峯，洞壑奇絕，每天欲雨則水出，欲霽則先燥，太僕以五百金購之。明末流寇入京師，米氏奔逃，以古器數籠寄親戚家，此物遂爲一士夫所得。又寶一風字硯，太僕知六合縣時，嘗入覲北京，往返兩月餘，硯墨猶未燥也。康熙戊午夏，公孫紫來（漢雯）知長葛縣，行取入都，出硯示予，爲說如此，紫來今官翰林待詔。

談異

博羅韓氏女

明末廣州亂後，有周生者，市得一袴，丹穀鮮好，置牀側衣桁上。夜分將寢，忽一好女子，蹙韓驚問之，曰：『妾非人也。』生懼趨出。比曉，鄰里聞之，兢來偵視，聞有人聲自袴中出，若近若遠久之，形漸見，妾首綽約，若在輕塵。曰：『妾博羅韓氏女也，城陷，被賊俘擄，橫見凌逼，罵賊而死。此袴平生所著，故附之以來。諸公倘見憐愍，爲作佛事，當往生淨土，永脫輪迴。』言訖嗚咽，衆共歎異，乃爲召僧佛焚袴，自是遂絕。程職方石隴說。

章格菴

黃州曹石霞（胤昌）崇禎己卯解元，癸未進士，以文章名世。父卒官順寧，旅櫬未返，萬里入滇。順寧有民家生一兒，七歲不言。一日，忽語父曰：『楚人曹石霞，吾門生也，今日至此，當往見之。』家人疑怪不信，兒輒自往，父母尾之，至通衢，果有肩輿來者，兒從稠人中直前止其輿，字而呼之曰：『石霞，吾待汝久矣。』曹愕然。兒又曰：『此地未可語，當至邸舍告汝。』既至邸，兒又曰：『可屏人闔戶。』如其言，兒南向坐曰：『我章格菴正宸也，一念之誤，三墮輪迴，始在豫，繼在粵，在此候汝，又數年矣，今可隨我去乎？』曹歎訝，再拜曰：『某以父櫬未返，葬間關萬里，遠涉南荒，未能卽從夫子，請候異日。』兒默然久之曰：『然則吾先行待汝耳。』遂至其家，是夕死矣。曹賦詩紀異，不數月竟卒於順寧，其子以櫬歸。至某郡，忽重不可舉，視其壁上，乃有曹入滇時，弔洪半右（天祿）詩，洪亦黃人，藁葬於此。乃啓洪竊禱於櫬前，請同歸葬，於是遂行。楊職方鄂州（兆傑）說。

道君畫鷹

楊職方又言武昌張氏，有子婦爲狐所媚，百計驅之不獲。一日置酒召客，張宣和御筆畫鷹於堂上，比客去，狐夜分始至云：「幾不免。」婦問之，狐曰：「汝家堂上有神鷹，見我即奮欲搏擊，微項有鐵絙，將不免矣。」質明狐去，婦以語其夫。或謂之曰：「畫誠神物，曷藝去其絙？狐必不敢復至矣。」如其言，至夕果有狐擊死堂下。後其家遭回祿，共見鷹從火中飛去。

● 道州祠堂

道州有濂溪先生祠堂，近歲周氏子孫有爲諸生通賦者，州守張大成遼東人，徑詣祠堂，枷鎖先生像三日，見諸彈章。比年吳中奏鎖逋稅，唐荆川繆西谿諸公名列官戶，亦不免云。

● 劉雲山

劉雲山常州醫也。康熙丙午，杭州有巨室子某，病亟，忽有一醫到門曰：「我吳人劉雲山也。」投一匕而霍然，贈之金不受，曰：「他日尋我於毘陵之司徒廟巷。」踰月，某至常詢問，廟側有老人曰：「雲山死三十七年矣。願雲山生時，信鬼神，曾授夢於斯廟之神，募地廣其祠宇，因自爲像於神旁，尙可識其形容也。」巨室子驚愕入拜，其像宛然，哭祭而去。陳椒峯（王璠）記其事。

● 趵突泉異

濟南趵突泉地中涌出三尺許，餘則方塘漫流，清鑑毛髮。康熙庚戌，藩臬置酒邀提督楊宮保，（捷）忽大雨，龍首入戶，泉涌起丈餘，水大上。諸公急呼騎，水頃刻及馬腹，踣墮而死者數人，從來未有之異也。

●陳玉筥

濟寧陳益修字玉筥，恂恂君子也。明崇禎末，濟寧有回回楊生花等，素豪猾，武斷鄉里；一旦欲毀關壯繆祠，廟拓其居廩。陳號召諸生鳴於官，懲首事者，廟得以存。及鼎革之際，生花挾舊憾，帥其黨邀陳於天井，圍箠之，瀕死，仍以刀剗其睛，睖之以礦灰，實目眶，棄諸野外。家人舁歸，謂必無生理矣。至夜，陳昏憤中，見綠衣神人，強之以酒，外青內白，痛稍差。次夜，復見一神人，以手擊其腦後，目中血出如注，痛良已。又次夜，見一老嫗，食以杏李，又以羊眼盈把，令口吸之，比覺雙瞳爛然矣。生花及其姪，樸乘亂爲盜，族誅去。陳事纔八月也。陳乙酉與弟尙謙同舉省試，丙戌登第，官貴池知縣，仕至戶部主事，予在京師見之。

●錦裙宋繡

陸魯望云：『瓦官寺有陳叔寶羊車一輪，天后錦裙一幅。』予在金陵遊上瓦官寺，猶見錦裙所製幡。裙紺碧，色錦作雲龍紋，四角綴十二鈴。焦山枯木堂有宋刻絲觀世音像，亦奇古。

●六足龜

暹羅國進貢有六足龜十枚，比至京師，止存其三。其足前二後四，趺趾相連，予在主客時見之。（按龜三足曰貴）

●羅漢

予在海陵一士夫家見毘盧國僧號羅漢自言明英宗土木之變始入中國能風雪中裸體而浴一日席上存胡桃羅漢以齒碎之凡數十枚舊在通州之軍山以遷濱海界徙居海陵高郵守某之祖傳有小像一軸像上畫一老僧相向坐自記此僧名羅漢毘盧國人一日守聞軍山有毘盧僧心疑卽其人試往謁乃與畫上老僧了無差別蓋已閱三世百年矣。

丙丁龜鑑

丙午丁未從古以爲厄歲。陰陽家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陰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康熙丙午冬，戶部尚書蘇納海督撫尚書王登聯等搆死。丁未春，災祲疊見，彗星出太白，晝見白晝，出西北，經月餘，是歲七月，輔臣蘇克薩哈誅死。吾友程職方謂予欲哀輯前史所載丙丁災變徵應爲一書，頃見宋理宗淳祐中柴望所上丙丁龜鑑十卷，自秦莊襄王五十二年丙午迄五季後漢天福十二年丁未，通一千二百六十載中爲丙午丁未者二十有一，備摭事實系以論斷。元至正中，又有續丙丁龜鑑者，補宋元事之闕。前人已有此書，當考據故明三百年中丙丁事應以續二書之後。

白鳥

康熙庚戌，六合縣民王振家庭樹產白鳥二，督府麻勒吉表進於朝。

奇姓

予在儀曹時，見有宛平人碧某者，吏呼作碧，其人不應。問之云：「碧音如樊，此萬姓統譜奇姓，通諸書所不載。」

者。』又任給事（琪）云：『高密有高姓音闕，又禚姓音卓，諸城有則姓音支，又壽光有縈姓，河南有驢姓，吾邑有俳姓。』壬子典試四川，有副榜度諫音拓，明有指揮八通，副將九聚。近見山西鄉試榜，有峯姓因姓。

●古銅器

庚戌，臨淄人於古城畊田，得銅器數百枚，形製瑰異，白諸官，悉取入藩庫，無從考其款識，殊可惜也。辛亥春，京師草場火，火燼得石數千百，皆有峯巒之形，不測其故。又明末河南鄆陵人浚城壕，得石數百，皆有物，鬚眉宛然。或謂恐傷地脈，掩覆之後，有兵。

●地震定數

宋小說載，崔公誼爲莫州任主簿，熙寧初，河北地震，而公誼秩滿，挈家南歸。一日，宿孫村馬鋪中，風電陰黑，夜半有急叩門者云：『傳語崔主簿，君合係地震壓死人數，輒敢擅逃過河，今已收魂岱嶽，到家速來。』崔自度必死，乃兼程送妻孥至壽陽，次日遂卒。康熙戊申，山東地大震，莒州尤甚。莒與日照縣鄰，地震之夜，凡日照人客莒者，皆從崩壓，申得不死，莒人客日照者皆死，信有定數。己未七月，京師地震，通州尤甚，死者凡數百人。

●梨花漁人

會稽姜鐵夫（梗）說：其鄉近歲有漁人獨居無家室，所居有梨花數十樹，人呼爲梨花漁人。一夜月明，放舟湖中，聞岸上有人呼渡，移船近之，未抵岸，其人已在舟中矣。視之，尼也。可年十七八，衣縞而姿首甚麗。詰所從來，不應。將及家，登岸穿林，冉冉而去。漁人心知非人。明日晚，燈火熒然，則尼已先在室中矣。漁人稍疑懼，尼曰：『我

非人也。居濼邊某村，父母自幼送我爲尼，今年月日死，以與君有夙緣，故來相從。且君當得佳婦，亦須我爲作合，幸勿訝也。」自此雞鳴而去，夜卽復來，如是將一載，鄰里皆聞漁人室有異香。里中某氏有女及笄，一日忽有鬼物憑之，言禍福多奇中。且云：「汝女病，惟某漁人善醫，且夙緣當爲某婦，否者死矣。」其父母懼，邀漁人至其家，漁人不知所以，固辭歸。迨暮，尼復來告曰：「我與君夙緣已盡，當從此辭。此女當爲君婦，崇卽我所爲，君何辭耶？」漁人誼不負心，因與盟誓，尼感動泣下，亦不復強。明日，漁人以告女之父母，遂不至，不數月，漁人竟卒。

麟

宋荔裳（琬）觀察說其鄉趙鵬程者，官彰德太守，府庫中有一麟，相傳明武宗時土人所獲，誤斃之以獻於官，貯庫中。趙任滿，欲取之，吏不可，乃斷其一脛攜歸。毛作黃色，紋理如刻畫，蹄通明，類黃玉。宋常見之。

慶忌

萊人張允恭，明天啓壬戌進士，爲南陽守，治河役夫，夜宿岸側，聞橋下每夜有哭聲，共伺之，乃一巨鼈，因置鐵鑊烹之。忽鑊中人語曰：「勿殺我，我當利汝。」衆懼，益烈其火，少頃無所聞。啓視之，鼈已死，剖腹得一小人，長數寸許，眉目宛然，以獻於守，攜之歸。識者謂卽管子涸澤之精，名曰慶忌是也。康熙壬子歲，濟南人鮑鼈，亦於腹中得小人，如同回狀，人多見之。

楊李

隋朱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是夕院中人聞空中語云：「李木當茂，帝欲伐之。」左右曰：「木

德來助之應也，不可伐。又楊梅玉李同時結實，帝問二果孰勝？院中人曰：「楊梅雖好，不若玉李之甘。」帝歎曰：「惡楊好李，豈人情哉？」又民間歌云：「河南楊花落，河北李花榮。楊花飛去落何處，李花結果自然成。」南唐將受吳禪，江西楊化爲李，信州李生連理，其事前後略同。又釣磯立談載武義中童謠云：「江北楊花作雪飛，江南李樹玉團枝，李花結子可憐在，不似楊花無了期。」與隋謠亦相類。

●記前生

同年濟寧邵嶧輝（梅士）自記前生爲寧海州人，纖細不爽。後以己亥登進士，爲登州教官，親至所居里，訪其子得之，爲謀生事，且教之讀書爲諸生。又自知官止縣令，及遷吳江縣，遂辭疾歸。又其妻早卒，邵知其再生，館陶某氏俟其髮而聘之，復爲夫婦。河南張給事（文光）能記三生事，李御史（嵩陽）樂安李貢士（煥章）皆能記前生事，此耳目親記之尤著者。

●萬維嶽

順天萬維嶽（嵩）中順治丁酉京畿解元，康熙庚戌成進士。其入學題，乃夫子循循然善誘人，食餼得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丁酉領解首題，卽顏喟然章。明年世祖御試題，則克己復禮爲仁，自謂生平與復聖有因緣。比庚戌會試三書題無顏子語，自謂當落第，榜發中式，房師乃儀制主事曲阜顏修來（光敏）也。

●丁貞女

丁貞女聊城之沙鎮人，靖難功臣某裔也。貞女幼孤，無兄弟，母依以居。及笄，母欲議婚，女曰：「母老又鮮兄弟，

不願適人感終身養母。母不能強及母卒，從兄某爲議婚，貞女又不許，獨處三十餘年，年五十矣。閩範嚴肅，里中人咸稱曰「貞女」。堂邑黃中丞（圖安）七十喪偶，聞貞女之名，遣聘焉。貞女先一日召其從兄語曰：「明日當有議婚者至，吾將許之。」兄及娣姪輩護應，弗之信也。詰旦，黃氏蹇修已及門。先是貞女縞衣數十年，是日乃易色服，既許字卜吉葬母，始于歸。黃氏猶處子也。中外子孫多人待之皆有恩禮，東昌人傳爲美談。

魏舍人妾

魏舍人（麟徵）納妾京師，甫一月，妾病且殆，求歸母家。已而延魏至榻前，操吳音曰：「某前生姑蘇人，君前生遭吾五十金，今來索償，事畢矣。此去當生平陽某氏，年十八，卽中甲科，復與君有後緣。」語訖而逝。此康熙辛亥春正月事也。

莫如

孫侍郎退谷先生說：「昔爲祥符令，有人發一古冢，乃東漢馬武妾葬處。中有石，卽武爲其妾自製誌，文甚古，字畫精絕。又有香奩一具，中貯脂粉皆宛然。奩底一小銅印，鐫妾莫如三字。印在孫處，碑歸張給事文光家，今不知所在。急就篇有解莫如之句，注云：『漢有毛莫如。』」

義贏

同年張鶴洲行人（吾瑾）嘗座一贏，甚愛之。康熙甲辰，鶴洲以科場事下刑部，餽粥不繼，乃以贏抵逋於人。一日過市，酸嘶悲鳴，墮其新主而逸歸張邸，稍近之，輒蹄齧不已。家兄考功爲賦義贏行鳴呼，此贏勝華歆買充。

褚淵六臣之徒多矣。

●龍睛

吳江金文通公（之俊）生時，母夫人夢人告曰：『與汝子龍睛，將來位極人臣。』公大拜後，蕭山瞽者陳生，善相人，試令相之，曰：『乞兒相也。』衆駭笑。已而至目，大驚曰：『此龍睛也，當貴極人臣。』衆乃服。能改齋漫錄載，陸農師言曾魯公得龍脊，王安石得龍睛。

●追寫真

宋憲使蒨裳，幼失恃，每憶母夫人形容，輒泣下。吳門某生者，自言有術能追寫真人，歿數十年，皆可得其神似。乃令設壇淨室中，自書符咒三日，陳丹青紙筆，令宋禮拜出，扁鑄其戶，戒毋譁。比夜，忽聞屋瓦有聲，已夜分，聞擲筆於地，鏗然，屋瓦復有聲。生乃開戶引視之，燈燭熒然，丹青縱橫，筆落地上，而紙仍緘封未啓。視則像已就，宛然如生。宋捧持悲泣，重酬之。生云：『過六十年，則不復可追矣。』蘇穀原道旃璩言云：『澶淵宋僉憲敬夫幼失怙，不識父形容，請方海山人貌之，持歸家，母夫人視之如生，悲不自勝。』世或有此理耳。

●善謔

京師有市猾某者，本騾馬行牙人，以附黃臙李至巨富。一日堂成，讌士大夫，壁間有孔竇，客疑問之。答曰：『手脚眼也。』蓋工匠登降攀附，置手足處。宋蒨裳在坐，應聲曰：『吾有對句矣，乃頭口牙也。』合坐大笑。又萊人某者，以散官居旗，常狎一婦，婦齧其舌，持赴刑部，令急騎追之。宋適往視戲，曰：『君所謂駟不及舌。』

前定

夫事莫非前定，所云動乎四體，有不知其所以然者。往予在淮南，好觀棧道圖，有興化顧生符楨，工此技，妙入毫髮。予令畫絹素屏，凡十數，自爲長歌題之，復以其一贈姊夫劉大田（倬），既而予有入蜀之役，同行卽劉君也。辛亥歲，在京師沈文恪釋堂（荃）爲侍讀，以小冊索書，予爲寫陸放翁詩云：『殘年作客遍天涯，下馬郵亭便似家，三疊淒涼渭城曲，數枝閑澹閬中花，擘牋授簡相逢晚，理鬢薰衣一笑譁，俱是邯鄲枕中夢，墜鞭不用憶京華。』比入蜀，信宿閬中，乃憶前事，眞詩識也，因賦一詩寄沈，葭萌關外極天涯，長憶西園夜鬪茶，萬事輸他前定在，今朝眞看閬中花。曩丁未歲四月二十九夜，夢中得絕句云：『溪鋪翡翠映煙空，溪上飛橋落彩虹，愛玩花叢憶元相，一枝渾臥碧流中。』既覺，不知所謂，未旬則元微之使東川，所賦亞枝紅詩也。至是過褒城，亦驗。予已酉奉使淮上，過奉高，閱泰安州誌，至嬴博字句，心惡之。辛亥壬子，遂連遭渾沂兩兒之痛，入蜀時，過百牢關，作一詩懷諸兄，結押廬字，忽動曰：『廬廬居也，得勿不祥乎？』又閱劍南詩有云：『成都放榜第一人，楊姓具慶下，一槍然有感，又心惡之。』比榜放，解元果楊逃龍也，心益動。時先慈宜人已見背，予在萬里外未知也。昔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忽病，兄弟將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信有是哉！

工人善琴

萬歷末，詹懋舉者守穎州，偶召木工，詹適彈琴，立戶外，矯首畫指，若議其善否者。呼問之曰：『頗善此乎？』曰：『然。』使之彈，工卽鼓前曲一過，甚妙。詹大驚異，詰所自。工曰：『家在西郭外，往見一老人，買薪入城，担頭常竊此，因請觀之，聞其彈，心復悅之，遂受學耳。』詹予以金，不受，曰：『某賤工也，受工之直而已。』又曰：『公琴皆下

材，工有琴，卽老人所貽，今以獻公。」果良琴也。詹乃從竟學，一時琴師莫能及。

盧昭容

古月頭陀歛人，胡姓名明勳，字半菴。順治丙戌，居京日，兩膝忽患瘍，痛入骨髓。數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易醫一百三十餘人，瀕死者數矣。辛卯十二月七日，瘡忽人言曰：「我梁時盧昭容也，子害我於洛陽宮，今日報汝，醫何能爲？詣佛懺悔可耳。」旣甦，卽謝醫，發願書經，書水懺至九卷，遂杖而起。終三十六卷，復閉閣書法華經，華嚴經各一部，遂能行。又書涅槃經、金光明經、心地觀經、報恩經、金剛經凡五百萬字，瘡竟愈。後在冀州有降乩者，書盧昭容逸半菴與會，自畫生時像，首飾鳳髻，衣宮衣，問半菴洛陽宮相見，今似否？胡爲悚然。胡天啓中，官中書舍人，嘗收左忠毅公骸骨云。

義虎

汾州孝義縣狐岐山多虎。明嘉靖中，一樵人朝行，失足墮虎穴，見兩虎子臥穴內，深數丈，不得出，徬徨待死。日將晡，虎來銜一生麋飼其子，旣復以餒子樵。樵懼甚，自度必不免，迨味爽，虎躍去，暮歸飼子，復以餒與樵。如是月餘，漸與虎狎。日虎負有出樵，夫號曰：「大王救我。」須臾，虎復入，俛首就樵。樵遂騎而騰上，置叢箐中。樵復跪告曰：「蒙大王活我，今相失，懼不免他患，幸導我通衢，死不忘報。」虎又引之前至大道旁，樵泣拜。蒙大王厚恩，無以報，歸當畜一豚，縣西郭外郵亭下，以候大王，某日月中當至，無忘也。」虎頷之。至日，虎先期至，不見樵，遂入郭，居出噪，遂生致之告縣。樵聞之，奔詣縣廳，抱虎痛哭曰：「大王以赴約來耶？」虎點頭。樵曰：「我爲請命，不得，願以死從大王。」語罷，虎淚下如雨，觀者數千人，莫不歎息。知縣萊陽人某也，急趣釋之，驅至亭下，投以豚。

大嚼，顧樵再三而去，因名其亭曰義虎亭。宋荔裳（琬）作義虎行，王于一（猷定）作義虎傳紀其事。

●客氏刺

順治己亥，在京師於慈仁寺市，見鬻故書者，賣一敝刺，大書客氏拜三字。寶應朱國楨（克生）以三錢得之，賦客氏行予笑曰：「使當天啓時，此一紙過詔旨遠矣。」

●驢

先太師公會於塞上得馬一角。按爾雅驢如馬，一角。注元康八年，九真郡獵得一獸，大如馬，一角，角如鹿茸，卽驢也。王會圖有兪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

●來陽伯

來陽伯（復）三原人，神於醫，尤多技術。常使人脫靴，脛隨之，長幾丈許，靴亦如之。尤精女紅，官吳中時，刺繡之妙，吳中閨閣無能及者。萬歷中進士官至布政使。

●啖石

仙人黃石，世但傳其語耳。予家傭人王嘉祿者，少居勞山中，獨坐數年，遂絕煙火，惟啖石爲飯。渴卽飲溪澗中水，遍身毛生寸許。後以母老歸家，漸火食，毛遂脫落。然時時以石爲飯，每取一石，映日視之，卽知其味甘鹹辛苦。以巨桶盛水掛齒上，盤旋如風。後母終，不知所往。

●周府馴虎

先祖方伯公，爲河南按察使時，周王府有馴虎，日惟啖豆腐數斤。猛虎如此，何異騶虞？

●楊世榮

楊世榮者，汾陽人，以鬻器爲生。夜夢人告之曰：「汝富貴至矣。」覺則身忽長二丈餘，一衣須布十八疋；每食啖一羔羊，用一鐵鞭，重百六十斤。鄒平張方伯（毓泰）時知縣事，錄爲民壯，後遷寧武道，以之自隨。會流賊亂，每步戰殺賊，賊皆披靡，以積功至參將。鼎革後，不知所終。

●金蟆

先太師舊有金蝦蟆一枚，崇禎辛未潰卒陷城，一賊得之，置腰間，輒爬其腹，如是者數四。賊怒擊破之，有白氣冲天而去。

●劉張二仙

劉吏部公融（體仁）劉先生傳云：劉任字弘父，潁川人，生而一瞳。子正力登隆慶丁卯賢書，嘗着唐巾，衣淺紅窄衫，乘駿馬，挾彈林薄間。一日，謂家人曰：「仙伯期我海上。」某日暫還，題一詩，有明白來時明白去，君看直北起雙鳧之句，遂暝。後十五年，有故人從燕中來者，云：「見先生書一詩於西山蘭若，僧曰：『日者一先輩留此，亦時時往來寺中。』」問其狀，則先生也。遲寺中數日，待之不復至矣。又同里張葵孝廉，髮長等身，無一莖異。七

歲時讀書樓上忽一黃冠來告曰：『從吾步空下，卽仙矣。』葵有難色，黃冠叱之，卽能步空下，居城東十里許。一日，有道士服過之者曰：『吾望氣而來，乃子耶？幸勿墮落。』遂別去，然張竟無他異。

● 鳩食麥

康熙癸丑，吾邑旱，東山曹村，有鳩千百成羣食麥，近羽孽也。

● 蠖蠶硯

張華東公（延登）崇禎丁丑三月，游泰山，宿大汶口。偶行飯至河濱，見水中光芒甚異，出之，則一石，可尺許，背負一小蝠，一蠖腹下蝠近百，飛者伏者，肉羽如生。蠖右天然有小凹，可以受水，下方正受墨。公製爲硯，名曰多福硯，銘之曰：『泰山所鍾，汶水所浴，堅勁似鐵，溫瑩如玉，化而爲硯，生生百族，不假雕飾，天然古綠，用以作硯，龍尾繼躅，文字之祥，自求多福。』爾雅：蝠，蝠，服翼，郭璞注：齊人呼爲蠖蠶，因又名之曰蠖蠶硯。公門人劉文正（理順）馬文忠（世奇）夏考功（允彝）高中丞（名衡）諸公，皆爲銘贊，亦奇物也。

● 荊州鏡窠

荊州有某氏子，素亡賴。一日於後圃築牆，夜夢一美女子前拜曰：『妾在地下數百年矣，修煉將成，明日大劫，懼不可逃，惟君救之。妾胸前有古鏡一枚，君慎勿取，但爲妾復掩其藏，誓報厚德。』覺而歷歷能記。明日集畚鍤掘地，未丈許得一棺，發之中有女子古妝靚服，顏色如生，胸前有鏡，方圓數寸，寒光射人毛髮。某憶夢中語，欲掩之。其僕曰：『鏡必有異，第取何害？』某遂取之，女子忽化爲灰燼。某駭甚，遽掩其棺。是夜復夢女子泣告曰：『吾

燒形已成，爲汝所敗，然自劫數應爾，於汝何尤？汝但珍護吾鏡，吾當福汝。」某遂寶鏡虔奉之。鏡時時有聲。一旦女子來曰：「楊相公開府江陵，思得奇才共濟，此功名之秋也。試往軍門獻策，吾當助汝。」時武陵楊相國督師駐荊，某信其言，遂往上謁。楊公與之語，某談兵料敵高議縱橫，不可窮詰。公奇之，延致幕中，每有戎機，輒與參決。將聞於朝官之一日，某以小過箠其僕，僕竟死。方在幕府，不知爲計。女子忽至曰：「無傷也，君但請暫歸休沐，與尸以出，吾能護汝。」如其言，至轅門，忽與中血出如注。軍校輩驚視之，得僕屍，馳報府中，召某問之，但云罪當死，旣而語以兵事，亦懵然不復能對。公怒，究其故。某始對以女子所教，己都不知，今鏡尚在。公命取鏡，鏡忽作大聲飛去，自是女子之復至矣。某竟瘦死獄中。鄭禮部次公（日奎）在成都說。

吳道子水陸畫

平陽普菴堂有吳道子畫水陸百二十軸。明世宗朝西河郡王城北有隙地，傳爲廢寺址。其地中間方數尺，雨雪不濡，中夜常見光怪。王令人持畚鍤發之，五丈許，得石函，以鐵緋二道束其外。發之，又得錫函，最中函以木，函啓軸見，乃吳道子真蹟也。王甚珍之。王薨，嗣王以乞揮使呂某，呂又死，其家貧落寺僧，以恆直得之。此崇禎間事，予兄西樵使山右，爲賦長歌，今載集中。

兩中式

儀制郎中武進巢五一（震林）順治壬辰會試，中第一百六十二名，以磨勘革去中式。乙未會試，復中第一百六十二名，名次毫釐不爽，信事有定數也。兵科給事中周根節，南宮人，丁酉庚子，亦兩中順天鄉試，辛丑成進士。按宋章惇曹冠冠秦檜客也，皆再登第。

●魚舅魚爺

蜀中自嘉定至隆慶江間，有魚曰魚舅。楊用修異魚贊云：『嘉州魚舅，載新厥名，鱗鱗迎媵，夫豈其甥？其文實鱗，江圖可徵。』或以爲嘉魚，非也。嘉魚出丙穴，在漢中府桃花時則從穴出，亦名鮓魚，或名鮓。爾雅曰：『鮓當鮓，郭注：海魚似鰻而大，鱗肥美，多鯁。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曰常鮓。說文：鮓當互也。』正字通：鮓呼故切。鱗別名，一名鮓。鮓其九切，俗作鮓。非。鮓他鼎切。鱗魚名。異魚圖贊：鱗魚極眇，一斤千頭，名曰鮓。鮓不以網收。廣東文昌縣有井出巨魚，紅頂名魚爺，見一統志。

●每牛雖馬菌人埤人

子在禮部，見荷蘭所進西洋小牛，異之，考王會圖所載，有數楚之每牛，注：每牛，牛之小者。王會圖又有兪人之雖馬，注：雖馬一角，大者曰鱗。按爾雅：驢如馬一角，不角者騏。大荒南經曰：『蓋猶之山東小人，名曰菌人。』東經有小人國名埤人，或曰埤人。

●銀杏樹觀音像

辛丑壬寅間，京口檄造戰艦。江都劉氏園中，有銀杏一株，百餘年物也，亦被伐。及工人施刀鋸，則木之文理，有觀音大士像二妙鬘，天然衆共駭異，乃施之城南福緣菴中。時蘇州瑞光寺有觀音像，亦大木中文理自然結成之。

●唐童子

松江唐童子勳，五歲而瞽，年十二，詩多可誦。其先有汝詢字仲言者，亦瞽而能詩，嘗註唐詩傳於世。周宿來（笈源）贈童子詩云：「家風師曠遠，家學卜商傳。」又永平孟元輔（熊弼）忠毅公子，少而失明，好讀書，聽輒成誦，嘗選唐人詩五十家，亦奇人也。

●體香

先考功西樵，於癸丑七月廿二日，以哭先淑人不起。屬纊時，口鼻中作梅檀蓮華蘭蕙種種異香，凡三日夜。益都高木王（梓）予從姊之夫，孝友忠信人也。以康熙甲寅春捐館，病革時體中有異香，此皆予聞見最確者。

●黃鬚

宋范公稱過庭錄載黃鬚傳，即今所傳虬髯事也。然其間云於汴州見太宗，殊紕謬。黃鬚兒曹操呼其子彰，而此傳李衛公所遇亦稱黃鬚。

●柳耆卿墓

儀真縣西地名仙人掌，有柳耆卿墓。按避暑錄，柳死，旅殯潤州僧寺，王平甫爲守，出錢葬之。真潤地相接，或即平甫所卜兆也。予真州詩云：「殘月曉風仙掌路，何人爲弔柳屯田？」

●普救寺

國廂傳奇，河中有普救寺。畫墁錄郭威宿師河中，逾年登蒲阪，以望城中，憤蒲民固守曰：「城開日，當盡誅之。」

「幕府曰：『若然，守愈固矣。』」第告之曰：「誅守城者，餘皆免。」城既開，乃卽其地爲普救寺。蒲志云：「舊名永清院，院僧與郭威約，城克之日，不戮一人，因改名普救寺。」二書大同小異，然寺實始五代，傳奇假以成文耳。

●神女廟神鴉

壓峽神女廟，有神鴉迎送客舟。陸放翁入蜀，恨不一見。予壬子冬，下二峽至十二峯，果有鴉十餘，往來旋繞，以肉食投之，卽攫去，十不失一。其鴉比常鴉差小，栖絕壁石洞中，得食卽入洞去。天祿閣外史曰：「嘉陵之墟，其鳥曰鳶，臨溪啄影，則孕吐於口而生。」方密之（以智）通雅云：「嘉陵漾江之口，下至巴東，皆有神鳥。」所謂嘉陵之鳶，指此，或謂山鳥穴乳，卽爾雅之鸛。

●二僧

坡詩有琴聰蜜殊，謂僧思聰仲殊也。放翁筆記云：「思聰大觀政和中，以琴遊權貴間，遂還俗，官御前使臣，仲殊自縊以死。參寥尤爲坡公所喜，政和中老矣，亦還俗。」又墨莊漫錄載呂溫卿爲浙漕，屢起大獄，復欲網羅參寥。參寥本名曇潛，東坡改之曰通潛。呂索牒勘驗，竟坐刑之，還俗，編管兗州。

●一字字

筆記云：「錢勰字穆，范祖禹字淳，本皆一字。予按古如爰絲房喬顏籀劉父之類，皆一字字也。今文士有寶應陶澂字季萊，陽董樵字樵，二人皆以布衣游於都門，初不相識。予爲介之曰：『二君非但詩筆相當，卽一字字亦絕對也。』」二君遂賦詩定交。按龍川別志有隋時道士屈突無爲字無不爲，晁景迂一字伯以父，見陸務觀文集。

劉敞劉汝兄弟字伯貢父仲原父見歐公所作原父墓志前梁張天錫字公純嘏見十六國春秋此又三字字也陶一字昭萬有太原傅山字青主一字公之佗。

趙廣戴祿

趙廣合肥人李伯時小史伯時作畫常令侍左右久遂善畫尤工畫馬幾亂真遭亂爲賊脅之作畫不肯從研其右手乃以左手畫大士南渡士夫家所藏伯時大士多是廣筆戴祿者臨邑邢子愿先生家僮亦精六書之學與子愿書往往亂真邢與寒家有姻婭之好予幼時多見屏幃間署子愿姓名率戴書也。

古石刻

大梁城西水磨間土人掘得地一石有日月逝酒漿五字乃古篆也周櫟園侍郎摹勒以傳謂非仙者不能道施愚山有詩記之。

墨魚

蜀嘉州凌雲烏尤山下有魚曰墨魚行則噴墨云郭璞注爾雅於此魚食硃墨所化立春後泛子漁人以燈火照之輒止不去南越志謂烏鯛懷墨而知禮蜀本草圖經云『烏鯛名海鰾鮪九月烏鶻入水所化』不知卽此一種否予在蜀見之。

鐵漢和尙

鐵漢和尚居金陵牛首東峯下，獨坐數十年。嘗蓄二猿子自隨，有所須，猿輒解意。與龍眠方學士坦庵（拱乾）善，特搆一軒，方來即居之，號曰坦軒。和尚化去，二猿悲鳴不食死，葬於塔側。學士題其遺像云：「兩個獼猴杖一根，獻花石上獨稱尊。怪公事事能超脫，留此賊私誤子孫。」

駙馬

懶真子云：「御馬之副，謂之駙馬。杜預尚主，武帝拜鎮南大將軍，給追鋒車第二駙馬。」吾鄉有爲尚書子塔者，與婦兄同赴京師。一日向友人訴廐吏云：「婦兄馬肥，吾馬獨瘦。」友人笑答曰：「彼正馬也，君駙馬耳，那得一例。」合坐大笑，此雖戲語，深合故實。

厚葬薄葬

秦始皇穿治驪山，上具天文，下具地理。漢文帝遺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二君之賢，愚，人皆知之，乃亦有相反者。宋壽州張侍郎，撫州晏丞相，俱葬陽翟，相去數里。有盜發張墓，得金寶珠玉甚多，遂完其棺槨，掩覆其穴。繼發晏公墓，寶無所有，器皆陶甓，破其棺，惟木胎金裹帶一盜失望，大恚，以刀斧碎其骨而出。世謂張以厚葬完軀，晏以薄葬碎骨，事之不可知如此。

鳥異

益都縣顏神鎮，康熙辛亥冬，鳧鴈駕鵝之屬，以千萬計，飛過城中，皆墮地死，遠近四山皆滿，甲寅春復然。已而相國沚亭孫公（廷銓）薨於私第，公世爲鎮人。

●二玉璽

順治十七年，富陽典史孫某，解餉北上，舟過高郵，見湖中夜有光，令榜人跡之，得玉璽水中，方四寸六分，盤龍雙紐，辨其篆文，漢高帝大風歌也。十二月疏獻於朝，鄧州人丁象輝賦大風玉璽歌。又康熙四年十月初八日，溧水民耕田，得玉璽，其文乃人心惟危十六字，亦上於朝。

●青原道場

龍眠無可和尚，本方姓，故明崇禎庚辰進士，早以文詞知名。亂後爲浮屠，曾住金陵高座寺。劉公馥見之，衣壞色破，衲衣行纏束腰，居然苦行頭陀也。最後住吉安青原山，青原古道場也。明王陽明鄒東郭南皋諸先生，亦講學如此。山後有倒荆久枯，忽發三桡，會施慈山（閩章）分守湖西，講學白鷺洲，與之往來，青原宗風一時復盛。

●冰山

康熙戊申，予邑北錦秋湖中，冰立如山，高可數丈許，巖洞林巒皆具，千峯萬壑，宛轉關通，遠近走觀之。入其中者，如在深山，表裏洞徹，類晶玉，旬日始消。

●異鴉

邑東北耿氏墓林中，有鴉一隻，碧色，飲啄自異，不與鴉爲伍，亦羣不見其蕃育，人往往見之。按唐書滕縣有羣鳥，嘯柴爲城，中有白鳥，碧鳥各一。又城東旬召店有白燕二，居民家井田，皆康熙十二三年間事。

●昭烈券

獻賊破荊州時，民家有漢昭烈帝借富民金充軍餉券，武侯押字，紙墨如新，見綏寇紀略。

●蜀府鬼

獻賊據成都，以蜀王府爲宮，所居人鬼相觸。一日聞後殿有歌吹聲，自往視之，見數十人手持樂器，而皆不見其首，大驚仆地，乃移居北城樓，不敢入宮。

●馬岱後

黎州土司馬金者，蜀漢將軍馬岱之後。張獻忠在蜀，以金印招之，金得印，擲之地，誓衆拒之。金時年十六，未幾卒。

●張儲

張儲字曼胥，南昌人，大學士位之弟，多才藝，醫卜星相，堪輿風角之術，無不通曉，萬歷間遊遼東，歸，語人云：「吾觀王氣在遼左，又觀人家葬地，三十年後，皆當大貴，行伍閭巷中，兒童走卒，住住多王侯將相，天下其多事。」人以爲狂，旣而其言果驗，儲年七十餘卒，其外孫夏璵部揆公（以錄）云。

●孝芝

洛陽呂忠節公（維祺）撰孝經大全三十年，至崇禎十三年庚辰告成，夢神人錫以丹篆，又袖出一物如黑鮐，條生二白角，化爲黃羝羊，約七八寸，優游草際，謂公曰：「此孝芝也。」明日果有芝生庭中，凡十八莖，剗者誤去一莖，明日復生。說者謂應十八章之數云，公自作孝芝記。

●十具牛

王景略臨終，托其子皮十具牛，爲治田之資，不爲求官，亦葛侯八百本桑之意。今江淮以北，謂牛四頭爲一具，俗語亦有所本。

●壽家

梁國兒仕姚秦，封平輿侯，嘗於平涼自作壽家，將妻妾入家飲讌，酒酣，升靈牀而歌。八十餘乃卒，可謂達者。近淄州高侍郎念東（珩）亦自作生壙，時與友人唐翰林濟武（夢賚）飲酒賦詩其中，德州程工部正夫（先貞）自作一棺，題曰休息菴，自作銘刻其上，酒酣便即偃臥。有詩云：「版屋蕭然密四周，愚人息矣望人休，百年恍惚真疑夢，萬事紛紜已到頭，廣柳何時催去駕，猗蘭此夕詠閑愁，相煩雅客來欣賞，莫待遙憐土一邱。」

●千里人

南燕慕容超時，高句驪獻千里人十人。

●畢尙書

淄川華伯陽（自嚴）先生，明崇禎初爲戶部尙書，精心會計，爲時名臣。時練餉新餉諸項日增，臺諫多歸咎司農，一言官以亢旱上書，有烹弘羊天乃雨之語。先生笑謂人曰：「此非烹弘羊，直是要烹伯陽耳。」

● 謔言

王完虛宗丞（點）明萬曆甲辰進士，好談諧。初仕爲鄒平知縣，縣與章丘接境，一日與章令某相見，令問足下以何年生。對曰：「乙亥。」因問章令答云：「亦乙亥。」王笑云：「某是鄒平一害，兄便是章丘一害。」

● 排調

同年薛給事（奮生）以才氣自許，常在淮陰，酒間謂予云：「予文士耳，異日終依我幕下。」予答曰：「恨吾子非嚴鄭公耳。」汪茗文亦有詩調之云：「十載雕蟲稍擅名，未曾縛袴學長征；他年若得登三事，但取蕭郎作騎兵。」

● 引經

德清陳端菴（疑）順治己丑進士，筮仕爲新城令，性仁厚，每杖人輒對之泣。有王生者，宅爲人所奪，久不給直，訟於官，陳不能決，第好語曰：「毛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王秀才獨不能作鵲耶？」聞者笑之。

● 士大夫

南史紀僧真得幸齊世祖，請於上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卽時無復所須，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

「此由江數謝淪，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數登榻坐。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六代時士大夫之重如此。

●兩周盤龍劉桃枝

蕭齊時兩周盤龍，一奉叔之父於淮陽，大破魏軍；一徐州民與建康僧法智作亂，爲王元邁所誅。南北朝兩劉桃枝，一北齊人，洋淇間多拉殺諸王大臣，在涼風堂殺斛律明月者，一陳威鹵將軍，克齊胸山城。

●程蘇謔語

元祐初，司馬公薨，百官方有慶禮，事畢往弔。伊川引子於是日哭，則不歌。東坡云：然檀弓衛太史柳莊寢疾，公曰：「疾革，常祭必告。」公再拜稽手，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槨之。又梁左將軍馮道根卒，是日上春祀二廟，問中書舍人朱異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異引衛獻公以對，上卽幸其宅。伊川何未衷於此，欒城遺言載此條，則是潁濱事，非東坡事。

●孫忌語

南唐孫忌語馮延巳曰：「僕山東書生，鴻筆麗藻，十生不及君；談諧歌酒，百生不及君；諂佞險詐，累劫不及君。」

●雙塔

京師雙塔，乃安祿山史思明所造，而劉侗景物略不載。元迺賢易之詩云：「安史開元日，千金構塔基，世尊寧」

妄觀天道自無私，寶鐸遊絲貫，銅輪碧蘚滋，停驂指遺蹟，含憤立多時。」

何老菴

吾邑東六七里，有何老菴。何元時人，修道於此，獨居數十年，每夜有蛇虎伴之。菴後有積水曰叅龍池，相傳何老據龍處。

虹橋板

榕城書肆，有虹橋板一片，色黝而澤，文理堅栗，發聲清越，材中罕瑟；云產武夷山中，不辨何木也。興化林穆之（賓王）賦虹橋板行，記其事。

漢人唐人秦人

昔予在禮部，見四譯進貢之使，或謂中國爲漢人，或曰唐人。謂唐人者，如荷蘭暹羅諸國，蓋自唐始通中國，故相沿云爾。馬永卿引西域傳言秦人，我巧若馬注，謂中國人爲秦人，各以通中國時爲稱，古今不易也。

真龍石龍

宋中丞牧仲（榮）說：順治二年，在京師，見大內所藏真龍，全身盤屈貯筴中，一角五爪，鱗甲如鐵，長丈餘。陳宮詹說巖（廷敬）說：康熙十四年，陽城張侍郎東山（爾素）家鑿石中有石龍一鱗，甲頭角宛然，刻畫亦長丈餘。

●淨池魚

宗弟九青侍講，「豫嘉」扶風人，家渭水上，去太白山二十里。云太白一峯，直上三十里，盛夏雪霰不絕，人無能登其巔者，惟六月可上。上有太白神殿，以鐵瓦覆之。有五池，有鳥紅色大如雀，池有萍穢，則啣去之，名淨池。鳥山奇寒，無林木鳥獸，此鳥亦不栖止何所也。按客座新聞云：「每墮葉，則鴛鴦鳥啣出之，紅魚有長丈餘者。」

●五行

陸象山云：「五行書，以人始生年月日時所值，推貴賤貧富夭壽禍福甚詳。乃獨略於智愚賢不肖，曰純粹清明，則歸之富貴福壽；曰駁雜濁晦，則歸之賤貧夭禍。易有否泰，君子小人之道，迭相消長，各有盛衰。純駁清濁明晦之辨，不在盛衰，而在君子小人。今願略於智愚賢不肖，而必歸之富貴貧賤，籌夭禍福何耶？沙隨程氏云：「易以道義配禍福，陰陽家獨言禍福，而不配以道義，如此而詭遇獲禽，則曰吉，得正而斃，則曰兇。故文中子曰：「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二說可互證。

●常熟三鼎甲

常熟南門地名山塘港，琴川水經處，三鼎甲居第相望，中孫扶桑（前恩）前趙東田（士春）後瞿文懿（景淳）三公傳廬，年皆三十九，尤奇。扶桑弟舉人，賜爲予說如此。

●杜氏

康熙丁酉，山東東昌府館陶縣民婦杜氏，年一百十三歲，載縣志。

●秦宣太后晏子語

國策楚圍雍氏，韓令尙靳求救於秦，宣太后謂尙子曰：「妾事先王日，先王以婢加妾之身，妾固不支也。蓋置身於妾之上，而妾弗重也，何也？以其少有利焉。」此等淫褻語，出於婦人之口，入於史者之耳，載於國史之筆，皆大奇。又晏子春秋景公蓋妓，圍人視景公，譖者問之曰：「竊妓公也。」公將殺之。晏子入見，公曰：「色，寡人故將殺之。」晏子曰：「嬰聞拒欲不道，惡愛不祥，雖使色君於法不宜殺也。」公曰：「然若沐浴，寡人將使抱背。」此段問答亦奇。

●姚康伯

崇禎時，內殿石驟長數寸，上以問大學士何端公（如寵）何謝不知。歸問其老友姚康伯。康伯曰：「此璞也，中必有玉。」翌日以對，上命刮之，果得玉，上訝其博物。何謝曰：「臣友姚康伯教臣也。」因召見，欲授以官，不受。姚字休那，與文端俱桐城人，張學士敦復（英）說。

●李頻

唐詩人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名列唐書文藝傳，才調集所載中流欲暮見香煙一篇，其作也。懿宗時爲建州刺史，卒，見神梨嶽郡人祠祀之。宋紹興中封靈顯忠惠公，後加靈佑善應王，再加廣濟王，又加福佑威濟信順王。明洪武初，故建州刺史之神，載在祀典。宋真文忠公序其詩，今所傳梨嶽集是也。詩人歿而爲神，未有如頻之昭昭。

者。

●寶藥

江浦周西水兵部名于漆，幼不能言，然頗能記前世爲某邑人。所常栖止處，廣庭中設一几，庭前有紅蔞薇一叢，時時夢到其地。七歲時，戲門前，有僧過門，顧之曰：「此郎有夙因。」周應聲即能言，家人驚喜，因令讀書。一過目如宿習，數月徧通經書。左國史漢年十四，讀書山中精舍。一日日夕，憩溪邊石上，遇老僧謂曰：「郎忘七歲門前相見時耶？」叩其名曰：「我寶藥也，閩人。」周因留之舍中，日夜與論象緯律歷六壬丁甲勾股洞章之術，未半載，盡通其說。瀕行，復以黃河海道九邊三圖授之，且曰：「吾數學未傳人，今當遊四方訪友。又祕語周以十年之內，天下必大亂，君異代人物也。」自丙子迄甲申，果九年而明亡，皆如其言。周入本朝，以明經謁選人常念寶藥，別時贈詩有元夕燈前尋賈子，秋風臺下拜鄒生之句，未詳所謂。及謁，選得房山令，上元與僚屬讌於賈公祠，問之。唐詩人賈閩仙祠也。問有子孫乎？吏對有賈某者，其裔也，見以逋稅繫獄。周即令出之，代完其逋。是年秋，調平谷令，抵縣日，即出勘田畝，夜宿山村古廟，比晨視其額，則鄒衍祠也。於是悟寶藥之語，一無爽焉。周述其學，著三才儒要三十卷。

●追尊始祖

唐以老子爲玄元皇帝，蜀王衍追尊王子晉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

●沈石兄

萊陽沈石兄名迅，明崇禎辛未進士官給事中，鼎革後家居，一日其傭奴鉏田，見禾葉上皆有篆書如蟲蝕者，其文曰：『沈迅死。』是年沈禍作，舉家自焚。

●棗栗

白虎通義曰：『婦人之贊，以棗栗腹脩；棗取其朝早起，栗戰慄自正也。』今齊魯之俗，娶婦必用棗栗，諺云：早利子也，義本白虎通而稍訛。南宋時太學生齋祭，用棗子荔枝蓼花，曰早離了也，殊可捧腹矣。

●一生七子

明天啓中，大名民家，一生七子，俱成立，每疾病，則七人同之。王比部（令）少寓天雄，猶及見其第三子云。康熙戊申，安徽巡撫張中丞（朝珍）疏報歙縣民吳士全妻呂氏，一產四子，同年李望石（贊元）說順治中按楚，有漢川縣民王某妻，一產六子。按北魏延興三年，秀容郡婦人一產四男，四產十六男，與此相似。

●郝推官

郝某失其名，嘗爲湖廣某推官。一日送直指宿驛中，夜坐篝燈，倦而假寐。恍惚見有白衣女子，針刺其額，驚覺，遂就寢。既臥，又若有刺其股者，創甚，急呼童子，燃燭視之，果有針在左股，疑其刺客，乃秉燭巡視室中，空無所有。至屋隅暗處，有緯蕭帳之隙而窺焉，見一物如大鳥人立，遍體似水晶，臟腑皆見，見人卽前攫，急以手中挺逼之，遂倚壁上不能起。大呼從人破窗而入，挺刃交下，乃竟死，不知其何怪也。劉吏部公馘說。

●林四娘

閩陳寶鑰字綠厓，觀察青州。一日燕坐齋中，忽有小鬟年可十四五，姿首甚美，褰簾入曰：「林四娘見。」陳驚愕，莫知所以。逡巡間，四娘已至前，萬福鬢髻朱衣繡半臂，鳳背鞞，腰佩雙劍。陳疑其仙俠，不得已揖就坐。四娘曰：「妾古衛王宮嬪也，生長金陵。衛王昔以千金聘妾入後宮，寵絕倫輩，不幸早死，殯於宮中。不數年國破，遂北去。妾魂魄猶戀故墟，今宮殿荒蕪，聊欲假君亭館延客，固無益於君，亦無所損於君，願無疑焉。」陳唯唯。自是日必一至，每張筵，初不見有賓客，但聞笑語酬酢。久之，設具饌，陳及陳鄉人公車者十數輩，咸在坐，嘉肴旨酒，不異人世，然亦不知何從至也。酒酣，四娘敘述宮中舊事，悲不自勝，引節而歌，聲甚哀怨，舉坐沾衣罷酒，如是年餘。一日黯然而離別之色，告陳曰：「妾塵緣已盡，當往終南，以君情誼厚，一來取別耳。」自後遂絕。有詩一卷，長山李五絃司寇（化熙）有寫本云。又程周量會元記其一詩云：「靜鎖深宮憶往年，樓臺簫鼓遍烽烟，紅顏力弱難爲厲，黑海心悲只學禪。細讀蓮花千百偈，閑看貝葉兩三篇，梨園高唱升平曲，君試聽之亦惘然。」

秦時人

遼東醫無閭山中，有人剛參，見毛人長丈許，驚而卻走。毛人招之曰：「吾非妖魅，乃秦時築長城卒，昔同輩數萬人，今僅七人在耳。」因問其飲食居處狀，曰：「始饑食松柏實，渴飲溪水，久之不復饑渴矣。」言已去如飛鳥。友人某親聞之，操江宜中丞（永貴）云：又巴山有白髯叟，采薪者嘗見之，自云唐時人，岳儀部石齋（貞）說。

離非女子

故友南粵陸漢東（卿）孝廉有小硯，是南漢劉鋹宮中物，有銀宮人離非女子篆銘。卿死子幼，此硯不知流

落何所！石球令姚六康（子莊）爲予言之，姚亦粵人。

●謝在杭

謝在杭（肇湖）閩之長樂人。少讀書，邑蕭氏園，園素多怪異，人無敢居者，謝不之信。一夕坐燈下，忽一女子前拜且泣，謝叱之。女子曰：「妾負冤久，求公申之，非魅也。」妾湖州德清人，幼隨父客此。同行某甲者，中表戚也，利父囊橐，遂殺父，恐妾鳴於官司，並置諸死，今數載矣。公異日必官於湖，望逮甲窮治抵罪，使妾家知妾父子死所，父子目瞑矣。」謝許之，戒勿復出爲祟，自是竟無它。是年謝中鄉試，果筮仕湖州，推官抵任後，卽檄縣捕甲至，一訊立伏，遂抵罪。郡人以爲神。姚禮部（琅）曾令長樂爲予言如此。

●南江野人

蜀張獻忠之亂，遺民奔竄山谷，久之遂爲野人。南江有二野人，能手格猛虎，恆擘獐鹿啖之。懸崖絕壁，騰上如鳥隼，雖其家人親戚招之，疾走不顧也。岳儀部石齋南江人，爲予說。

●尼涵光

尼涵光，江西宜春人，姓鄒氏，歸譚大帥馬綸之孫。其夫稚魯，不知書，涵光棄去，走京師，上書請南遷，不報。會鼎革，遂爲尼。每談前明門戶事，源流甚晰。居寶應，朱秋厓（克生）曾見之。

●陳百史

秀水張侍郎（入植）流塞外時，一夕召乩仙，仙至大書云：『我陳百史也，今為尙陽堡土地，因謂諸公可召吾兒來。』時其子掖臣徙居尙陽，家城外，張謂城門下鑰，請俟明日。又書云：『渠今夕飲城內某家。』往偵之，果然。比至，凡書數百字，皆言家事及訓誡之語。後遼陽海寧相邸中，亦往往見形，與談笑如生平。

宋齊丘語

宋齊丘表請與故吳太子璉絕婚曰：『非獨婦人有七出，夫有罪亦可出。』此與左傳人盡夫也之語，可為絕對。

漢碑異姓

金薤琳琅所載漢碑碑陰，故吏門生姓名，有絕異者，如韓敕碑有庶（次公）充（宙）番（君舉）加（進）
（行）（輝魯人恐卽行官之後）弓（如）骨（通國）孔宙碑有叔（香）如廬（浮）北海劇人）薤（章）
（魯峻碑敢（敦）東鄉（晨）河間阜成人）景君碑羽（質）臨（照）水丘（郎）營陵人）中（名闕）
字季遠）吳（詩）立（遷）又漢碑陰有弟子（洪丞相隸釋謂親受業者）門生（次相傳授）門童（未）
冠）故吏（椽屬）故民（占籍）處士（非吏非民）義士義民（非所蒞）又有故修行（趙明誠謂後漢）
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百三十人晉書百官志亦有之修乃循之訛都穆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
故年（似是皂隸賤役）

香山墘

壩門在香山縣，大海中忽起一石埂，廣十餘丈，長六里許，首尾相屬不斷，如蓮之莖，中途繞城名關，踰之抵壩門，則如蓮葯，番人依山築城，廣袤四五里，三面皆臨巨浸，惟北通地脈一莖耳。海中諸峯包裹，前十里爲十字門，如兩眉橫列，而缺其正中，又南十里爲小橫琴，塞隘口，又南稍折西爲大橫琴，重案也。番人之停船必於灣，灣之所在，卽名澳。香山故有澳名浪白，諸番互市其中，而今之壩門則舊名濠鏡，地有南北二灣。明萬歷中有大西洋人至此，樂之，遂請濠鏡爲澳，而就二灣停船。久之，益自彼國遣衆聚居，歲輸稅五百金，本朝除之。番人安其業者已數世，所居率依山爲樓三層，方者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俱爲螺旋形，以入其教曰：「天主，其寺曰三吧，高十餘丈，於屋側啓門戶，石作雕鏤，金碧照耀。」僧曰：「怯王，以時集男女，禮拜其所，奉曰：『天母，名瑪利亞。』抱一嬰兒曰：『天主爲耶穌，被服珍怪，障以琉璃，望之毛髮生動。』」云：「漢哀帝時人也。」寺有風琴，其琴銅絃，彈之以和經唄，并管簫諸樂器。藏機木柜，聯以絲繩，輪牙相錯，一人轉機，輿諸音並奏。有定時臺，巨鐘覆其下，立飛仙臺，隅爲擊撞形，亦以機轉之。按時發響，起子末一聲，至午初十二聲，復起午末一聲，至子初十二聲，晝夜循環無少爽。前揭圓槃書十二辰，俟某時鐘動，則蟾蜍移籌指某位。有千里鏡，番人持之登高以望船，械仗飄檣，可矚三十里外。又有琉璃千人鏡，多寶鏡，顯微鏡，小自鳴鐘，自行表，以及海洋全圖，璇璣諸器，皆極工巧。花有貝多羅丁香，禽有五色鸚鵡，么鳳倒挂，獸有濛獺短狗，其人昂鼻，鬚髮目深碧不眊，貴女而賤男，晝臥而夜起。男有白黑二種，白者貴，黑者爲奴，亦以多羅尼辟支曳高履，戴黑氈笠，相見脫之以爲禮。腰佩長刃，刃著地尺許，間有握赤藤者，則甚貴。壩中四人而已。其女子則華滿寶鬢，出以錦被藏其首，而跣足不襪。其家政女子操之，父死女襲其業。男子則出嫁女家，不得有二色，犯者女訴之法王，立誅死，或許悔過，則以鍊鈎鈎其手足，血流被體而免之。壩中有議事亭，番目四人受命於其國，更番董市事。凡市經四人議，衆莫敢違，及官司有令，亦必下其議於四人者，議得當以報聞。其行賈之地，曰馬西，以中國絲帛白鉛，易胡椒檀香蘇木以歸。且與馬西約，不得以所產市他國。熙熙辛未，馬西

背約私與他國市。壞人怒，駕舸往所市之國責之。馬西患之，遂相仇殺，死者三百餘人。市道中絕。稍西曰小西洋，去中國萬里，半年始至。所產有碧琉璃諸器。極西曰大西洋，去中國九萬里，三年始至。往者以其太遠，祇就旁島遷販，未嘗親至其地也。番舶之出，以冬月。冬月多北風，其來以四五月，多南風。既出，則壘中黑白鬼一空。計期當返，則婦孺遶屋號呼，以祈南風，亦輒有驗。其舵工素與海習，雖卒遇颶母浮椒，亦萬不失一云。左見龔兵部衡園（翔麟）珠江奉使記。

●銀瓦寺古鏡

謝郎中方山（重輝）言：明永德州修河堤，於銀瓦寺前地中，得古鏡一規，製甚小，照見隔城樓閣塔寺人物往來，纖毫畢具。寺僧深匿之，今亡。

●短人

田少司寇濬亭（雯）言：德州兵器庫，自明季肩鏑久，順治初有司開視之，於室奧壁下，見一短人，身纔尺許，形如老翁，偏體有毛。左膝長跪，左手垂而拳，右足履地，右肘拊膝，而手承頤，鬚髮皓白，攢眉閉目，若悲苦之狀。頃之，雷電繞屋，失所在。

●嶗山道士

嶗山又名勞山，在卽墨界，山中多一二百歲人。有高密張生者，讀書道觀，觀有老道士，形貌怪醜，執樵蘇之役，張意忽之。一日買二牛，其家去山百里餘，苦無人遣送。方躊躇頃，道士忽謂張曰：『君似有所思，得勿以牛故耶？』

吾爲君送之。』張異其言，遂巡已失牛。比歸，問家人曰：『某日某時，有道人送二牛至。』憶其時，正立談頃也。自是知非常人，頗禮之。又一日，張爲其徒說周易，道人從牕外聽之，呼曰：『名所述皆俗說。』試叩之，各理出人意。表生授其學，遂以說易擅東方。一日薄暮，大雷雨震電，張閉門，從牕隙中見天神數百輩，圍繞道士房，如作禮狀，驚愕不敢喘息。比達曙，雨止，開門視之，道士門已反鎖，寂無人矣。是夜山中道觀，數十百處，皆見道士焉。

宋孝廉數學

雲間宋孝廉幼濟，（懋澄）副都御史直方（徵輿）父也。精數學，直方生時，頂書一紙，緘付夫人曰：『是子中進士後，仍啓視之。』至順治四年丁亥，捷南宮，開前緘，有一行字云：『此兒三十年來，常事新朝，官至三品，壽止五十。』後果於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遷副都御史，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又嘗與淮南白孝廉同年友善，白亦精數學。一日晨起，謂夫人曰：『今年九月某日，白兄當死，渠無子，我當渡江取別，爲治後事。』遂買舟渡江，比至，白已候門迎，笑曰：『我固知兄今日必來相送。』遂閉門，相對痛飲數日。至期，白無病而逝。先生爲治後事畢，乃歸，歸謂夫人曰：『白兄事已完，吾明年三月，亦當逝矣。』如期而卒。宋有九籀集，如稗官家劉東山杜十娘等事，皆集中所載也。

張谷山

張谷山潁州人，日與小兒嬉戲，人不知其有道者也。張有表兄客薊州，一日除夕，嫂方製餛飩祀先，念夫而歎。谷山在側曰：『嫂無憂，吾爲嫂今日一至兄所，請寄餛飩爲信。』穎去薊二千餘里，日未移晷已返，云適至薊，見兄亡恙，嫂笑其妄。谷山探懷出家書及夫昔所絮衣，云此豈妄耶？自是人始驚其神異。後入武當山，不知所終。遺

二陶器，盛夏盛肉不腐。此與萬回事相類。劉公敞吏部說。

●陶松雲

陶松雲者居吳江，自云少時遇許旌陽，謂曰：『弟子三十餘人，皆在下界，汝其一也。今命汝以度人爲功行，汝其慎之！』常有一士夫往謁陶，求養生術。陶語人曰：『此人不久當死，安望長生？』問其故，云：『凡人作虧心事，一事則神縮一寸，今觀此君，神纔數寸耳。』竟如其言。

●李神仙

利津李神仙者，占卜射覆多奇中。霑化李吉津宮詹（呈祥）在京師，一日問李前程事。李書聯云：『洗耳自同高士潔，披襟不讓大王雄。』後半載宮詹以建言流徙出關，途次永平，有一秀才，迎道側具刺，自言貧苦求資助，視其名則高士潔也。大駭歎，及出關，一守備王姓，素受宮詹恩，聞公至，遠來相送。因爲誦前詩，及第六句，王駭曰：『雄卽某小字也。』李公太息，以爲定數不爽如此。至康熙元年，詔許生還。李公一日偶舉此事，語長洲尤太史展成（桐）尤又駭曰：『此詩乃某昔年戲作論語詩中之一也。』李今已老，尙往來燕趙齊魯間。

●洞庭神

宋牧仲（榮）言其鄉梁中翰（遂）奉使西粵時，道出洞庭，風日清明，呼風而渡。忽雷雨驟至，雲氣晝晦。舟中人共見一神人，美鬚髯，戴烏紗巾，騎異獸行水上，獸身半在波濤中，僅露頭角。後一人形貌怪偉，脚獸尾而行，其速如飛。去船里許，人獸皆漸騰上，雲雨晦冥，遂不復見。舟人以爲洞庭之神也。（梁丙戌進士後官山東提學

道僉事)

●雷侍御子

井研胡菊潭相國(世安)嘗說其邑雷侍御某爲縣令時生一子八歲而夭。後復生一子年七八歲一日晨睡不醒喚久之乃覺。自云適見其兄來呼入一山似非人境且贈之詩云『三生未了塵凡業一夕初完渾沌胎。紫炁臺前千劫盡白羅天外百花開。』正吟末句忽云父母喚汝可去爲我致問安好也。高念東侍郎說。

●前知

郭學憲(諫)福山人兵部尙書君弼先生(宗臯)曾孫言其縣人劉某少雲遊四方二十餘年始歸。明末山東亂諸郡縣皆嚴守禦縣令召劉問休咎。劉云『城必無恙守亦得不守亦得然某必死兵。』令笑曰『城旣無恙汝但留城中何患?』劉曰『數定矣不可逃也。』遂辭去至城西一村村人皆避兵他徙劉獨止不去。適有兩人避兵過之劉指東路曰『此去直東凡有山林處皆可避。』即途遇敵騎毋恐必無害。』兩人強之同行不可。但云『明日覓我骸骨於村西某樹下。』即兩君報我矣疾走勿復顧。』兩人不得已趨去道遇鐵騎絡繹竟免俘。執兵去如約訪之果死樹下矣。城亦無恙乃告於令葬之。

●地震

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東江南浙江河南諸省同時地大震而山東之沂莒郯三州縣尤甚。郯之馬頭鎮死傷數千人地裂山潰沙水湧出水中多有魚蟹之屬。又天鼓鳴鐘鼓自鳴。淮北沭陽人白日見一龍騰起金

鱗爛然，時方晴明，無雲氣云。

●梁尙書

鄆陵梁尙書（廷棟）官陝西，一日按部河州，有通官四人，迎於道左。其一人望見梁公，股栗伏地，比至稱病不謁。梁怪之，勒令出見，一見怒甚，卽核其交遇外，彝侵冒軍實罪狀，劾而殺之。將服刑，告人曰：『吾死固矣。吾少時至一山寺，見僧饒於貲，吾以計殺而掠之，今三十餘年矣。頃望見梁公之貌，宛然僧也。又一目眇，吾死固矣。』尙書從孫曰緝侍御（熙）說。

●劉尙書琴

鄆陵刑部尙書劉公訥，前刑書璟子也。性嗜琴，嘗蓄一蕉葉琴，輕如蟬翼，蓋古物也。一日晝寢初覺，見一黃衣人坐而鼓之，其聲絕妙，視則無所覩矣。公自是琴理益精，河南亂後，失琴所在。

●王祭酒

吾郡歷城明翰林王公敕子雲芝，成化甲辰進士，及第第三人。諸生時讀書臥牛山寺，夜見地有火光，發之得石匣，匣有書二冊，讀之遂能御風出神，知未來休咎，生平異事甚多。嘗與僧采枸杞山上，僧先下扣門，公已先在啓扇。官河南四川督學，試日諸生見鎖院廳廡，各有一公危坐。一日見白雲一片，命騎追之，雲落地化爲石色如雪，養食之，其甘如飴，曰：『此雲母也。』行輝縣山中，忽下輿拜曰：『丈乃在此。』令掘地得奇石，置之百泉書院。又於道左右垣中，開視得紫石硯二枚，各有鴛鴦一雙雌雄相向，嘗云：『地如竹籬眼，凡有異寶皆可見。』又采

杜僧臨終公聞所欲富貴兼之。公曰：『但堪作一藩王耳。』朱書其背曰：『蜀王比王生第二子，背上隱隱有書字。』尹恭簡曼寢疾，問之曰：『有大鶴入室飛旋，已而颺去，公之神也。』果然。官終南國子祭酒，預知死期。恒化時，四城門皆見公羽衣鶴氅而去，如雲水道人。鄉人於良鄉道中，遇鼓吹從南來，視之乃公也。王陽明素惟服之，張尙書鶴鳴爲作傳，先贈司徒公，生時大父方伯贈司徒公，取公名名之。

●民母鼻子

民母，嫡母也，見漢服虔注。又王伯厚漢制考云：『始生子爲鼻子。』

●倉頡

倉頡，祠墓在壽光縣城西門瀕河。劉文和公翽縣人也，幼時讀書外塾，每往返涉水，輒有白髮老人負之。久之，問何人，答曰：『我倉頡所遣送迎公者，他日富貴毋相忘。』公既貴，後謁倉頡祠，有侍者，形容宛如所見，遂斬其祠墓云。

●靖州鷄鵝

靖州觀音寺，與副將某署相鄰。一日廚人宰鵝，鵝忽飛上寺殿鴟尾，僧異之，因乞施寺中。每朝夕課誦，鵝輒上殿諦聽，日食蔬飲水而已。自順治中，至今二十餘年尙在。又明字寺有一鷄，亦在佛前，晨夕聽經，如是四十年化去。一夕見夢老僧曰：『弟子已往生武岡王府，三年後師可來一相視。』僧異其言，及期往武岡，郡王生子，適三歲矣，不能言，見老僧至，忽問訊曰：『別師三載無恙乎？』僧歸紀其事於石，有吳君者，從軍湖南，至寺親見之，齋

勳俱含佛性，信然！

●趙解元

趙浮山（作舟）登州大嵩衛人，順治甲午領解。乙未公車入京師，居汾陽館。館中廳事，有武安王神像，趙厝其側，偶狎一妓。其父趙翁，曾官通判，里居。放榜之夕，忽夢入一大城，有偉丈夫自委巷出，揖翁問曰：「君非趙某耶？」曰：「是也。」曰：「吾潘姓，關帝下直日功曹也。爾子本應今科高第，入翰林，以近日得罪神明，奏聞上帝，且降罰矣。」頃之，鼓樂驪從，駢闐而至，有神人蛾冠盛服，手黃紙，功曹亟指示曰：「旨下矣，可俯伏聽之。」翁如言，竊視紙上，則大書趙作舟三字，以硃筆勒之。功曹曰：「君去矣，郎君罪止罰科耳。」作舟既下第歸，入門，翁詰其故，且具述夢中所見。作舟悚然，後踰證公車者二十四年，署東平州學正。康熙己未始發第，改翰林院庶吉士，親述其事如此。

●異馬異牛

癸亥在京師，見一馬，索值千二百金，通身毛如新鵝兒黃，無一莖異，惟尾鬣獨黑。又一馬，索值五百金，通身如雪，上作桃花文，紅鮮可愛。又額駙石公家一紫花犍牛，文如海棠色，施銜勒走及奔馬，云得之南中。

●波斯犬

嘗於慈仁寺市，見一波斯犬，高不盈尺，毛質如紫貂，聳耳尖喙短脰，以多囉尼覆其背。云通曉百戲，索價至五十金，亦宋太宗桃花犬之屬也。

梅異

宣城自本朝來，科甲久不振。康熙己未，施侍講愚山（閩章）高檢訖阮懷（詠）以辟薦，孫編修予立（卓）荊編修楚畹（薦馨）以鼎甲，四人同時入翰林。時施園有梅，三月復開四花，其方位恰應四人所居，人以爲異。梅孝廉淵公（清）繪爲圖。壬戌阮吉士（爾詢）亦入翰林，或謂宣城有文昌閣，久頽廢，甫新之，五君遂相次入翰林云。（壬戌荊卒癸亥施孫相繼卒乙丑高卒又不知何說也）

籤驗

京師前門關帝廟籤，夙稱奇驗。予順治己亥謁選，往祈，初得籤云：『今君庚甲未亨通，且向江頭作釣翁；玉兔重生應發跡，萬人頭上逞英雄。』又云：『玉兔重生當得意，恰如枯木再逢春。』爾時殊不解。是年十月，得揚州推官，以明年庚子春之任，在廣陵五年，以甲辰十月內遷禮部郎。所謂庚甲者，蓋合始終而言之，揚郡瀕江，故曰江頭也。然終未悟後二句所指，至庚申年八月置閏，而予以崇禎甲戌生，實在閏八月。過閏中秋四閱月，遂蒙聖恩，擢拜國子祭酒，於是乃悟玉兔重生之義。諺云：『飲啄皆前定。』詎不信夫？

名龜

麟鳳龜龍，並稱四靈。漢唐宋已來，取龜字命名者，不可勝紀。至明遂以爲諱，殊不可解。惟張太嶽生時，其母夢一大龜入室，因名之曰龜，後夢神人謂洩天機，乃易名。

蜘蛛塔

京師城西慈慧寺有蜘蛛塔，萬歷中少詹南充黃公平倩（輝）書碑。平倩耽禪悅，與僧愚菴善，嘗住此寺。一日方誦金剛經，一蜘蛛緣索上，向佛而俯，驅之復來，黃曰：「爾以聽經來耶？」爲誦終卷，又爲說情想因緣，竟蜘蛛立蛻化去。因以桑門法起塔，復書碑記其事云。

●義蜂冢

金山有義蜂冢，鎮江府廨，有蜂一筒逸出，其王斃，羣蜂相揉藉，爭死之，不下萬餘。嘉靖中，鎮江嚴同知者爲立義蜂冢，徐尙書養齋（問）作蜂冢歌紀事云：「羣蜂勢方屯，主蜂自殘折，意氣許與成，君臣義心欲奮秋陽烈。摧軀抉股同死君，田橫門客多如雲，後人重死不里義，奉頭鼠竄何紛紛，微蟲感恩乃至爾，吁嗟萬靈不如此。金山山高江水寒，孤冢蒼茫爲誰起？」西園雜記云：「嚴名應階。」綠雪堂雜言云：「在北固山楊邃菴閣老表爲義蜂冥。」

●萬孔

明成化中，萬安爲相，與萬貴妃通族，爲古今笑柄。然陳後主時，都官尙書孔範，與孔貴嬪結爲兄妹，已前此矣。乃知奸邪行事，亦有所本。

●謝鳳

宋謝鳳，康樂之子，超宗父也。元嘉中爲鄞令（今奉化縣），屢著靈異，縣人祠之。元大德十二年饑，有巨艘自南劍運米，歸心，聞有人招之者，曰：「吾謝鳳也。」人賴以活。至正中甯海賊犯境，官軍逆戰，仰見大旗，飛揚萬

騎雲合旗有謝字，賊駭而奔，斬獲無數。貝瓊清江集有謝公廡記。

●懿徽二宗事相類

學圃薈蘇載唐懿宗於苑中取石造山，峙危詰屈，有若天成。又命取終南草木植之，山禽野獸，縱其往復，造屋室如庶民家。未及半年，奇花異草自然生滿宮殿。識者以爲丘墟之象，與宋徽宗艮嶽事絕相類。

●木晶

門人南陽李鴻，嘗贈予印章，色類柎檀，質如玉，上作龜紐甚精。云是木晶，海外產也。

●宋諸相八字

宋人小說載蔡京八字，丁亥壬寅壬辰辛亥，與東京鄭粉兒子干支盡同。猗覺寮雜記韓莊敏與吳冲卿王禹玉同詣天祿山人卦肆，莊敏先云：「己未七月初九日寅時生，禹玉午時生。」天祿皆云：「極貴，後俱宰相。」能改齋漫錄載曾布八字，乙亥丁亥辛亥己亥，與章惇同乙亥生。章戲呼曾爲四亥公。又蕭注八字，癸丑乙丑乙丑丁丑，王安石以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辰時生，韓絳以辰年辰月辰日辰時生。布以大觀元年八月二日卒，其弟肇以三日卒，先後才一日。京與祖某父準，皆以七月二十一日卒，三世同忌日，見老學菴筆記。

●何中官

勺中志略載弘治時，中官何文鼎，以壽甯侯事忤孝宗，死後於宮中，常置銅缸爲厲。按西園雜鈔云：「孝皇始

甚怒，既聞文鼎言然之，止責置南京閑住。鄭端簡公吾學編餘云：『文鼎素忠直，二張褻視御帷，文鼎持大瓜箠之，幾死，秦陵竟不罪文鼎。』三說皆不同，然死而爲厲之說非實錄。

●相國孫

雲間某相國之孫某，乞米於人，歸途無力自負，覓一市傭代之。傭其行遲，曰：『吾生相門，不能肩負，固也。汝傭也，胡爲亦爾？』對曰：『吾亦某尙書孫也。』此聞諸董蒼水（愈）孝廉者，貴人子孫，不可不知。

●宋三賢八字

富文忠公以甲辰正月二十日巳時生，蘇子容以庚申二月二十二日巳時生，王正仲以癸亥正月十一日申時生，李公擇孫莘老相善，公擇卒以元祐五年二月二日，莘老以三日，先後才一日，俱見吳曾漫錄。

●左手把筆

棗強宋中郎（師祁）康熙丁未進士，工諸體書。後知獲嘉縣，忽遭風疾，遂以左手把筆，其工不減於舊。老學菴筆記載陸元長宗室不微，梁子輔皆用左手作字，勝於右手。又趙廣以左手畫觀音大士，信有之矣。

●故藩址

濟南德藩故宮，面南山，負百花洲，宮中泉眼以數十計，皆澄泓見底，石子如搏蒲然。青州衡藩故宮，亂後尙存望春樓，及流觴曲池，上有偃蓋松，蓋數百年古物。予順治丙申飲於此，柑橘繡球尙數十株。後丙午丁未間，周中

承（有德）另建撫署，乃卽德藩廢宮故址，移衡藩木石以構之，落成壯麗甚。衡藩廢宮，鞠爲茂草矣。放翁記長安民家契券四至，有云某處至花萼樓，某處至含元殿者，古今皆然。

●山無僧寺

陸放翁云：『天下名山，惟華山、青城、茅山、無僧寺。』吾鄉勞山，亦無僧寺。明萬歷間，慈山大師建海印寺於勞山，尋爲道流所訟，讎戾粵東。

●米太僕研

米紫來翰林（漢零）說：其大父太僕公（萬鍾）知六合縣日，蓄一古研，甚寶惜。一日渡江，沉於水，急懸重賞，募善泅者下取之，百計不能得，但惋惜而已。次早將解纜，忽有紅霞起水面，其光燭天。公曰：『必吾研也。』命舟人於其下索之，研果隨手出，公大喜，賞之如格。

●煞風景

予在江南時，目擊煞風景者四事：一金陵桃葉渡，順治初，一縣令邵姓者，建橋其上，榜曰利濟。一青溪長板橋，明末爲葛禮部寅亮所毀。一焦山焦先祠像，設作冕旒如王者，旁設儀仗。一金山築城壘，有鎮江孔知府者，曲阜聖裔也，於諸門朱書乾坎艮震等字。山有裴頭陀藏金洞，孔改題曰『開山第一洞』。每舉示人，皆爲捧腹。

●白帽子

張影繡庶常（光豸）南宮人。康熙戊午，赴順天鄉試時，其父病，意不欲往；父強之再三，乃行。是夜宿旅舍，夢有人送一白帽子令著，覺而惡之。自是每夜必夢，心悸欲歸，而父書至，言疾良已，遂勉終場事。歸塗夢亦如初。抵家父已久愈，而報人尋至，則張領解矣。是夕遂不復夢。明晨賀客麕至，一客忽云：『邑中自大司馬白公後，久無冠冕者，喜君繼之。』張始恍然而悟。白公諱圭，前明正統某科解元，累官兵部尚書。

●宮侍御

秦州宮侍御宗袞（夢仁）初名弘宗，久困場屋，欲更名。一夕夢鄉前輩林會元東城（春）手書一冊予之。林公字子仁，於是更名夢仁。是科己酉，遂舉順天鄉試。明年庚戌中會元，癸丑殿試入翰林，改御史。

●名字

予兄叔子（士祐）十餘歲時，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焦太史姓名爲問者，或曰：『此無它，亦如魏相字弱翁之類耳。』兄在末坐，遙對曰：『非也，此本考工記輪人竝其輻廣，以爲之弱。』舉坐驚歎，以爲夙慧。

●老子

唐追尊老子爲玄元皇帝，至宋政和中，崇奉道教，又詔陞老子於傳列之首，別爲一帙。尊道德爲大經，御製注解，令學者與易書等經分習之，禁以耳聃伯陽命名，其爲兩代尊奉如此。

●論語語識

論語識云：『孔子讀易，韋編三絕，鐵搗三折，漆書三滅。』後世但知韋編一語，下二語遂不著。又王原叔云：『顏子讀書，鐵鏑三摧。』風俗通古今注云：『趙高用事，獻蒲爲脯，指鹿爲馬。』鄭康成禮器注，趙高欲作亂，以青爲黑，黑爲黃，今人但知鹿馬一語。高僧傳載支道林嘗養一鷹，人或問之，答曰：『當以神俊。』今人但知其賞馬，不知其賞鷹，惟坡公有支遁鷹馬圖詩。世說郭林宗還鄉里，送車千乘，獨李膺與林宗共乘薄笨車，上大槐坡，觀者望之，若喬松之在霄漢，然世止知同舟，而不言同車。

●王延喆

明尙寶少卿王延喆，文恪少子也。其母張氏，壽寧侯鶴齡之妹，昭聖皇后同產。延少以椒房入宮中，怪豪侈。一日，有持宋槧史記求售者，索價三百金。延喆給其人曰：『姑留此，一月後可來取直。』乃鳩集善工，就宋版本摹刻，甫一月而工畢。其人如期至索直，故給之曰：『以原書還汝。』其人不辨真贋，持去。旣而復來曰：『此亦宋槧，而紙差不如吾書，豈誤耶？』延喆大笑，告以故，因取新雕本數十部散置堂上，示之曰：『君意在獲三百金耳。今如數予君，且爲君書，幻千萬億化身矣。』其人大喜過望。今所傳有震澤王氏摹刻印，卽此本也。又有持琥珀求售者，中有蜘蛛，形狀如生，索直百金。延喆謂蛛果生耶？曰：『然。』然則碎而視之，果爾，卽償百金，否則一錢不直。手碎之，果有生蛛，自內躍出，行几上數巡，見風化爲水，乃立以百金償之，其豪快如此。

●聖泉

貴陽城西南有聖泉，有貴人至輒沸起，驗之百不失一。滇逆將倡亂，雲貴總督甘公文焜暨諸大吏，一日遊泉上，泉不沸，怪之。未幾亂作，甘死之。又陸邛縣（次雲）說孫可望在黔中時，有僭逆之志，至泉卜之，水竟不至，可

望怒，以礮擊之。今泉上石欄，礮痕尙在。

蘇文

宋時諺云：『蘇文熟，啖羊肉。』殿帥姚某性饕餮，每得坡公手帖，輒換得羊肉數斤，故坡有傳語，本官今日斷屠之。諺杜祁公爲相清儉，非會客不食羊肉。按宋時京官日支羊肉錢，故云。

廈門磚刻

明季崇禎庚辰歲，有閩僧貫一者，居鷺門（卽今廈門）夜坐，見籬外坡陀有光，連三夕，怪之。因掘地得古磚，膏印兩圓花突起，面刻古隸四行，其文曰：『草雞夜鳴，長耳大尾，千頭銜鼠，拍水而起，殺人如麻，血成海水，起年滅年，六甲更始。庚小熙皞，太平千紀。』凡十四字。閩縣陳衍盤，生明末，著槎上老舌一書，備記其語。至今癸亥四十四年矣。識者曰：『雞酉字也，加草頭大尾長耳，鄭字也，千頭甲字，鼠子字也。謂鄭芝龍以天啓甲子起海中爲羣盜也。明年甲子，距前甲子六十年矣。庚小熙皞，寓年號也。前年萬正色克復金門廈門，今年施琅克澎湖鄭克塽上表乞降臺灣悉平。六十年海氛一朝盪滌，此固國家靈長之福，而天數已預定矣，異哉！』

風聞

陳衍云：『風聞二字，漢書尉佗傳，風聞老夫父母墓已壞削。』又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寧使網漏吞舟，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

少正

陳衍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當時魯鄭皆有少正之官，列於卿，故子產亦稱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爲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令等。』蓋卯官少正，其後列國爲此官，而子孫因以爲氏耳。

● 郝氏遇仙

霸州郝恭定公（惟納）母李太夫人，戶部侍郎傑之配也。孕公時，家有盜警，夫人倉卒墜樓傷胎，忽有老嫗詣門，自言能療，且曰：『腹中兒當大貴，吾并活之。』先一手摩股，久之投藥少許，骨格格有聲，遇相屬，胎竟不墜。酬以金帛，辭弗受，竟去，不知所之。後公中順治丁亥進士，歷官左都御史，工刑禮戶吏五部尙書。

● 神黃豆

帶黃豆產滇之南，徼西南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箆瓦火焙，去其黑殼，碾作細末，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服三粒，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雲南趙玉峯（上麟）中丞王子玠（瑜）刑部說。

● 癸亥地震

康熙癸亥十月初五日，山西巡撫穆爾賽疏報太原府屬地震，凡十五州縣，而代州崞縣繁峙爲甚。崞縣城陷，地中毀廬舍凡六萬餘間，與丁未山東己未京師之災相似。

● 族望

唐人好稱族望，如王則太原，鄭則滎陽，李則隴西，贊皇，杜則京兆，梁則安定，張則河東，崔則博陵之類，雖傳誌之文亦然。迄今考之，竟不知爲何郡縣人，殊可恨。宋人罷官者，多居近畿，不歸其鄉，死卽葬焉，子孫亦遂占籍。如鉅野 晁氏，東萊 呂氏，華陽 范氏，梓州 蘇氏（易簡）代居京師。又如歐陽居潁而葬新鄭，蘇公居許而葬邙，後世過廬陵 眉州者，豈可復尋其彷彿耶？此二者至明乃無之。

●魚石

前卽墨令 周卬公（斯盛）說：汧陽縣有魚石，如饅頭狀，破之卽成兩石，各有一魚形，鱗鬣宛然。以手摩措之，作魚腥。云此山溪中所產，石子盡然。溪有魚石娘子廟，求石者必禱之，不禱則石皆無魚也。前郟令 陸雲（次雲）又說潯昌縣有水簾洞，洞口出石，亦如饅頭狀。戲云欲得糖者，或肉或菜者，破之一一遍肖，造物狡獪如此。

●叫蛇

江西有叫蛇，能呼人姓名，應之卽死。然性畏蜈蚣，逆旅主人，每以篋貯蜈蚣。客至，輒授之，令置枕旁。云夜半舍外有呼姓名者，慎勿應，但開篋縱蜈蚣。蜈蚣卽徑去，飲蛇腦已，仍還篋中。

●泰山孝子

順治十年四月，泰安州知州某於泰山下行，忽見片雲自山顛下，雲中一人，端然而立，初以爲仙。及墜，則一童子也。驚問之，曰：『曲阜人，孔姓。』方十歲，母病，私禱太山府君，願殞身續母命。母病尋愈，私來捨身巖，欲踐夙約，不知何以至此。知州大嗟異，以乘輿載之送歸。

蘇公墓

蘇公墓，明末劇寇吳宗聖作亂，松柏翦伐無餘。順治初，知縣張石只（篤行章丘人，丙戌進士）至謁墓下，復爲封樹立碑，增植松樹千餘株。題詩云：『峨眉遙望獨傷情，樹盡碑殘野草生。莫道荒村烟火絕，山家今日是清明。』是夜夢一青衣曰：『東坡遺致謝。』問先生今何在？曰：『在臨汝。公至彼當相見。』是歲七月，以事至汝州，有青衣款門遺一卷，乃東坡墨蹟，蜀岡送蘇伯固之嶺南五言詩也。青衣忽不見，張異之，因命工摹勒於石，自記其本末如此。

洞溪物產

陸次雲洞溪織志所載物產，有絕奇者，略記於此。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能以旋風攝人。夜叉產蜀之黎州穴，身長七尺，亦名曰獮。路見婦人盜之入穴生子，以楊爲姓。木客產粵洞中，衣服舉止與人不同，在恍惚有無間。野婆亦產粵西，狀如嫗，陟險如飛，遇男子負去求合。嘗有人刺其腰，間得一玉印，篆文莫能識。黃丈鬼生東粵，身著黃衣，能爲疫癘。潛牛居江中，能上岸與牛鬪，角軟，入水濡之，復鬪，其力甚銳。肉翅虎飛而下，山食人，食已復飛去。月山叢談云：『夔州府有鬼物，名小神子，高尺餘，一二十爲羣，依人以居，自影泰間始有之。』皆異聞也。

成御史遇仙

前御史樂安成公寶慈（勇）明崇禎中，以疏救黃公石齋（進周）譴戍鼎革後，隱峴崙山中。一日大雪，登絕頂，遙見松林中有人僵臥，意其凍死，趨而視之，四面皆積雪，無人跡，其人衣木葉，臥處丈許，獨無雪，見公至，驟

然而起曰：「候公久矣。」問其年，云：「不記年歲，祇憶少在京師，見楊椒山赴西市，遂發憤出家學道耳。向見左羅石沈周泉二公託訊公起居，故候於此。」問二公何在，曰：「在上帝左右。」因又言：「二公每欲薦公自代，沈公云：『成公正人，願嘗疑我，今其疑須釋。』」成公聞之，惘然有問曰：「普沈公疏論漳浦遺書及我，我不答，此事人無知者，誠不妄矣。」道人自言有長生術，當授公。公曰：「吾陳人也，以速死爲幸，長生何爲？」道人曰：「聊該公耳。二年後清明日，當偕二公候公。」言畢謝去，步履如飛。公果以康熙戊戌清明，無疾而逝。

●響豆

同年李侍郎奉倩（迥）言樂安縣有公孫者，年九十，強健如四五十歲人。自言生平惟服響豆，每歲槐子將熟時，輒令人守之，不令鳥雀啄落。旣成實，卽收作二枕，夜聽其有聲者，卽響豆也。因棄其餘，如是數易，而得響豆所在，每樹不過一枚，每歲服不過一粒，如是者數十年矣，無他術也。

●善慶菴老僧

顏神鎮善慶菴，孫文定公香火院也。有住持老僧，年八十餘。辛未夏，一日早起索沿罷，呼侍者曰：「好主語人，吾去矣。」遂陞座而寂。壁間留偈云：「解箇臭皮袋，撇下無罣礙；洪爐烈焰中，明月清風在。」惜忘其名矣。

●萬歲

古亦有人主自呼萬歲者，新序梁君出獵，見白雁羣，公孫襲卜車拂矢云云。梁君援其手上車，入廟門，呼萬歲。幸哉！他人獵得禽獸，吾獵得善言。

●命名

左氏傳申繻曰：『名有五，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生，不以器幣。』按春秋諸侯公子卿大夫之名，犯此者甚衆，沿及漢初猶然，如瘳疥疵瘞蟻虱狗彘掉尾（姓昭涉）之類，見於史漢者，不可枚舉。陸龜蒙小名錄序云：『三代之時，殷尙質，直以生日名之，如太甲太乙武丁是也。周以伯仲次之，如太伯仲雍叔達季歷之類是也。如周以降，隨事而名之，至有黑臀黑肱之鄙，羊肩狐毛之異，負芻之財，禦寇之強，杵臼條鬻，髡頑，狡不壽不臣，皆名不正而言不順也。然則繻之言何據乎？』

●東野氏

東野志世表載魯公少子魚，始以東野爲氏，子宗，宗子雷，雷子暉，弟晞。又六代灝，弟淳，七代縉，弟紳，十代繪，弟純，十四代璋，弟珙，弟璜，十六代輔，弟輸，輒，轅，三代無化等名，必出杜撰無疑。

●獨角青牛

明時六月十二日，御廐洗馬於積水湖，導以紅仗，中有數頭，錦帕覆之，最後獨角青牛至，諸馬莫敢先之。見陸啓滋叔度北京歲華記，蓋崇禎年中事也。今三伏日洗象，亦導以紅仗，在宣武門西響水閣上。明時洗象，則自八日十二日始，更三日爲期，亦見歲華記。

●前定

唐人小說，記王涯舒元與兄弟事甚奇。老學菴香記一事絕相類。苗劉之亂，有內侍秦同老者，被命荆楚，前日還行在，尙未得對，亦死焉。又有蕭中道者，日侍左右，忽得罪，黜爲外郡監，前一日出城，遂免，事皆前定如此。

●南宋國學

南宋國學，卽岳忠武王故第，其土地祠在東南隅，神卽忠武也。封號曰正顯昭德孚忠英濟侯，見夢梁錄。又云：『景靈宮卽韓蘄王賜宅。』

●秦羅子孫

說聽載秦檜裔孫某，幸湯陰，綽有政聲，每欲謁忠武祠，輒逡巡弗果。將及瓜代，謂同僚曰：『少保雖與先世有惡，豈在後嗣耶？世吾守官無愧神明，往謁何害？』遂爲文祭之，拜不能起，嘔血數升而死。事在嘉靖初年，魏莊渠提學河南，歸爲所親言之。此與宋御史羅汝楫子鄂州知州願事全相類，汝楫附秦檜劾忠武。願卽著爾雅翼，以古文名，朱子稱爲南渡第一者也。

●祀王右軍

同年馮再來刑侍，（魁）嘗著滇考，有云：『初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除張立道中慶路總管，（立道陳留人）始言於賽典赤，（名瞻思丁回回人）建孔子廟，置學舍，歲時率諸生行釋菜禮。後立道卒官，與賽典赤并祠鄯闡城，至今血食不絕。』以王右軍爲先師固奇，且右軍生平足跡未嘗至滇，滇人何爲祀之，皆不可解。

蜂分日

謝皇父晞髮集有粵山蜂分日記云：「甌粵之南某山，其民老死，不知歲歷，惟戶養蜂，四時旦暮悉候之。蜂之分也，其日必吉，人家無大小貿易，皆趣成之事，未及辦，則以待後之分日。至於婚嫁與作皆候焉。蜂移之家，若鄰若僕，無遠近遞相報，不敢隱。有販者至其地，留一年，嘗蜂分之日，凡百有奇，歸取歷驗之，皆黃道紫微天月德吉曜也。其不分者，非凶星，則常日也。物性之靈，能通造化如此。」

鬪駝鬪象

圭塘小藁有鬪駝賦，蓋蹄角羽毛之屬，無不可教鬪者。康熙中，駕幸南苑，觀象與虎鬪，虎竟爲象所斃，此又一奇也。

董宗伯

高念東先生書來云：「昔聞宋直方（徵輿）中丞說董思白宗伯臨終時，忽索鏡，自詫作美人相。」

鄭刺史祠

王璵似字魯珍，益都諸生也。康熙元年，省父保寧太守玉生（字稚崑）歸次鳳翔橫水西，迷失道。時方五月，渴甚，遙見山麓屋宇隱隱出林表，策馬赴之，可五六里，至則古木參天，藤蔓糾結，漸入陰翳，不見曦景。蝟伏鼠竄，栖鴟磔磔，驚起叢薄間。心悸欲返，更誤入敗垣北，得一亭，蒿藜沒徑，闕無人跡。繫馬堦楹，轉入東北隅，有堂巍然。

堂後素壁上題詩，滅沒不完，有云：『殘魂搖遠夢，弱骨冷空山。』又云：『金刀斷織韓香事，千載銜冤泣月明。』方吟諷然疑之頃，正牆下蟋蟀有聲，一巨蛇出草間，拔刀逐之，乃引至別院一室，類祠廟，室中有塑像，綠衣少年，衣冠甚古。室東西正黑如夜，西北隅微茫有物，如牀几，不敢近，稍以刃穴壞牖，土石視之，天光穿漏，則一敗樞耳。睇其中，豐鬢纖足，女子也。雖衣花成土，而依稀可辨，胸壓匕首，剪刀出其左脅。憶壁間詩，殆以此，因以土覆其身而出。比紆迴出林，木日已將夕，僮僕方徬徨道左，乃覓路東行，恍忽見一女子，拊心倒行馬前。旣而形隨目矚，化身百千，投逆旅假寐。夢女子來云：『荷君厚意，後十三年再得相見。』比覺，問店主人云：『鄭刺史祠也。闖寇已來，久爲豺虎之窟，欲焚其處而未果也。』然十三年後，竟無所遇云。（王生子門人）

●造書

法苑珠林云：『造書站三人，長名曰梵，其書右行，次曰佉盧，其書左行，少者蒼頡，其書下行。按佉盧，虱吒書，隋言驢唇也。西域有驢唇書，蓮葉書，佛書之妄不必言。其長梵而少蒼頡，亦陰抑儒書，如謂宣聖爲儒童菩薩之類。』

●墜石

順治十三年二月初十日午時，寧陵縣忽有響聲自東北來，黑氣如斗，光芒甚異，墜落城中民家，其形如石，重二斤十四兩，見總督李尙書（蔭祖）報疏。

SV ●濮陽蘇氏

濮陽蘇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穀原兵侍（祐）始以進士起官至總制，以文章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

所用鐵槩，重百斤，至今尚存。

●黃衣人

康熙甲子春，有刑部筆帖式某，素奉神佛甚謹。一日，忽有旋風起庭際，風息，見黃衣人衣冠甚偉，立庭中呼其名，謂曰：「吾天神也，以汝事神甚謹，故降汝家，可掃除東廂，吾居之。」某焚香拜禮，如所言。次日黃衣人忽問曰：「汝鄰家有病者，吾能愈之。」某傳語迎神，果即日愈。御史邁色者，有妹病劇，聞而拜求之。黃衣白：「當爲汝查勘。」良久曰：「宿業深重，以君虔禱，但可遲限三日，終不能生也。」果三日卒。已而求者踵至，黃衣人謂某曰：「本以汝善人故來棲止，今車馬雜沓，久且不利於汝，吾當去此。汝福本薄，如甘貧，可延壽命，慎無妄求；若有贏餘，則促算矣。」遂去不見。

●湯學士夢

左庶子湯潛菴（斌）夜夢登高山，已陟其半。忽一人自後越之先登，湯鼓勇繼之，遂至山巔，顧一室空無所有，惟壁上懸麻姑仙壇記。既覺，不知所謂。癸亥臘月，閣學缺，特用右坊王庶子儼齋（鴻緒）甲子二月閣學復缺，湯遂繼擢。上官日適某督撫疏內有蔡姓名經者，宛平王相公笑云：「蔡京宋奸臣，胡同其音。」高陽李相公曰：「彼乃京字，此麻姑仙壇記中所云蔡經耳。」湯聞之竦然，事之前定如此。是年六月，特擢湯江蘇巡撫，蓋麻姑壇在撫州，而蔡經家吳之洞庭也。

●蔡氏狀元

德清蔡翁者，築室落成，夢人持一盤授之，盤有四紅箋，箋各大書四一字。後其孫弈琛為刑部侍郎，南渡拜相，官一品。有琛子啓傳，國朝康熙庚戌科狀元及第，啓幼子升元，康熙壬戌科狀元及第，皆其曾玄也。兩狀元皆生於此宅。升元從弟彬，辛酉浙省解元，人始悟四一字之兆。升元生時，其父夢一金甲神人，持紅箋大書懸其廳事。云：「第一甲第一名蔡升元。」遂以名之，而字曰徵元。及壬戌殿試日，又夢如前，升元及第，其父年纔四十六。見只編德清老人蔡四者，以服鹿角膠，壽至百八歲，豈即其人耶？

● 盜易經

益都翟進士某為饒州府推官，甚暴橫。一日集窰戶，造青盜易經一部，楷法精妙，如西安石刻十三經式，凡數易然後成。蒲城王孝齋（綜）官益都令，曾見之。

● 吳漢槎

吳江吳孝廉漢槎（兆騫）以順治十五年，流寧古塔二十餘載。康熙辛酉歸至京師，相見出一石弩，其狀如石，作紺碧色。云出混同江中，乃松脂入水，年久所結，所謂肅慎之矢也。又高麗棋子一枚，乃礪礪所製。又云：「寧古塔東北二百餘里，乃金之會甯府，有斷碑尚存，書法如柳誠懸。頃為一流人所碎，碑文可以辨識者，有俯瞰闕庭，又文學盛於東觀云。」

● 羊馬

西域種羊，或云以皮肉埋地，或云以脛骨，率用初冬季春，未得其詳，見於異物志剡溪漫筆諸書。吳立夫淵穎

集有波斯國種羊皮書擗歌。又元僧楚石詩，自言羊可種。不信繭成絲。予嘗攷之，不自立夫楚石始也。北齊高昂詩，隴種千口羊，泉連百壺酒，朝朝圍山獵，夜夜迎新婦。諸歌詠，其來久矣。雙槐歲鈔以骨羊草馬作對，云雲南越賤故地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莎糜，飲以米藩，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世稱越賤駿，見唐書。（周嬰卮林云太平廣記引談藪作壠種千口羊詩紀乃云千口牛誤也。）

●赤蝦子三都

雙槐歲鈔云：『東粵順德縣，有地曰壽星塘，山水幽勝。有物名赤蝦子，如嬰兒而絕小，自樹杪手相牽掛而下，笑呼之聲，亦如嬰兒，續續垂下，甫至地而滅，俗謂蓬萊仙女遺類也。』諸臯記載，昔有姚汪王三姓，食都樹皮餓死，化爲鳥都，皮骨爲猪都，婦女爲人都，皆棲大樹，卽如人形而絕小，男女自相配偶。在樹根者爲猪都，在樹尾者名鳥都，在樹尾可攀及者，名人都。左腋下有鏡印，闊二分。其禁有山鵲法，打土鹽法，食其巢味如木芝。有術者周元大能禹步爲厲術，以左合赤索圍木斫之，樹杪剖其中，三都皆不能化，乃執而烹之。周侍郎櫟園詩，人都擁樹形同鳥是也。又月山叢談載廣西思恩縣，近村樹杪有二人，約長一尺五寸，武人裝束，白竹纏芒屨，其行如飛。此當卽赤蝦子之類，蓋閩粵皆有之。

●準字諱兩見

宋寇萊公準作相，諸司公移，諱其名改爲准，至今相沿不易。汴京舊有平準務，蔡京爲相，以其父名準，改爲平貨務。又官司公移，皆避其名，如京東京西，皆改畿左畿右。然予按求古錄，載泰安州冥福寺，五代後唐長興四年，中書門下牒石刻已用准字。唐韻二字並收，准字下注曰俗。莊子平中准，管子懷繩，與准鈎准繩，文子放准尋繩，

皆用此字，不始寇公也。

● 師生同姓名

古人同時同姓名者，如毛遂陳遵韓翊李益（門第文章）往往有之；然不聞生師同姓名也。康熙癸丑會試，今翰林學士張敦復（英）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張英海鹽人。丙辰會試編修馬殿聞（鳴鑾）爲同考官，本房中式舉人馬鳴鑾河南人。

● 吹笛

宋人小說記張子韶言，閭巷有人以賣餅爲生，吹笛爲樂。僅得一飽資，卽歸臥其家，取笛而吹，如此有年。鄰有富人，察其人甚熟，欲委以財千餘，初不可，堅諭之，乃許諾。錢既入手，遂不聞笛聲，但聞算籌聲耳。其人大悔，急還富人錢，於是再賣餅，明日笛聲如舊。此與唐劉伯藹所言安邑里粥餅人，匆匆不暇唱渭城事絕相類，今士大夫不及吹笛人者多矣。

● 青鸞

雙槐歲鈔有貞鸞烈鸞二詩。因憶昔在揚州署中，有青鸞二，飲啄必俱。一日其雄爲鹿觸死，雌日夜哀鳴，不忍聽聞，數日亦死。予感其義，作青鸞操。

● 念佛鳥

唐韋蟾岳籠道林詩，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按王得臣塵史安陸有念佛鳥，小於鸚鵡，色青黑，常言一切諸佛，宋元憲詩，鳥解佛經言。張齊賢守郡日，爲作古詩一篇。

● 鏊字擗字

鏊魚到切，字書曰餅鏊，今山東俚語尙然。富鄭公言：太宗既下并州，欲乘勝收薊門，咨於衆，參知政事趙昌言對曰：『自此取幽州，如熟鏊翻餅耳。』殿前都指揮使呼延贊曰：『此鏊難翻。』又北夢瑣言：王蜀時有趙雄武，能造大餅，每三斗麵擗一枚，大如數間屋，因號趙大餅，擗字亦俚語。

● 幌

塵史謂野有死麕之詩曰：『舒而脫脫兮，無感我幌兮。』婦人服飾，獨言幌者，按內則注云：『幌，婦人拭物之巾也，居則設於門右，佩則分之於左，常以自潔之用也。古者女子嫁，則母結幌而戒之。』（徐太室徑定野有死麕爲淫詩甚有理）

● 刀圭

刀圭字常用之，而未有確義。碧里雜存云：『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形似今之剃刀，其上一圈，如圭璧以形，中一孔，卽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圭，言其少耳。泉布錯刀，皆古錢名。』

● 風磨風扇

西域哈烈撒馬兒罕諸國，多風磨。其制築垣牆爲屋，高處四面開門，門外設屏牆迎風。室中立木爲表，木上用圍，置板乘風。下置磨石，風來隨表旋動，不拘東西南北，俱能運轉。風大而多故也。耶律文正詩：衝風磨舊麥，懸桿搗新粳。又有風扇，於帳房中高懸布幔，下多用頭髮，當面設繩索牽動，自然有風，不用揮扇也。見陳誠西域錄。錄載沙塵海牙在撒馬兒罕之東五百餘里，有草春生秋死，臭氣逼人，取其汁熬以成膏，卽阿魏也。又有小草高二尺許，遍身棘刺，葉網如藍，清秋露降，綴於枝幹，甘如錫蜜，可熬爲糖，名達郎古賓，卽甘露也。

●筆蘆

姑熟青山李白墓生蘆，其形如筆，號筆蘆。績溪舒頤道原有詩云：「筆蘆蕭蕭青山巔。」（頤元末人有華陽文集七卷）

●捉臥甕人

昔見朱竹垞簡討（彝尊）詩云：「捉臥甕人選新格，」初不解。及觀通志，有趙昌言捉臥甕人格，及探珠局格，旋棊格，金龍戲格等名，始悟所謂。

●正德錢

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國僞年號也，錢不知何年所造？

●閻羅

世傳趙定字馮具區，皆爲閻羅王。近聞比部張屏公（四維）言癸丑秋居保定，忽夜夢至一官署，堂廡宏壯，見有官府衣冠坐於堂上，披覽文書，視之乃先兄西樵也。張與先兄昔同官，交甚厚，因前問此何地，君所覽是何文書？先兄笑曰：「此非人間，我已死爲神主，此文書察世人善惡耳。」張云：「然則我何爲至此，豈非死耶？」先兄答：「君不應死，但此地不宜久留，當卽送歸，俛而夢覺。」張時未聞先兄之訃，特至京師問之。王太史曰：「西樵以今年七月死矣。」先兄歿時，徧體作種種香，當已證菩薩果位。然平生忠厚正直，死作閻羅王，理亦有之。釋典謂閻羅是嗔相報身，先足以悲憤歿，豈其徵乎？

●虛實

今墟市之稱，義取朝實暮虛也。宛丘有義神實羅莘路史注，實者對虛之名，天文旗中四星爲天市，其中星多則實，虛則耗。神農所在，人民常實，非若虛碧朝實而暮虛也。地以實稱，亦奇。

●犀角刀子

周嬰卮林載唐牛肅紀聞云：「牛騰唐郟城令，中書令裴炎甥也。炎遇害，騰謫牂牁。建安時中丞崔察用事，貶官例皆辭行，誅殛甚衆。騰將見禁，懼不知所爲，忽遇一人，謂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曰：『甚美。』授以神呪，令見察時，但俯伏搢訣，（言帶犀角刀子搢手訣，乃可以誦呪，其訣左手手中指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搢之）而密誦呪七遍，無患矣。呪曰：『吉中吉，迦戍律提中有律，陁阿婆迦呵。』已而果免於難。嬰自云：『崇禎癸酉，爲縣令所羅織，庭讞時，偶有象牙刀子，以代犀刀，搢訣誦呪如前，亦獲免。因錄之以傳於世。』

●關壯繆現身

袁太常密山（景星）言順治丙申年五月念二日，關壯繆忽現身廣東韶州府西城上，身憑女牆，以右手掙髯。時方亭午，鬚眉面目，歷歷可睹。念三日，念八日，復現，舉城官民奔走禮拜，總督尙書李棲鳳親詣廟祭焉。（後甲子使粵別詳皇華紀聞）

●陸舟

朱秋厓（克生）云：『寶應西去十里，地曰黎城鎮，古黎王城也。又西北七十里，曰張公鋪，屬天長縣。康熙乙巳二月二日，張公鋪人見平地中忽擁官艦數十，帆檣樓櫓畢具，船首列羽旗大纛之屬，儀衛森然。所過之地，迅如飛鳥，跡其過處，草木皆靡，竟不知何祥也。』

●獸種

家語曰：『馬十二月而生，狗三月而生，豕四月而生，猿五月而生，鹿六月而生，虎七月而生，蟲八月而生。』淮南子本此。魏略云：『黃牛羌種，孕身六月生。』廣志云：『獠民皆七月生。』蜀郡記云：『諸獠娠七月生，蓋獸種也。』

●官銜

官銜二字，習俗不識其義。家語禮運篇云：『官有銜，職有序。』注：銜，治也。執轡篇云：『古之銜天下者，以六官總治焉，故曰銜四馬者，執六轡，銜天下者，正六官。』官銜之義本此。封氏聞見記云：『銓曹聞奏之時，先書舊官品於前，次書擬官於後，使新舊相銜不斷，如人口銜物，又如馬之有銜，以制其首，古人謂銜尾相屬，卽其義也。』

此臆說殊無所據

◎博野婦人

郭宮庶快圃（葵）說博野有一婦人，一生不飲食，而育男女數人。操作與常人無異，亦罕疾病云。

◎不敢欺

今市井俚語云：『不敢欺，』亦有所本。國策秦興師臨周章，顏率謂齊王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敝邑遷鼎以待命。』

◎三西湖

粵劍編云：『惠州豐湖，在郡城西，人呼爲西湖。東以城爲儲胥，西南北三方，皆羣山爲衛，儼然與武林相似。蘇長公曾買此湖爲放生池，出御賜金錢，築堤障水，人號曰蘇堤。是天下有兩西湖，兩蘇堤也。潁州亦有西湖，坡知潁州謝表云：『出守二邦，輒爲西湖之長。』是又三西湖也。

◎天醫

俗說雷部擊人，必有天醫隨之，或誤擊，則旋活之。近雲南府有二人同行，遇雷皆殛死；其一人恍忽見一比丘坐其旁，以手摩其腦曰：『汝不應死，勿慮，汝家人尋至矣。』時有目擊者，歸告二人之家，家人皆號泣至，至則生矣，比丘亦不見。宗兄行人爾成（敬公）說。

● 火神

武進諸生楊某，館於莊氏，其人富而豪侈，每夜飲必三鼓。一日醉歸，見館中燈火甚盛，從牕隙窺之，見案邊二燈卓立，甚巨，有緋衣人據案觀書，意其楊也。明日詢之，楊對以實，早寢未嘗夜讀，然心怪之。至夜假寐，以伺近三鼓，忽有大聲傳呼，排戶而入，隨有三巨燭出地上，已而紅焰滿室，僕隸雜選，擁一緋衣人至，據案而坐，取案上書冊翻之，楊懼而叫呼，緋衣人若不聞者。將五鼓，緋衣者徐起，徑趨楊臥處，衆皆從之。忽舉牀四脚，盤旋室中，復擲之空中者數四。天將曙，又聞傳呼聲，寂無所見矣。久之，楊始甦，起視門戶，扃鑰如故，問院中人，毫無所聞也。因急謝主人歸，歸數日，火大作，所居皆燼，始悟所見乃火神耳。楊後中鄉試。

● 鴛鴦鏡

楚人王蘭士者，嘗遊江西。一日遇風雨，投宿古祠，遂假寐。門忽洞開，見翁媪二人入祠，直據上坐，僕從十許人旁列。復又二翁媪扶服入跪其前。坐者怒，數其罪，顧從者鞭之數百，跪者哀號乞憐。且曰：「業生此不孝子，不敢辭罪，祈見釋，當碎其鴛鴦鏡，事猶可及也。」坐者沉吟，釋之。王忽喇發聲，遂無所覩。晨起雨霽，將行，忽有年少持一鏡入拜祠下，某怪而問之曰：「此鴛鴦鏡，漢物也。」視之，背作鴛鴦二頭，益異之，謂少年曰：「肯見售乎？」少年不可，展轉問鏡，忽墜地而碎。少年方驚惋，某告之曰：「汝必有失德，壞人閨門事，不實相告，且有陰譴。」少年懼，吐實，乃與里中謝氏女約私奔，期會祠中，鏡即女所遺也。因語以夜來所見，少年大悔恨，再拜而去。王視其額，乃謝氏宗祠也。

● 鹿盡心

順治中，安邑知縣鹿盡心者，得痿痺疾。有方士挾亂術，自稱劉海蟾，教以食小兒腦，即愈。鹿信之，輒以重價購小兒，擊殺食之，所殺傷甚衆，而病不減。因復請與乩仙復教，以生食乃可愈。因更生鑿小兒腦吸之，致死者不一，病竟不愈而死。事隨彰聞，被害之家，共實方士於法。

●內江石壁魚

四川內江縣儒學後有石壁，甚奇，明三百年中，衣冠科第甲西蜀。順治末，輝縣翼應熊爲成都知府，好作孽纂大書。一日至內江謁文廟，愛石壁之奇，書而鑿諸石。石破有清泉一泓，魚千餘頭，游泳其中。見風水涸，魚皆化爲石，自是科第不振。炙輠集載有人以石子壓紙，或見欲得之，酬價二十緡。後破之，乃有一魚躍出，其中泓然清流也。又李後主有小石彈丸，置研池中，水終日不耗。陶穀取之投地，石裂中有小魚躍出，死，自是研無復潤澤矣。

●松頂生蘭

予門生翰林湯西厓，（右曾）嘗於湖南永順道中，見古松數萬株，是宋刺史柳開所植，亘數百里。有蘭寄生長松杪極間，可徑丈，葳蕤四垂，時正作花，香聞遠近。其地曰奇蘭鋪，草木寄生，理固有不可解者。

●驢駒媚

座客偶舉唐小說，霍小玉傳中有驢駒媚，不知何物，按僧贊寧物類相感志云：「凡驢駒初生，未墮地，口有一物如肉名媚，婦人帶之能媚。」

●姓異

一兩雙五六七柒八九，第二第五第八九百，皆姓也。聞見記載縣令妻伍氏，縣丞妻陸氏，主簿妻漆氏，事以爲笑，不過音同耳。

劍俠

某中丞撫巡上江，一日遣吏齎金三千，赴京師。途宿古廟中，扁鐫甚固。晨起已失金所在，而門鑰宛然，怪之。歸告中丞。中丞怒責償，官吏告曰：『償固不敢辭，但事甚疑怪，請子假一月，往縱跡之，願以妻子爲質。』中丞許之。比至失金處，詢訪久之，無所見，將歸矣。忽於市中遇瞽叟，胸懸一牌，云：『善決大疑。』漫問之，叟忽曰：『君失金多少？』曰：『三千。』叟曰：『我稍知蹤跡，可覓車子乘我，君第隨往，冀可得也。』如其言，初行一日，有人煙村落，次日入深山，行不知幾百里，無復村疇。至三日踰亭午，抵一大市鎮。叟曰：『至矣，君但入，當自得消息。』不得已，第從其言。比入市，則肩摩轂擊，萬瓦鱗次。忽一人來，訊曰：『君非此間人，奚至此？』告以故，與俱至市口，覓瞽叟，已失所在。乃與曲折行數街，抵大宅，如王公之居，歷階及堂，寂無人，戒令少待。頃之，傳呼令入，至後堂，堂中惟設一榻，有偉男子科跣坐其上，髮長及髀，童子數人，執扇拂左右侍。拜跪訖，男子訊來意，具對。男子頷指，語童子曰：『可將來。』卽有少年數輩，扛金至，封識宛然。問曰：『寧欲得金乎？』吏叩頭曰：『幸甚，不敢請也。』男子曰：『乍來此，且將息了，卻去。』卽有人引至一院，扁門而去。日予三餐，皆極豐腆。是夜月明如晝，啓後戶視之，見粉壁上纍纍有物，審視之，皆人耳鼻也。大驚，然無隙可逸去，徬徨達曉。前人忽來傳呼，復至後堂，男子科跣坐如初，謂曰：『金不可得矣，然當予汝一紙書。』輒據案作書，擲之，揮出。前人復導至市口，惆恍疑夢中，急覓路歸，見中丞歷述前事，叱其妄，出書呈之。中丞啓緘，忽色變而入。移時傳令歸舍，并釋妻子，豁其賠償，吏大喜過望。久之，乃知書中大略，斥中丞貪縱，謂勿責吏償金，否則某月日，夫人夜三更睡覺，髮截若干寸，甯忘之乎？問之夫人，良然，始

知其劍俠也。日照李洗馬（應薦）聞之望江龍簡討（變）云。

● 八才子圖

今世傳孟襄陽王右丞輩七賢過關圖，皆策蹇重戴。青箱雜記亦云：「世傳潘閔安鴻漸八才子圖，皆策蹇重戴，其爲唐七賢，宋初八才子，不可得詳也。」東觀餘論跋滕子濟所藏唐人出遊圖云：「此卷據其名題，或有弗同時者，而揚鑣竝驅，睇盼相語，豈亦於世得意忘象者乎？」題名云：「宋之問，王維，李白，高適，岑參，史白。」凡六人，尤爲不倫。

● 濮州女子

明末山東將亂時，濮州民家子周孫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一日自城中歸，過真武廟側，有雙鬢女子，立道旁樹下，絕色也。謂周曰：「與君夙緣，當爲君婦。」遂攜至家拜母，母疑其蹤跡，俾子遣之。女子笑曰：「我以夙緣奉天帝命，爲汝家婦，誰能遣我？」久之，事姑孝謹，卽鄰里無不敬愛之。周家素貧，又值荒歉，女子日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戲語曰：「同執畚鍤，能俾君婦治饌相勞乎？」周歸語，婦答曰：「此不難，但張帷幕，吾自致之。」如其言，日獲飽食。一日潛告其姑曰：「此地不久必大亂，不可留也，曷避之？」乃徧辭鄰里，挈姑與夫，担負去，不知所往。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甚慘，果如其言。

● 浦回子

浦回子者，固原人，業染，所居對城隍廟。一道士夜坐廟門，火光繞身，浦意其異人，獻以茗果，不納。浦益恭，道士

乃食其一棗，謂曰：『子誠信有根器。』他日訪我羅山。浦如其言，訪之，踰年歸，以道授其妻，復去。王輔臣亂後還家，容色如少年。鄰人曹文挺者叩之曰：『久居終南山，山中老人多眉長過面，扱之兩耳間者，洞中有二黑猿，見我執手甚歡，其言即不能辨。飲以瓢水，清甘如醴，由此不饑不寒，雪天可著單衣，旬日不食自若也。』歸數日，求見其妻，拒之曰：『各做自家事，何必相見。』浦因別去，徐步出郭門，鄰人送之，奔馳不及而返。

●靜寧州道士

陝西靜甯州一道士，賣藥於市，手持小葫蘆，修廣僅寸許，傾之得土數升，皆成金丹，以予病者，立已。求者日衆，不能給，以麈尾一揮，人人袂間各得三粒。一日以小瓢貯丹，任人自取，極力多攫，止得三粒。數百人悉得藥，而瓢仍不空，後不知所之。

●王九臯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歷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遇鬪壯繆，親指隙地，令爲建祠，今濮州大關帝廟是也。

●一家完聚

浙東亂時，諸暨陳氏女，年甫十六，爲杭鎮撥什庫所得，鬻於銀工。工逼之，堅不肯從。杭人郭宗臣朱膽生尙御公，音翽義醜命，以贖難民，知女之義，贖之。方至，忽友人某贖一童子，問之，卽其夫也。翌日贖一嫗至，乃其母也。繼又贖一嫗至，其姑也。有兩翁覓其妻，踉蹌至門，卽其父與翁也。兩家骨肉，一時完聚，詢之，蓋將於十二月二十四

日婚而兵忽奄至，遂被掠云。三人具衣帔，治酒肴，爲之合卺，給裝而歸之。人以爲女子貞節所感。

●關索

雲貴間有關索嶺，有祠廟極靈云：「明初師征雲南，至此見一古廟，廟中爐石插鐵箭一鈞，其上曰：『漢將關索至此。』雲南平，遂建關索廟，今香火甚盛。月山叢談：雲南平夷過曲靖，晉寧過江川，皆有關索嶺，上各有廟。蓋前代凡遇高埠置關，關吏備索，以挽舟者，故以名耳。傳訛之久，遂謂有是人，而實妄也。」

●洗眼方

右通政袁密山（景星）廣西平樂人。嘗傳一洗眼方云：「宋元豐間，某太守年七十，雙目不明，遇仙人傳此方，洗一年，目力如童子。」錄之如左：○每歲立冬，日採桑葉一百二十斤，懸風處，令自乾，每月用十片水一椀，於砂罐內煎至八分，去渣溫洗。每洗眼日，清淨齋戒，忌葷酒。正月初五日，二月初一日，三月初五日，四月初八日，五月初五日，六月初七日，七月初七日，八月初八日，九月三十日，月小則廿九日，十月初十日，十一月初十日，十二月初一日。

●治鳥傷

凡鳥翅足折，喂以芝蔴，仍嚼爛敷患處，卽差。見客座新聞。宋三館書目有味（以麥反）漱二卷，皆養鷹之法，其醫療之術。

●孫文定

益都孫文定公（廷銓）世居顏神鎮。爲童子時，常五鼓入塾，道遇一長人如方相狀，目睢盱可畏，直前欲搏之。公方悚懼，自覺身驟長，與之等，且搏且卻。至孝水西岸玉皇宮，其物忽不見。公又常讀書齋中，有狐貽金豆數枚而去，其家有金豆山房，至今存焉。

● 男子生子

福建總兵官楊富有嬖童，生二子。楊子之名曰天舍地舍，魏惟度（憲）親見之。楊歷官江西提督。近樂陵男子范文仁亦生子，內兄張賓公（實居）親見之。

● 采人藎

本草圖經人藎一極至四極各五葉。今遼東采藎者識其苗不語，急以緯簾（涼帽名）覆其上，然後集人發掘，則得藎甚多。否則苗條不見，發之無所得。禮斗儀云：『下有人藎，上有紫氣，理或然也。』康熙戊午，予直內庭，曾應制賦御苑人藎詩，親視其樹。唐人詩詠人藎者絕少，惟韓翃云：『上黨人藎五葉。』齊溫岐云：『松刺疏空石差齒，煙香風軟人藎藥。』

● 白海棠

范烈女者，易州范良彝女，許字田，未婚而夫死。烈女聞之，卽自縊。庭前有海棠一株，方花時甚穠艷。女死，花忽變白，一時文人奇之，多爲賦詠云。

● 端肅拜

周禮九擗，其一曰端肅擗，今人止以爲婦人之禮。近見元人題跋，末亦有書端肅拜者，猶有古意。

●三相女

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李太白有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詩，金陵張可度詩所謂父居黃閣女崆峒。流水桃花石室中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居人不敢托宿，見蔣說。王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曾漫錄。又蔡卞妻亦安石女，有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

●白驃異

濮州兵侍穀原蘇公祐總督宣大時，一日聞邊警，親率偏師出塞禦之，戰，與衆相失，敵追急，馬蹶而死。正倉皇間，忽山上一白驃馳下，公躍而乘之，得馳入塞，既至，驃忽不見。敵退，遣人至其山跡之，山有文昌祠，白驃宛然在焉。

●異姓

近所聞見異姓，再識如左：○若干昭涉詩，移絮茄節棧，冕招產腰閉，坑縮維防戲。波友昃蟲驚，夕奴粟竹針，線團圓續羸，狡灰迨旦，俱俳問風西弟，諒抗朗晃角，細答扁銀教，興行賞彥要。薨屢豈雖，焉見猶玉環，星郃是汝式，土昶駟鈔樹，又甲子科山西舉人，有因必芳，曲沃人，降緯介休人，又泰和，祿早禾市巡檢，遶修紀涿州人，廣德州，杭州巡檢，鑿河南人。

●兩裴迪

唐有兩裴迪，一天寶詩人，與王維杜甫友善。一爲王鐸辟租庸，招納使朱溫鎮宣武，辟節度判官，旣篡位，拜右僕射。溫自岐還，將吏皆賜迎，鬪叶贊功臣入見，溫目裴曰：「叶贊之功，惟裴公有之。」見五代史雜傳。

●黃巢

黃巢自長安遁歸，奔於太山狼虎谷，爲其甥林言斬首，送徐州，其死明甚。乃小說杜撰稱其遁去爲僧，依張全義於洛陽，曾繪己像題詩云：「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闌干看落暉。」按此詩乃元微之智度師絕句，特改首句三陷思明三突圍爲云耳。此宋陶穀劉定之說。癸辛雜志又云：「卽雪竇禪師寶鉢，亦已辨之，爲此言者，真亂臣賊子之尤也。」

●餘聞錄之訛

餘聞錄記湖州吳進士爲父乞壽詞於李西涯，西涯不許。吳問人曰：「今爵位大於西涯者，誰耶？」曰：「太師英國公張輔也。」吳具幣求英公，英公令門館作詩與之。吳得詩誇於人云：黎媿曾（士弘）筆記亦載其事，不知英國公輔死土木之難，與李相去甚遠，黎博雅君子，亦仍其謬何也？

●禾山寺顏書

永新縣禾山寺傍有顏魯公書「龍溪」兩大字，鑄於石壁，方廣徑丈。數百年以來石壁如故，而二字每年輒徙下，今離地不二尺矣。

●郭文毅

郭文毅（正城）貴盛時，與漢陽老孝廉劉某者爲姻。一日劉之女眷至郭，郭氏殊不知禮，歸而訴之孝廉，鬱鬱以歿，既數十年矣。明末獻賊屠武昌城市，人民稀少，有人入城過城隍廟，見懸一牌云：「郭正城劉某一案候審。」時正白晝，硃墨如新，漢陽宗姪孟穀（戩）說。

女化男

嘉靖中山西男子季良，化爲女子事，載前史。近見仁恕堂筆記，莊浪二事甚奇。一紅塵驛軍莊姓者，婦寡有一女，已字人。年十二，忽變爲男子，女羞不能自明，及就婚，其夫覺而聞之，官乃以聘禮還之。夫家聽其別娶，而夫之母憐女之婉孌，又以其女歸之。今名莊啓盛，現爲莊浪廳書役。丁巳秋，又有莊浪女子十五歲，亦化爲男，與莊事僅隔十年，皆在莊浪，亦異聞也。

范忠貞

范忠貞（承謨）撫浙日，杭之西溪有虎攫人，遣卒往捕。一日，自詣水月和尙卜之，告以故。和尙答云：「山頭大蟲任打門內大蟲休惹。」范不悟而去。未幾遷閩督，遇逆藩之變，竟以身殉，始悟門內大蟲之語。

挑戰

挑戰二字，見左傳。宣十二年趙旃請挑戰，弗許。唐人詩屢用之。類要云：「兩陣旣立，各以將出鬪，謂之挑戰。」劇談錄：白敏中與師討吐蕃，有酋帥衣緋葦裘，乘白馬出陣，頻召漢軍鬪將。有潞州小將善射，馳馬彎弧而出，射中其項，抽短劍踏於鞍上，脫緋裘金帶，奪馬而還。又李臨淮將白孝德斬賊將劉龍仙事，亦相類。又五代史周德

威傳有陳章者號陳夜叉，乘白馬被朱甲以自異，求陽五欲生致之，德威出挑戰禽之。唐宋已來，實有鬪將之事，非盡稗官之妄說也。

● 箒雞

箒雞產水西，長尾白羽，羽之周遭黑文緣之，如澹墨所畫。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門人黃白先（元治）官平遠府通判云然。

● 樂毅棗

樂毅棗產吾鄉，大倍常棗，云是樂毅伐齊所遺種也。太平廣記所載有王母仲思等名，又有安期棗梁國夫人。西京雜記上林有西王母棗，出崑崙山而不及此。先方伯羣芳譜云：「樂氏棗豐肌細核，多膏肥美，舊傳樂毅自燕攜來。」太平寰宇記濰州貢毅氏棗，今青城縣產無核棗一名虛中，即西京雜記之枏棗也。上林又有顏淵李，出魯國。

● 井溢

康熙二十四年，長山一廢寺有池水忽大溢，衆往視之，有物如牛伏池中，人不敢逼。次年鄒平郭莊居民院中井鳴如牛吼，水忽上溢，祭之乃止。

● 短人

丙寅春，長山之苑城周村間有短人，長可尺許，鬚眉手足皆具，能按拍而歌。問之，云年三十餘矣，豈巨靈僬僂之類耶？

●黑牡丹

曹州牡丹品類甚多，先祭酒府君嘗往購得黃白綠數種。長山李氏獨得黑牡丹一叢，云曹州止諸生某氏有之，亦不多得也。

●范祠鳥

長白山醴泉寺，卽范文正公讀書處，祠在佛殿東偏。康熙間，秋霖浹旬，祠上漏下濕，公像獨不沾濡。寺僧疑而竊窺之，有大鳥張兩翼翼，上有火光，正覆其上，天霽遂失所在。

●文昌閣鶴

濟南府學文昌閣，有二鶴巢其上。一日翔西郊，爲一軍士射中其脛，此鶴每帶箭出入，人皆見之。偶中丞閱軍，將士皆集轅門，此軍方負牆立，鶴忽飛翅其上，矢墮焉。軍士異而取之，俄覺耳中癢不可忍，試以箭鏃搔之，牆忽壓焉，鏃深入不可出。軍士歎曰：「此鶴怨也，吾其死矣。」數日果死。

●萬歲

後漢書韓稜傳，竇憲爲大將軍，威震天下，尙書以下議欲拜之，伏稱萬歲。稜正色曰：「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

『乃止。然馬伏波傳，吏士皆伏稱萬歲。又吳良傳注東觀記曰：『門下掾王望，諂稱太守功德，掾史皆稱萬歲。』』

●無上將軍

庚撫傳建康元年，陰陵賊徐鳳自稱無上將軍。有進傳帝（靈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陣三匝而還。人主自稱將軍，與明武宗先後一轍，至與劇賊同號，尤可異也。

●師資

老子曰：『善人爲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爲善人之資。』資之云者，如詩小雅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之義。今俗謂受業爲師，同學爲相資，語蓋有本。然以同學爲不善，義亦可商。師資之情，後漢廉范對明帝語。

●庫庫

松江有庫公山，庫音舍，字書注姓也。後漢竇融傳金城太守庫鈞，按融傳章懷太子注，引前書音義曰：『庫氏卽倉庫吏後也，本王嘉上哀帝疏。今羌中有庫姓音舍，云承鈞之後。』風俗通云：『古守庫大夫之後，以官爲氏。』然則庫鈞之姓爲式夜切，爲苦故切，漢書注亦未定其音訓。氏族博考云：『庫氏有二，漢倉氏庫氏以官爲氏，又河南官氏志，庫儻官氏改爲庫氏，則是苦故切之庫，又有二族矣。奇姓通收入去聲禡韻，從舍音（按式夜切字從厂苦故切字從广是兩字兩讀因章懷注叟引之混不可辨耳）』

●六丁

祭酒舊不一二年輒遷去，春秋丁祭無過四者。順治中，淄川高念東侍郎（珩）爲祭酒，久不遷。一日至闕，洪文襄（承疇）戲謂曰：「高先生可謂五丁開山矣。」高笑對曰：「無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去。予在成都均送四載，始遷少詹，戲爲口占寄先生云：「嘉話曾聞役六丁，任教人笑鈍司成。六丁今日還加二，始信前賢畏後生。」然此官清簡，實宜恬靜。南史丘靈鞠有言：「人居官願數遷，使我終身爲祭酒不恨也。」獨學舍粟給皆久廢，用兵已後，捐貲者率許在籍肄業，期滿，該省布政使司徑送吏部銓授。雍中人才寥寥，素餐爲慚耳。

● 偏諸

治安策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又云：「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縷以偏諸。」服注曰：「如牙條以作履緣，顏曰偏諸，若今之織成，以爲要襪及標領者也。」杜詩客從西北來，遺我翠織成，錢注引廣雅：「天竺有細織成。」宋書禮志：「織成衣帽錦帳純金銀器雲母，從廣一寸以上，皆爲禁物。」高麗史：「獻織成衣襖弓劍。」按子美詩題乃太子張舍人遺織成褥段，蓋褥帳衣帽要襪標領，皆有織成，而偏諸以爲衣履之緣者，乃織成之一耳。

● 銀杏

鄉大夫有好爲雅談者，問鄰縣一友人云：「聞貴鄉多銀杏，然否？」友人不應，問再三不已，旁人皆匿笑，終不悟。蓋銀杏淫行也，音同。又江淮間一御史疏陳水患，內云：「臣鄉下流之下流。」人亦傳以爲笑。

● 趙康敏

壽光趙康敏公（訥）故第爲裔孫所鬻，屢易主矣。居者每見朱衣人於堂上輒病，後某宦張姓者居之。初入

宅，復見朱衣人，悲叱咄咄。張設拜，遙謂之曰：「公子孫自不肖，不能守先業；此宅且數易主人，與某無與。公生爲名卿，何不達而屢次見祟耶？」言甫畢，朱衣人袂掩以面，入壁而沒，自是不復見。

墨芍藥

館陶人家有墨芍藥，與曹州墨牡丹皆異種。

邵進士三世姻

同年濟寧邵士梅字嶧暉，順治辛卯舉人，登己亥進士。自記前生爲栖霞人，姓高名東海。又其妻某氏死時，自言當三世爲夫婦，再世當生館陶董家，所居濱河，河曲第三家。君異時官罷後，獨寓蕭寺繹佛經時，訪我於此。後謁選得登州府教授。一日，檄署栖霞教諭，暇日訪東海故居，已不存，求得其孫某，爲置田宅，已而遷吳江。知縣謝病歸，殊無聊賴。有同年知館陶縣，因訪之，館於蕭寺。寺有藏經一部，寂寥中取閱之，忽憶妻語，隨沿河覓之，果得董姓者，於河曲第三家。家有女未字，邵告以故，且求縣宰縱與娶焉。後十餘年董病且死，與邵訣曰：「此去當生襄陽王氏，所居濱江，門前有二柳樹，君幾年後訪我於此，與君當再各生二子。」邵記其言。康熙己未在京師時，屢爲予及同年傅侍御彤臣（辰）潘吏部陳伏鸞言之。

養從儉

文登人養從儉，卜地葬親於黃山南。有鄰某者，陰圖其地，夜遣地主金老嫗赴塋。忽迷失道，有二童子執炬前曰：「嫗欲往養氏塋乎？吾爲嫗導。」中途謂曰：「此地誠善，但汝家不能有養氏當世科第，天啓之也。」言已忽

不見，嫗乃在海港中及覓路至瑩所，則既葬矣。嫗悔述其故，從儉曰：『汝言果不妄，吾子孫有仕宦者，即以千金爲贈。』書其言於券末。後從儉知三河縣，子孫多仕郡縣，皆不負約。康熙丙午元旦五更時，近村人遙見瑩前有二炬遶行，曾孫玉紘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發第。己酉元旦復然，玉紘子璋以是秋舉鄉試，明年登第。

●劉大成

天啓中文登生員劉大成，以儒醫者德爲鄉黨所推重。修學宮，鑿泮池，得一石函，啓之，有女幣釵釧爲徒瘞北城隍上。次日得一瓶，中貯竹漿，外勒八語云：『浜人花母，劉支竹漿，一七濟人，廣嗣功長，南文煥發，北屋城隍，安予之靈。』云云。自後劉以竹漿施病者，輒愈。享年八十餘，生六子，諸孫科第甚衆。

●二狼石

京口北固山甘露寺有狼石，臨潼驪山亦題狼石。皇甫湜狼石銘曰：『狼石蒼蒼，驪山之旁，昔秦皇帝，謀之不臧，七十萬人，茲焉遑遑。』是也。今人但知甘露寺矣。

●舞蠅虎

書言百獸率舞，傳記所載，如舞馬舞象舞鸞舞鶴之屬不一。杜陽雜編載唐穆宗朝（或云憲宗）飛龍士韓志和本倭國人，於御前出一桐木合方數寸，中以丹砂養蠅虎子，其形盡赤，分爲五隊，令舞梁州。上召國樂以舉其曲，蠅虎盤迴宛轉無不中節。每遇致詞處，則隱隱如蠅聲，曲終累累而退，若有尊卑等級者然。又續癸辛雜志臨安呈水嬉者，以大斛貯水，銅鑼爲節。凡龜鱉鯪魚之類，皆名呼之，卽浮水面，戴戲具而舞。觀此則蟲豸水族皆

能舞，不獨鳥獸矣。

●水蠶

吾鄉山蠶食椒椿柘諸木葉而成繭，各從其名。故相國益都泚亭孫公（廷銓）作山蠶說，曲盡物性，文多不錄。唐小說載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神錦衾，水蠶絲所成。云其國以五色石甃池塘，採大柘葉飼蠶於池中。始生若蚊睫，游泳其間，及長可五六尺。池中有挺荷，蠶經十五日，卽跳入荷中成繭，自然五色，亦謂靈泉絲。山蠶水蠶，皆物產之異。

●熱洛河

盧氏雜說明皇射鹿取血，煎酪賜哥舒翰及安祿山，謂之熱洛河。祿山帳下健兒名曳落河，恐因字音相近，而傳會其說。今齊魯間以蕎麥作麵食，名河洛，俚名亦有所本。

●老神仙

獻賊軍中有老神仙者，本鄧州陳氏子。少遊終南，遇一道士授異術，能生死人，後爲獻賊所得。賊監軍孫可望被酒，刃其嬖妾，以刀圭藥投之立起，於是賊中呼爲神仙。旣而獻賊誤刃其愛妾，洞脅潰腸，復俾陳活之，納其腸以鍼紉之，傅以藥，夾以木版，以繩約之，七日而甦。獻賊敗入滇，以病死。

●塞少保

明少保蘄遼總督蹇公（達）字汝上，四川巴縣人。自記前兩世爲某衛指揮，以墜馬死。往生山西某府趙氏，名某，登進士官至重慶太守，與邑紳蹇公來譽善。一日蹇設席召守飲，守方坐堂皇，聞吏白蹇公有使邀，請卽出就輿。甫出門，見大河阻路，方異之，若有人推墜河中，驚而寤，室廬非故，而軀已小在棚襟中。家人報蹇中入視曰：「男也。」繼又傳報趙太守以痰病死矣。蹇公爲出涕，自往護其喪，尋送夫人及二子歸里。心皆了了，然無可奈何，以義斷割，早成嘉靖乙丑進士。自禮部郎出爲故郡太守，兩子已長，以通家禮來謁，欲言不可，姑隱忍之。惟時存卹其家，居三年，遷山東提學副使，乃詣故居致辭。夫人請見，不禁泣下，夫人亦泣以通家故，不知固卽其夫也。及兩子送至境，始屏人告以前生事，執手泣別而訣。

●賀相國

明相國對揚賀公（逢聖）崇禎中，枚卜詣京師，舟至九江之鱖魚嘴，風浪大作，具袍笏拜禱舟上。人忽見空中有緋衣神人，執一黑鬼投水中，風遽息。公設祭大王廟，以答神祐，自是香火益盛。日宰羊豕無算。十三年，霸王欲興復瀉仰道場，延三昧律師入楚。邊九江夢神告曰：「某九江神宋大王也，前生與師及賀相公三人同在山中修道，師不昧正，因今爲大師，賀以福緣爲宰相，唯某一念之差，爲血食之神。昨因鱖魚嘴樹妖欲覆賀舟，某以前世因救之，緣此宰殺日繁，將來必墜無間地獄。師明日過此，必至廟中，爲我授記，更布其事於四方，使來禱祀者戒宰殺幸甚。」師如其言，自是鱖魚嘴行旅坦然矣。此與冷齋夜話所記衙亭湖神，託安息國王子，建洪州大安寺事相類。

●張道人

商丘高辛鎮有道人，嘗周遊歸德屬邑，貌類少壯，雖長老，自童幼見之，形容不政，莫知其年。自云張姓，鹿邑人。居少林若干年，武當若干年，勞山若干年，屈指百數十年矣。一日募修某祠廟，需石灰千斤，人問所出，曰：「自有之。」忽至一寡婦姑媳門，求布施，以媼且貧，辭。道人曰：「門前槐樹旁有灰三千斤，何云無也？」如其言掘之，果然。或問曰：「渠先祖建樓所餘，我常見之，其家不知也。」頗能前知，有問之者，則曰：「我是顛子，我是顛子。」日可行三百里，崇禎末，袁賊亂梁宋間，致道人縛置地中，驅所掠女裸體淫之，遂敗其道。日行僅百五六十里，亦穀食矣。語人曰：「譬桶子已破，再箍便難。」

●日者

宜興陳其年（維崧）年四十餘，尙爲諸生。一日過京口，有日者謂之曰：「君年過五十，必入翰林。」宣城梅杓司（磊）因贈以詩曰：「朝來日者橋邊過，爲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諸生應博學宏詞，薦授翰林院檢討。時五十六，又有范駮者，字文園，善相人，謂武進周清原、吳江徐鉉，皆當不由科甲入翰林，己未皆授簡討，其言良驗。范海寧人，驥字文白之弟也。

●龍異

康熙壬子歲，吾邑李鹺副仲聲（鴻雷）家，日正午，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如金色，爛然奪目。自院中入所居之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其龍也。忽雲霧滃然如煙，雲庭中晦冥，遂不見。伊中丞翁菴（闢）云。

●荷蘭刀劍

康熙六年，荷蘭國入貢，其貢物有刀劍八枚，皆可屈伸，縈繞如帶。劍俠傳載，種誇畜一劍，可屈置盒中，縱之復直。張景陽七命論劍曰：『若其靈寶，則舒屈無方。』斯之謂歟？

●銅人

聞西洋人欽天監管理監事，加工部侍郎南懷仁言：自大西洋入中國，凡十萬里，海船甚巨，海口有銅人，高不知其幾，由旬海船出其胯下，或出其脅間，乃入海洋，不知何由鑄造也！

●山溪烈婦

旌德縣地曰山溪，有民家女某氏，嫁甫數月，夫死無子，又無舅姑伯叔，遂歸母家，誓不更適人。久之，其父母私受鄉人聘，旦夕且娶。女覺之，自請於父母，父母不能隱，遂告以故。女欣然曰：『嫁則嫁矣，明日當一辭夫墓耳。』許之，乃歸房中，晨起理妝，易新衣，內衣皆自縫紉，行至溪上，時山水暴漲，女顧之喜，至橋半，急踊身入水，死，乘流數里，冒岸樹而止。有石工某見之，欲褫其衣，衣結不可解，忽以手自批其頰曰：『吾以父母欲奪吾節而死，汝小人，輒敢無狀，褫汝魄矣！』語畢而死。觀者莫不歎異，父母爲合葬故夫墓焉。

●張巡妾

徐謫字吉人，會稽諸生，年二十五，得癡疾，痛不可忍，年餘，癡能作人言。瀕死時，見一白衣少婦，問曰：『君識張睢陽殺妾事乎？君前生爲睢陽，吾卽睢陽之妾也。君爲忠臣，吾有何罪，殺之以饗士卒？吾尋君已十三世矣。君世爲名臣，不能報報，今甫得雪吾恨。』言訖，婦不見，謫亦隨逝。庚申在京師，其門人范思敬說。

●童謠

萬曆壬子，山東鄉試，濟南童謠云：「三人兩小，太陽離島。」是科解元，乃長山徐海曙，日升也。又某科有童謠云：「山佳木，一旦挑上，天差我送羊角。」是科解元平度崔桓也。康熙庚子，又有童謠云：「一裹針，三條絲。」是科解元新城李嗣真，解副益都高三思也。天啓辛酉，朱純領解，亦有一牛兩尾之謠。

●趙廷寵

順治甲午，有某生者，應試濟南，瀕入闈，僕暴死，但胸前微暖。及出闈，僕忽蹶然而起。生問之，云：「適隨主人入棘闈，見號舍有紅黃二色旗，主人所居之舍，則紅旗也。」生喜曰：「果爾，當娶某氏女妻汝。」僕難之，生曰：「吾既爲孝廉，何慮彼不嫁其女乎？」既入三場，其僕又死如前，比出復甦，連呼可惜，可惜！生急問之，曰：「主人已中解額，因昨日一言，今易萊陽趙廷寵矣。」生信疑且半，私心悔之。及榜發，榜尾果萊陽趙廷寵也。

●御馬

供奉周道言：御廐有千里馬，毛色純黑，惟顛及四蹄白，長可一丈，腹有逆鱗，高麗所貢也。

●顧東橋

何元朗叢說載：分宜嘗邀顧東橋樂工，盈庭六七十人，東橋顧從人賞銀五錢遺之。明日邀六卿，則聽命如小生，賞賜各二、三兩。比年各省督撫中丞宴監司，賞伶人多至四十金，或六十金，視分宜當日，不啻什倍矣。

●斷腸草

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其八人者，與驃夫先食，方以齋素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方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宜勿食。』其人曰：『然。』隨視驃夫已如中惡狀仆地矣。方急呼衆人皆停筭而身自走通衢呼集居人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驃夫食獨多，遂不救。方因問某曰：『食時若有人在後告以斷腸草者，三聽其語，隨出諸口，初不自知也。』諸商欲鳴之官，居人力挽之，僅以白金賂驃綱，其主人竟漏網，道路間不可不知。

●恪妃

世祖皇帝恪妃石氏，灤州人，戶部侍郎申之女也。申父維嶽，明萬曆庚戌進士，官某省副使。會王府中官某鳩其王，反誣其妃某弑逆，撫按以下皆納其賄，將具獄矣。維嶽獨持不可，力雪妃冤。至是申生恪妃，竟入宮掖，人以爲妃之報云。

●河套喇嘛

嘉禾譚舟石（吉嚨）延綏鎮志云：『套中最尚佛教，距榆林三百里外爲砮抱山。山左有水曰河泥津古羅石有泉曰法兒烏蘇，中有寺曰堵王，延袤可十里，兩水環其前而合流，其地名曰板升社。寺中住持則板地兒得喇嘛也。寺一門二殿，門名哈喇哈殿亦覆以琉璃瓦，殿名大藏中塑大喇嘛像，傍皆供藏佛，第二殿名堵王，中亦塑大喇嘛像，稱曰補兒罕板弟子，譯言佛與祖師也。楹之東爲蓮花佛，佛身高二尺，頂湧一菌莖，長可五尺許。製』

甚巧，有機，擬之開，便成蓮葯，上坐一三首佛，花瓣中亦各有一佛臥焉。楹之西爲馬頭佛，一佛坐以俟。馬頭佛頸中掛三十六鬼頭數珠，藐甚，猶惡，當面飛來，若欲撲噬狀。坐佛作歡喜容，仰手舒臂迎之，復以兩足鉤出其後，是曰佛度，而鬼頭者，皆以銀鑿成也。傍皆供小藏佛，設木龕三層，大小參差無數。四壁皆畫天神及諸菩薩，而金剛者，長不過二尺餘，就次於東西墻下，左刀矛，右旛幡，少北皆虞，置柱黃金塗，梁間懸纓絡，結成花勝者四。殿立四柱，空其中如樓，不皮板，垂四阿，而室則十二，開牕牖於上，若重屋然。殿後有塔，名蘇婆兒哈，卽大喇嘛骨處。之半創一小殿，名蘇沒，繚以周垣，南啓一門，東西與北皆有配殿，殿中供者，名瓦密聖，類牟尼。左供阿赤爾，馬儀，類普賢。右供紅勝撥帝蘇，類觀音。其山無石，而有石子，奪部長以潔白圓潤者，人各集一堆，名阿保，高丈餘，列口上，自王以下皆有。歲之初夏作醮，或三日，或一月。前期以佛頭如盂者，銀足承之，盛水，用酒或白糖，供於殿上。佛頭盂骨厚可寸許，不類人之髑髏也。經有三卷，皆梵文，誦或以百計，以千計。亦時時作樂，樂器具用銀，以人脛骨作管，銀笛承其上下，吹之聲如清角。誦經畢，取佛頭盂中水，入以匙分之，自口至頂，用手婆婆爲獲福矣。復用柏樹一枝，綴五色小旗，並刻木作劍弓矢，植於堆上，或其主有遠行，則以一矢告，反亦如之，皆插於柏樹之旁。其鍊或以金銀爲之，任其朽，人不敢犯。時或旱澇，亦往祈焉。旱則喇嘛首頂以盜鉢水，禱於山，以口噴之，雨如期至。或雨時，喇嘛曰：『此中不須雨。』亦以頂水噴之，雨卽分雲而下。澇則左手指間拈一小紅旗，掌中托一小淨水盃，右手捻訣而前。至山上，口誦梵語，雨卽止。或有病，誦經以禳，兼以小紅丸藥救之，卽愈。或其中鬼以頂骨數珠，壓其頂，或繞其中指，是人卽發顫，自呼伏曰：『某鬼爲祟。』頂骨數珠者，以高僧頂骨中取圓厚如碁者爲之，其數亦一百八云。其徒可三百人，戒行亦與浮圖相似，所飲食者，乳、渾、牛、羊、耳。

劉吏部詩

劉公誠吏部，在鳳陽與其友蘇懋存（銘）孝廉，往龍興寺與某禪師扣擊竟日，晚歸遂化去。是夜蘇夢公誠來，微笑吟詩云：『六十年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泥帶水行。』

放生池

京師沙窩門有放生池一區，順治中，浙人范思敬者，實創始焉。初范嘗夢到一院，旁有禪室，簷際懸木刻作魚形，有人指示云：『東坡先生居此。』遂入伏謁東坡，與語久之，云：『吾有王文正公泥金書法華一部，今予汝。』取授之，經尾署名王旦也。坐側有一人侍立，云是何姓，覺而異之。既數年，放生池成，延一老僧居之。范一日至院中，堂宇宛與夢中相似，禪室果有木魚懸簷際，既而與老僧坐語移晷，老僧忽云：『貧道有一法寶，藏之久矣，今贈居士。』視之，即王文正公金書法華經也。室有募緣疏，為何侍御某書，豈僧即東坡後身耶？

釣臺

剡城東南有台，壘石爲之，甚峻而堅，鄉人傳爲釣臺。或云：『大禹鑿羽山，通洙水，作此臺以鎮水，俗又呼爲水臺。』明世宗時，一縣令毀臺取石，及其半，有大石板，下有一巨荷葉，尙鮮好。有古劍尺餘，歷其上，下則一水泓然，池中二魚鼓鬣游泳，令竟放魚於河，置劍於庫而毀之。自是剡罹水患，遂遷今治。黃給事（六鴻）說黃齋爲剡令。

熊仙人

楚人熊生者，客某公家塾，爲童蒙師。一旦謂其親某生曰：『我修真有年，合得仙道，有書若干卷，常以授子。』

踰日又謂曰：「昨予不合作某事，不應得仙；明日我午刻當逝矣，慎無窺伺。」聞室中聲響，乃啓戶，至期闔戶入，寂無所聞。頃之，忽聞霹靂一聲，發牕視之，香氣縹緲，熊生已端坐化去，現形雲端，揮手別衆，久之始沒。崇禎年間事也。海寧陸冰修（嘉淑）說。

●蕭氏

釣磯立談載契丹使至江南，云蕭氏與耶律氏相爲終始，謂江南諸蕭雖享國日淺，無大罪戾，是以遼之蕭氏爲梁後也。按遼史太宗以小漢爲汴京留守，賜姓名曰蕭翰，因稱蕭氏，非本氏蕭也，立談失考。

●杞縣狀元

明中州狀元二人，皆杞縣人。一正德甲戌，孫襄敏公賢，一崇禎甲戌，劉文正公理順，相距百二十年。禮部尙書湯公潛菴（斌）云。

●蔡侍郎

睢州蔡侍郎石岡（天祐）弘治中進士，方嚴正直，生平遇鬼神事甚多。湯荆峴先生（斌）云：「其爲山西憲使時，行部至一驛，驛有鬼爲祟，人不敢宿。驛卒以告，公叱之，比夜秉燭獨臥堂中，枕傍置一劍。三更時忽風起，門洞開，有一人被髮跪牀下，公起坐從容問之曰：『汝河人，果有冤枉，當告我爲汝理之。』鬼徑起，由廊下出，公拔劍隨其後，廊外皆荒草斷垣，至垣外智井而歿。公卓劍識之，歸而酣寢。及曉從者皆至，公集衆至其所，絕視則有尸在焉。訊諸驛卒云：『有某甲向開店於此，移去數年矣，此井其後圃也。』公立令捕至，至則具服某年月日，

有行客攜重貨宿其家，謀而殺之，投諸智井。家以此致富，遂遷居。公立寘諸法，自後驛遂無他。

●超然琅邪一臺

諸城李渭清（澄中）太史言：超然臺上，舊有蘇文忠公三大字。嘉隆間，知縣顏某字琅邪，秦人，幼時嘗夢登琅邪臺，因以自號。後果筮仕，諸令秩滿，竊載蘇書歸，而別以贗石易之。今臺上止存八分題名九字。琅邪臺上秦碑高數丈，形製甚朴，無趺首，今可辨者，僅臣斯臣去疾數字。又臺下入海十餘里，復有一碑，每海潮退時，乃可見。

●荻港神

順治丁酉十月，當塗荻港，水忽涌丈餘。有宋某者，臥官舫，夢神促之曰：「移船移船！」遽驚起，纜已解，俄岸崩如雷，他舟皆溺。

●女化男

山東濟寧，有婦人四十餘，寡數年矣，忽生陽道，日與其子婦狎，久之，其子鳴於官，以事屬怪異，律無明文，乃令閉置空室中，給其飲食，戊午年事也。

●萬眉山

高學士（士奇）在內直，一日理內府書，見有明成化中大學士萬安進房術書一冊，裝潢精緻，署臣安進字，尙宛然。

●劍術

長興人臧湘友，少逢異人，授以一卷，書中有劍術，臧頗得其傳。海鹽陸辛齋（嘉淑）云：『嘗見其劍合，乃以雷擊木雕成，有鐵丸二，卽雌雄劍也。又方寸小戟一，又金空耳一，又有白金二兩許，餘物尙五六件。云鍊劍須寒天，乃可鍊，時時有雷電，遠戶逼人毛髮云。』

●岳陽改名

宋史秦檜既殺岳忠武，以岳州與其姓同，改岳州爲純州，岳陽軍爲華陽軍，其伎刻穿鑿至此。

●洞庭神

康熙十八年，湖廣總督蔡毓榮言：舟至新祥，倏遇暴風，因虔禱君山龍神，靈應甚著，得旨封爲洞庭湖之神，遣官致祭。

●韓湘像

邯鄲黃梁夢社，曾有道人疥癩遍身，衣履垢敝。見市中粥竹簾者，輒臥其上，惡而逐之。每一簾輒有一韓湘子像，鬚眉宛在人競市之，粥者得利無算。

●夢解元

萬歷壬子，山東鄉試，濟南西郭有單叟者，夜夢人告曰：『今科解元徐日升也。』明日見一士人，徒行西來，衣敝履穿，徜徉市中，叟試叩之，云：『東昌人徐姓。』叩其名，即日升也。叟大驚異曰：『君必解元，但留茅舍，一切飲食泊場屋之費，吾皆任之；他日富貴，毋相忘耳。』徐驚喜不勝。及榜發，覺落第，領解則長山徐日升海曙也。後累官僉事。

● 尤生

江南尤生者，忘其郡縣，將赴鄉試，而苦貧無裝具。多夢人告曰：『市橋下有白金二錠，重二十兩，五更可往取之。』如其言而往，無所見。夜復夢如前，又往，亦無所遇。橋側有銀工某者，怪其早行頻數，邀而問之。尤告以夢，且歎鬼神弄人如此。至夜復夢如前，更促其早往，至則果有白金，如其數。銀工又邀而問之，對以故，出示果白金也。銀工曰：『吾誤矣！昨聞君述夢，聊鎔鉛錫爲之，以戲君耳。不意誤取篋中金以往，然神先告之，特假手於我，此定數也。』卽舉以相贈。已而中式，乃倍酬銀工焉。

● 李參政僕

己未七月廿八日，京師地震，前河東道參政李元陽居采峪死焉。其二僕皆死，逾二日，一僕復活，云：『初地震時，不知已死，但見二偉丈夫，各高丈餘，驅出門，顧視同行者甚衆，主人亦在焉。頃之偉丈夫顧某曰：『汝不合在此人數內，可速回。』某曰：『某主人在是，某將何之？』又數里，復顧曰：『汝未去耶？』以杖擊其背，遂甦。』

● 泣筍

蜀檣杙載蓬池人程宗雅，母疾泣竹林，得冬筍，則泣筍不止。孟宗也。

●洞庭丐者

洞庭山有丐者，貌似狂易，常行乞道上，夜則臥菴寺廡下。僧厭苦之，驅去復來。汪鈍翁嘗記其數詩云：「不信乾坤大，超然世莫羣。口吞三峽水，脚踏萬方雲。」又「有形總是假，無象孰爲真。悟到無生地，梅花滿四鄰。」又「燈火輝煌慶此宵，夜深兒女不相招。破蒲團上三更夢，那管明朝是歲朝。」又「一杖穿雲到上方，湖光山色總茫茫。乾坤有我能擔擔，明月清風底太忙。」

●宣城烈婦

宣城北門內，舊有某烈婦坊，近許州守阮士鵬居宅，汙穢不治。一夜阮氏館賓劉姓者，夢烈婦來言曰：「吾苦節數十年，蒙朝廷旌表建坊，身後所得止此耳。今子孫零落，屬之他人，瀦潦穢雜，何以堪之？」劉霍然醒，白主人，乃爲重葺之，士鵬今侍御爾詢父也。

●錢葆翻

松江錢少司寇艱於嗣，與夫人往天童祈子。大師爲集衆僧，問誰願隨錢居士往，衆皆不答。一飯頭老矣，自言願往。已而錢果得子，名鼎瑞，字寶汾，後易名芳標，字葆翻，詞華麗藻，有名東南。中康熙丙午順天鄉試，官中書舍人。旣而假歸，戊午以博學宏詞薦，值丁內艱，不赴。一日，方與客坐齋中，有僧至門，持一楮書云：「自天童來。」舍人啓視之，殊不駭訝，但云倉卒奈何。明日晨起，徧召親故與訣，索筆書一偈云：「來從白雲來，去從白雲去，笑指

天童山是我舊遊處。』微笑而逝。

●定數

泰和蕭太常伯玉（士瑋）之姪孟昉，家素封。遭亂，攜珍貨直千萬，至山中小菴，菴僻甚，人跡罕到。蕭氏香火院也。有彌勒佛像直殿門，項可啓，乃納貨其中，人無知者。忽大兵將襲贛州，取道山中，途出菴前，以其僻陋初無意，但稍駐午炊，卽行。有卒繫馬彌勒像項上，尋又一卒亦繫一馬於側，二馬蹄齧，遂曳像於地，腹中珍貨悉露，卒走告其帥，遂盡取之物，之有定數如此。

●羅漢

米紫來（漢雯）言：知長葛縣時，有剃髮侍詔名羅漢者，家衛輝，貌甚寢。一日方剃髮，米家僮有吹笛者，羅忽曰：『誤矣！』命作一弄，甚妙，又令吹笙，曰：『必和胡琴，方可。』明日自製胡琴，將來吹之，迥異凡調。米素善南曲，因與究極音律，雖吳中曲師不能過也。時癸丑會試，舉人題傳至長葛，其孟子題則盡其心者一節。米歎其難，羅漢爲闡發傳註，名理燦然。又曰：『此章與宗門某某公案相發明。』因引諸尊宿語錄如翻水。米益奇之，扣其所學，頗記唐人詩數百篇，亦曉篆隸。自言有母妹在河北，今辭公去，當復來一別，卽往五臺不歸矣。後亦竟不至焉。

●徐蓉

米侍講（漢雯）言：前令建昌縣，有縣署水夫文三郎者，頗文雅，不類俗人。米謝事，居南昌。三郎亦隨侍。一日，見家僮輩兩素扇，一畫梅，一畫蘭竹，有書唐人絕句二首，問之，卽文三郎妻徐蓉所作，年才二十三。

化鶴

南昌府驛路旁有精舍，去江不遠，溪水迴繞，修竹萬個，風景清幽。康熙初，忽有偉丈夫，縵袂來宿，貌甚雄奇，居止旬日，語操西音。自言愛此地風土，欲爲僧。寺僧難之曰：「吾囊中有百金裝，盡以相付，但仰鐘粥於此足矣。」乃從之，遂落髮。每日粥飯外，卽面壁不語，或竟夕不臥，亦不誦經參禪。如是六七年，初不解衣，或竊視兩臂，皆有銅圈束之，莫測也。一日，與儕輩晚立江上，有數人泊舟登岸，望見之大驚，趨前揖，則揮手止之，耳語移時，別去。戊申歲，忽沐浴禮佛，遍別寺僧云：「明日當涅槃。」衆皆不信。至期登臺敷坐，少頃，火自鼻中出，烟焰滿空，有白鶴自頂中飛出，旋繞空際，久之始沒，大衆皆見。周伯衡（體觀）時爲南昌憲副，述其事作化鶴記。

湯氏傭

宋中丞牧仲（榮）言：睢州湯氏有傭工人某者，夫婦傭其家數年。每聞主人與客談詩文，輒竊聽，一旦扃門去，留書千言文詞博奧，自敘悲憤，援據古今，多出意表，竟不知誰何也。

裴還卿

順治中，蒲州秀才裴還卿，讀書芮城，與任公子者爲友。任豪貴，武斷鄉曲，一旦爲人擊其首死。旣數歲矣，裴再館芮城，一日晝寢，夢任至，款洽如平生，但云：「有一事在城隍處，非兄不能爲我直之。」不得已，隨之行。倏至一公廨，儀衛森肅，庭上一官人冠冕坐，睇視之，卽故友蒲阪王秀才也。裴直前語以任生云云。王作色而起，轉入廳事後，裴隨入。王以門拒之不得，乃詰曰：「公堂何地，而兄願私語相屬耶？然兄故人也，當不辱命。」語稍洽，裴因

問順治紀年有幾，王疾語曰：『十八。』亟揮出，令人送歸。既覺，秘不敢示人。後順治十八年辛丑，世祖升遐，裴婦語人云。

●黃大王

黃大王者，河南某縣人，生爲河神。有妻子，每瞑目久之醒，輒云：『適至某地，踢幾船。』好事者以其時地訪之，果有覆舟者，皆不爽。李自成灌大梁，使人劫之往，初決河水，輒他泛溢，不入汴城。自成怒，欲殺之，水乃大入。始賊未攻汴，一日黃對客慘沮不樂，問之曰：『賊將借吾水灌汴京，奈何！』未幾自成果至，黃順至治中尙在。

●鄭端清世子

鄭端清世子讓國，自稱道人，造精舍懷慶郭外居之。每出坐竹兜，四人舁之，精邵康節之學。宮中有一櫃，手自緘鏽，每歲輒益一封，遺令遇急乃開。及其孫壽平王值河北流寇之亂，發櫃得破布衫五，一闊大四稍窄小。王軀幹甚偉，其弟四人，則短小也，遂衣而逃。某年亂定歸，王府一舊人，忽遇端清於山中，云：『傳語諸孫，當速去，故里不可居也。』壽平兄弟以爲妄，不聽，未幾及難。

●平陽僧

平陽府南，高河橋僧甚愿朴，造橋工成，遂結菴橋側，與一郡王交好。一日王坐廳事，見僧從外來，問之，不顧，徑入宮去。未幾報後宮得世子，王心知其僧也。後襲郡王，壽九十乃終。

●江河之異

己未秋，江南江鳴，水立如山，久之，乃復其故。又順天府東安縣，河水暴漲，居人見水中有物如蛟龍，而目赤色，後有白馬隨之，目亦赤，隨漲徐去。

鄱陽湖異

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約長十餘里許，身有兩翼，自空中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竟不知其何怪也。

夢道士

臨清胡給事某夫人，嘗夢道士三人，跪伏求救，以告給事。給事未之信，詰旦入署，道遇市僧，驅牛三頭，見給事輿過，三牛跪於前，若乞哀者。問之，則將入屠肆矣。捐白金九兩贖之，置放生池上。是夕夫人復夢三道士來謝。京師一婦人死，見夢其女甥曰：「吾今爲羊，生某處，汝贖我。」如言贖之，置池上。後夕又見夢曰：「感贖吾，更勞誦經超度，我當往生。」翌日延僧於池上誦經呪，羊亦隨僧徒拜佛，佛事畢而羊死矣。

帛白

帛白姓同，按帛道猷西天竺人，居剡之沃州，然白氏長慶集，沃州山禪院記，但作白。其詞曰：「昔道猷肇開茲山，寂然嗣與茲山（僧寇然亦白氏）樂天又垂文茲山，異哉沃洲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水經注灑水西有真人帛仲理墓，仲理名護巴郡人）

石鏡

湖南祁陽縣浯溪，有鏡石高尺五寸，闊二尺五寸，石色黝黑如漆，光可以鑑。隔江竹木田塍，歷歷皆見。曾有人竊去，卽昏昧無所覩，還之如初。喬侍讀東林（萊）言如此。

●老僧

鹿邑張太室字松麓，予兄西樵門人也。言順治庚子年客京師，長椿寺見一老僧，深目長頭，略似世人圖畫壽星之狀。問張鄉貫，因曰：「去夏邑幾何？」張對曰：「百四十里。」僧曰：「彭嵩羅侍御無恙耶？」張訝曰：「此百年前人也。」又問其子成立否，曰：「壽過八表，考終久矣。」僧歔歔久之。又曰：「昔侍御與貧道爲方外交，其公子方在襁褓，寄籍釋氏，爲我弟子。會幾何時，皆成古人。」因攜手入小院中，指塔前牡丹曰：「此彭公手贈物，植此百餘年矣。」張云：「牡丹高六七尺，大十五圍。曩見海南段凝之氏六十年牡丹，不及其半，信百年物也。」因問其年，僧曰：「忘之矣。」張又曰：「於京師骨董店中，遇張翁者，蘇州人，自言與雍丘孟調之會太父游，歷歷能道其生平遊獵處。孟氏兄弟嚴事之，如會太父行，亦百五六十歲人也。」

●玉簪

韓城縣相傳有郭汾陽墓，實非，是墓石往往崩陷，出金玉之屬。有諸生解某者，得塊玉如鬢形，鬢之髻，不知其何物也。有賈胡一見，請售。生云：「須二十鏹乃可。」賈卽如數應之。生又云：「適相戲耳，必欲售，非三十鏹不可。」賈亦無難色。旣售，問之曰：「此字洗也，試以玉拂字，字皆滅。」後轉粥之西安，得百二十鏹，比部張蓮峯（顧行）說。

●墓樹

張君又云：『韓城有蘇屬國司馬子長二墓，蘇墓樹枝皆南向，司馬墓樹枝皆北向，驗之良然。』（司馬北向理不可曉）

●張公洞樹

康熙十八年，江南造戰艦，凡千百年古樹，多被斧斤之厄。宜興張公洞，有大銀杏樹數株，相傳數百年物也。巡撫下令蘇松道方參議（國棟）親往代之，樹皆血出，方驚悸得疾，旬日卒。方字千霄，稱廉吏，又奉開府檄而竟死，鬼神之靈謂何？

●血影石

黃侍中祠，在金陵青溪之側。祠中有夫人血影石，有無賴子醉溺石側，石忽起擊之，立死，白廷評仲調（夢龍）說。

●景公

高座寺在長千雨花臺，臺側卽景方二公祠。順治中，一士人讀書寺中，月色皎甚，開牕南眺。戲語寺僧曰：『此景方諸公盡節處，魂魄應猶戀此，吾烏得見之？』僧別去，士人獨坐室中，未寢，忽有紫衣偉丈夫立牕外曰：『吾景大夫也。』士人驚起伏地，遂不見，亦白君說。

●李道甫妾

李尙書道甫（三才）性豪侈，姬妾數十人。道甫病將革，呼諸姬問我卽死，誰當從我？諸姬爭言願從死。一姬最少，美而豔，獨無語，衆譙讓之。道甫旣死，姬更盛服靚妝，諸姬怪問之曰：「公之嬖我，以色也，將從公地下而毀其貌，豈公意乎？」坐柩側七日不食死，諸姬竟不能從。

●鷄公山神

廉親王疏言：大兵向駐永興，對壘之際，鷄公山神示豎旗列隊之異，部議致祭，允行。

●焦桂花

曹升六（貞吉）舍人，曾於內庫檢視書籍，見庫房柱上，有嘉靖間一帖，記烏玉黃玉綠玉白玉紅玉各若干斤，玉璞七萬幾千斤，後書答應焦桂花傳。

●擊硯圖

吳匏菴嘗蓄一銅雀瓦硯，甚珍之，一日出示其友，某公惡曹瞞，拔劍擊之立碎，匏菴懷惜。時沈石田在座，乃援筆於面作擊硯圖，匏菴大喜。崇禎間，有都司胡琳者，遊吳中，以十金購得之，珍惜甚。病且革，手握扇不可解，家人遂以殉。琳武進士，商丘人所藏，又有蒲廷昌獅子一軸，亦神品，宋牧仲（瑩）中丞說。

●高陽民

高陽民家子，方十餘歲，忽臂上生宿瘤，痛癢不可忍，醫皆不辨何症！一日忽自潰，中有圓卵墜出，尋化爲石。

工部(羅)以一金售之，治膈病如神。

●穎州道士

劉進士祖向言穎州一少年，為邪所侵，疾入膏肓；家人謂不可活，置之路傍。忽一道士過之曰：『言善醫，命取鐵鎚重數斤，十鎚病者頭面。』父母泣謂病已至此，鐵鎚下，首立碎矣。道士笑曰：『無傷也。』鎚下，病者若無所知，輒有一美婦人長二寸許，自口中躍出而滅。凡百鎚，口出百婦人，大小形狀如一，少年立愈，道士亦不復見。

✓●牡丹

歐陽公牡丹譜云：『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出越州，而洛陽為天下第一。』陸務觀作續譜，謂在中州洛陽第一，在蜀天彭第一，今河南惟許州，山東惟曹州，最盛；洛陽青州絕不聞矣。

●客星

光武與故人嚴光臥，客星犯帝座；桓帝與河南尹鄧萬博，客星亦犯帝座。

●老姜

繼世紀聞云：李夢陽下獄，禍且不測。劉瑾家人老姜者，告曰：『昔公不得志時，李主事管昌平倉，曾許吾家納米，領價獲利，乃忘之乎？』瑾遂釋之。今致仕，此與王振欲殺薛文清公事相似。華亭宋楸澄九籥集，詆為逆瑾欲殺文清誤矣。且救空同者，不止康對山也。

●二相

貽謀錄載宋時試禮部，士人皆禱於二相廟。二相謂子游子夏，游夏二相之名亦奇。

●謹空

黃魯直云：『大祝辨九擗，擗卽拜也。三曰空毛，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云謹空，謂空手也。』

●異風

康熙丙辰五月初一日，京師大風晝晦，有人騎驢過正陽門，御風行空中，至崇文門始墜地，人驢俱無恙。又有人在西山皇姑寺前，比風息，身已在京城內，此災祥之甚者。丁巳三月，上諭諭禮部，帝王克勤天戒，凡有垂象，皆關治理，故設立專官，職司占候，所係甚重。一切祥異，理應不時具奏。今欽天監衙門，止於尋常節氣，尙有觀驗。至今歲三月初霜霧，及以前星辰凌犯，應占奏者，並未奏聞，皆由該監官豪昧疏忽，有負職掌。爾部卽行察議具奏，以後博天監占候本章，內閣照例票擬批發。大哉王言，謹備錄之。

●涿州二生

涿州有二生修州志，偶削去二節婦，不爲立傳。一日二人晚行，恍惚見二婦在前，直入城隍廟，二人不覺隨之。入見二婦跪懇於神云：『苦節數十年，久載舊志，今爲狂生某某所削，冤苦無所伸。』二生亦前與之辨，婦人執益力。倉皇歸家，是夜皆卒。

●魚腹書

張生太室言：順治十三年，渡河至荊隆口龍王廟下，見堤夫買得大鱧魚，長六尺許，剖其腹，得紅錦袋一枚，中藏珍珠一珠，金約指四，玉條脫一，牛黃丸子一，紅甲二片，香藥一裹。又私書一紙，半已涸爛，詞甚悽惋，似是婦人欲寄所私，不遂投河死而入魚腹也。張賦魚腹怨紀之。

●名字之異

宋桑世昌蘭亭考載：三米蘭亭本，有米尹仁尹知二跋，注尹仁卽友仁。又范文度摹刻石本，有溫公跋，旃蒙單闕厲陬壬戌海凍水司馬某公實觀。注溫公會字公實。吳虎臣漫錄載曾子固懷友一首，其曰介卿者卽王介甫少字也。研北雜志云：『張曲江初名博物，翟耆年籀史載李龍眠洗玉池篆款云：『元祐惟五年庚午正月初，舒李叔時公麟。』韓文公慈恩塔題名，稱李翱翔之見本集。石守道有讀安仁學士詩一篇，後村詩話云：『石曼卿舊字安仁。』

●支機石

書埤錄元豐末，有人自兩浙以昭陵玉匣蘭亭與支機石同齎入京師，欲上之，不果。王欽若云：『支機石予嘗見方二寸，不圓，微剜正，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支機之說，本誕妄不經，此石不知何據。予在成都見西城石犀寺後，嚴真解故址，廢圃牆隅，有石龕如砂磔，高六七尺許，圍如柱礎，蜀人相傳爲支機石，尤可笑也。

●三僧

繁昌韓康孫進士之父，素封而無子。一日，有僧造門乞施三百緡造橋，不許。僧遂然一指，乞至再三，終不許。於嗣，一日見市中一僧，然指以火問之曰：『願得一茅菴，足供大士像，旁可坐臥誦經，足跡不出門，而免持鉢之苦；久之無一檀越辦此者，故然指耳。』翁曰：『吾爲師了此願。』僧卽罷爇，延至其家，爲結茅，如僧言。居三年，一日送客，忽見僧入後堂，問之，則夫人臨蓐得一子矣。方駭異，非中人來云：『僧已坐化。』子一指然狀宛然。同年史狀元立菴（大成）鄞人，其太公亦與一僧善。一日見僧入室，覓之不見，而狀元生，生而長齋，成順治乙未進士，後官至禮部侍郎，或云大成卽僧之號。

●大將軍小將軍

錢舜舉折枝牡丹一卷，有蜀郡桑門公實悟光題云：『三月江南媚景天，姚黃魏紫鬪爭妍；那知十丈將軍樹，却在青城古洞前。』自注云：『青城山丈人觀前牡丹二株，一高十丈，名大將軍，一高五丈，名小將軍。』

●琅邪秦碑

諸城琅邪臺秦碑石壁，俯臨海岸，高數十丈。海中復有一碑，去岸數里，潮上則沒，潮落則出。其上歲久，皆蠣房所結，不可辨識。又始皇鞭石成橋處，石路長數百丈，無寸土；石罅皆生小松，才數寸，海上人鬻爲盆盎之玩。

●孫真人

三原民苟氏婦者，病蠱脹，諸醫束手，氣已絕矣。踰二鼓忽甦，家人驚喜問之，曰：『適已出門，若將遠行者。途遇

一老人云：「吾已延孫思邈，真人醫汝，可速返。」及入門，見真人已先在，年可三十許，以連環針針心竅上。久之遂醒，不知身之已死也。」視之，果有上下二孔，七日始合，又十一年而終。三原醫士王文之說。

鹽山糖樹

予昔使蜀，曾聞其地有油井火井。元人劉郁西征記云：「滯掃兒城有鹽山，如水品狀。」方侍御邵村（亨咸）怡心雜記云：「緬甸有糖樹酒樹，酒樹實如椰子，剖之皆酒，色瑩白而甘，能醉人。糖樹細葉而柔幹，以刀刺其本汁涓涓不絕，經一晝夜始止，色味如餠，食之令人飽。」

李子金

李子金歸德人，諸生，善鉤股嘉量之術，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衆謂子金能算此樓尋丈乎？子金曰：「諾。」即用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良久自臥地，視視，又久之，躍起曰：「得之矣。」使一人絕上，垂繡於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即能知水淺深。

石弩

猗覺寮記辨楛矢石弩，引晉肅慎傳，魏景元以來，供楛矢石弩。晉元帝時，詣江左貢石弩，其地有山出石，其利如鐵，唐黑水靺鞨傳云云。予嘗見吳孝廉兆騫自塞外攜來石弩，形如礪石，色如蒸栗，云是混同江所產，蓋江邊松脂入水所結，非石也。

黃蓮

鄆縣東三十里秦渡鎮，卽文王豐邑故地，有靈臺址。亭有靈沼，周數十頃。沼中產黃蓮花，然不常見，花盛則縣士人多登科甲者。又有安石榴一株，傳爲漢上林種，不時結實，士人亦以爲科甲之驗。鄆卽上林故地也。

●詩竹

鄆縣多竹園，有詩竹，莖短而葉大，堅厚。士人以代箋幅。

●花仙

花仙者，居孝縣終南山之圭峯。嘗有武弁張某，裹糧訪之，三日始至洞口，鳥道險絕。與之言，但勸以孝弟，更無他語。故太保梁大將軍（化鳳）供養甚誠，仙常往來其家，每至則聲風作，自庭樹而下，唯啖果實，不火食。自言：在山中恆與康對山王漢陂諸公相往還，其貌瘦健而長髯，聲甚尖利，不類人，殆猿獍之屬也。鄆進士文登，令王十洲（郵）說。

●行雹

邑北蘇王莊民某，粥糞於平原，見主人次子晝臥不醒，問之曰：「病乎？」主人曰：「非也。子昨往田間，忽雲陰風起，不覺身入雲中，見神人數十輩，形狀詭異，各駕一車，駕車者似羊而獮，車中皆冰雹，教之以手撒雹。雹寒甚，令納手羊鬣間，頓煖如火。方撒之頃，或以蒲葵扇子障之，須臾不知行幾百里。雹盡，恍忽已在原處矣。歸家困甚，寢未覺耳。」始知李衛公行雨非妄。

●兩五鬼

五代時，南唐馮延巳及第，延魯與魏岑、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五鬼。後蜀鹿虔扈、歐陽炯、韓偓、毛文錫、閔選，亦號五鬼。

●李學顏

新城諸生李學顏，闈後於歷下候榜，夜夢有人告云：「君名在第十八。」覺而喜甚。榜將發，行過藩司街，舊例自領解以下，皆有官馬候赴鹿鳴宴會，按名雁行排列。李徑至第十八匹前，撫之曰：「明日即乘汝矣。」顧視圍人腰間有小牌，書名乃李學顏也，大惡之，果落第。

●空中婦人

文登諸生畢夢求九歲時，嬉於庭。時方午，天宇澄濟無雲，見空中一婦人乘白馬，華桂素裙。一小奴牽馬絡，自北而南，行甚于徐，漸遠乃不見。予從姊居永清縣，亦嘗於晴晝，仰見空中一少女子，美而豔妝，朱衣素裙，手搖團扇，自南而北，久之始沒。

●濟寧婦人

康熙丙寅歲，濟寧南池側，居人王姓者，與衆約會武當山進香，既再往矣，歸爲其妻述嶮岳奇麗之狀，妻亦欲往。夫以道遠艱費難之，妻恚而自經，夫歸驚懊，言於衆，衆爲置櫬殮之，遂行。比至河南某邑，忽見其妻在路旁大樹下坐憩，以爲鬼也。曰：「若死矣，胡爲在此？」妻曰：「吾未嘗死，昨以需衆，行期稍遲，故先行至此相候，不謂君輩濡滯，吾候且數日矣。今常同行，胡爲鬼耶？」其夫疑懼，不知所出。衆曰：「吾等百餘人，渠即魅，何怯之有？」遂

僧行途中起居飲食皆無他異。事竣歸家登堂，夫指榻示之曰：「爾既不死，前日殞者何人？」妻曰：「吾實不死，曷開視之？」及開視，乃空棺耳。今妻尚在。

●山市

文登崑崙山有山市，恆在清晨，遙望之，山化爲海，惟露一島。島外悉波濤瀾漫，舟船往來山下，人但覺在霧氣中。淄川西煥山亦有山市，每現城郭樓櫓林木人馬之狀，一如蓬萊海市。嘉靖二十一年，縣令張其協經山南麓，始見之，烟嵐鬱麗，移時乃滅，自後往往見之。東郡恩縣白馬營，往平馬令莊，皆平原，時於雨後見此異，土人謂之地市。老學菴筆記云：「太原以北，晨行則烟靄中視城闕狀，如女牆雉堞者，天官書所謂氣也。」

●黃蓮花

本草黃蓮叢生，一莖三葉，葉似甘菊，凌冬不凋。四月開花，黃色，六月結實，似芹子，色亦黃。江左者，葉如小雉尾，正月開花，作細穗，淡黃白色。予聞蜀人云：「明時馬湖府一縉紳應巡撫某之求，求之深山叢菁中，凡一枝重可二兩者，僅得十枝，其一枝生絕壁間，募人懸絙倒垂取之，重至三兩。有老人云：「兒時卽見之，每春開花，大如椀，紅如山茶。」與本草所云不類。

●化虎

江都俞生說：曾署定番州事，親見方番司土官之母化爲虎後，旬日一至家，旋入山去。又安順府陶生有姊，適人生子矣。一旦隨羣虎入山，形體猶人，與羣虎隊行，趨騰絕壁，如履平地。亦數日一至家，撫視其子卽去，久之漸

變虎形，不復至。又八角井一農家婦亦化爲虎，皆康熙二十年間事。

一家上壽

康熙己巳春正月，予同衍聖公孔昞辰（敏圻）大學士李公鄴園（之芳）兵部侍郎孫公悻庭（光祀）送聖駕於濟南府西之乾石橋，見歷城耆民劉子全者，年八十五矣，尙矍鑠。自云生母魏氏，年百有三歲，尙在一姑嫁郭氏，年百有七歲，一姑嫁夏氏，年九十有八，子全有五子十三孫，家藥山下，子孫有爲諸生者，羣歎異之。又聞章邱堪輿品翁言曾遊鉅野縣，至李家集，見一老嫗年百四十七歲，尙能紡績，忘其姓氏。

普陀石

浙定海縣有普陀巖石，有大士像，華鬘天然，竹林鸚鵡，善財龍女之形，種種皆具。琴客陳生，曾見數枚。定海縣今改鎮海，舟山置縣，賜名定海。

鬼粥硯

淄川王某，大理卿筠蒼公曾孫也。康熙己巳上元日，遊顏神鎮城隍廟，時方卓午，遇一老叟，持古硯，自廟中出。王曰：『粥乎？』叟曰：『適已粥之矣。家尙有一硯，與此類，明日幸過訪，當以相贈，不須價也。』且告以家在某村。正王歸路必經處，翌日如言訪之，至村外一林，墓側有茅舍，叟已候門。見王曰：『渴乎？有漿可飲，但所居湫隘，不敢延入。君候於此，飲畢，當出硯相贈耳。』少選，出漿飲之，飲甫畢，王遂發狂奔，走直上山巔，雖澗壑荆棘不避。遇樵人數輩，識之，昇歸其家，迷不知人，臥病數月始愈。

● 姓氏志

董復亨章丘縣志，蓋踵楊君謙弘治志而作，雅有體裁。未增姓氏志一卷，其所著異姓有恩庇（庇高虎琪之後）沙弭芋信營鬲法襲隆鑒東類部德繩郇勾絮楮善能盈匿付典太俎杲西禡書。○新城舊事云：『邑有仇姓併姓其姓見姓。』

● 物異

三從兄士襄之妻張，夏夕已寢，楊忽離故處尺許，四顧無所見，忽覩梁間有小人二寸許，垂首下窺，小冠緇衣，鬚眉歷歷；久之飛去，遂失所在。遺其冠，乃以木爲之，色黑如漆。

● 忠勤祠神現

康熙二十一年，新城大水，城不沒者三版。先高祖太僕公忠勤祠在南郭外，水已及堦，勢將入堂室。司香火者張應祥，晨往視水，見一神人，朝冠朱衣，南面立，水竟不入。

● 白雲湖

白雲湖一名劉郎中陂，在章丘縣西北七里許，周圍六十餘里。有河泊所與灤清（卽今繡江）二水，會同入大清河，邑乘載之甚明。而張中丞南溟（鵬）重潛小清河議，乃云在澚山灤之東，陶唐口之西。按長山縣無湖，西距白雲湖尚百里，下知何據也。（章丘李中麓太常著白雲湖考）

●五投大夫

河津人暢體元者，少時夢神人呼爲五投大夫，頗以自負。及流寇之亂，體元爲賊掠，囚繫一室，冬夜甚寒，於壁角得五羊皮覆其身，乃悟神語蓋戲之耳。後以明絕仕爲雒南知縣。

●賢妾

益都西鄙人某，娶妾甚美，嫡遇之虐，日加鞭箠，妾甘受之無怨言。一夜盜入其居，夫婦惶懼，不知所爲。妾於暗中一手杖開門，徑以杖擊賊，踣數人，餘皆奔竄。妾厲聲曰：「鼠子不足辱吾刀杖，且怨汝命，後勿復來送死。」賊去，夫詢以何以能爾，則其父故受拳勇之技於少林，以傳之女，百夫敵也。問何以受嫡虐而不言，曰：「固吾分也，何敢言。」自是夫婦皆重之，鄰里加敬焉。今尙在。（太忙案：又見閱微艸堂筆記。）

●心頭小人

安丘明經張某常晝寢，忽一小人自心頭出，身才半尺許，儒衣儒冠，如伶人結束，唱崑曲，音節殊可聽。說白自道名貫一與己合。所唱節末，皆其平生所經歷。四折既畢，誦詩而沒。張能憶其梗概，爲人述之。

●天上赤字

順治乙未冬夜，天上有赤字如火，其文云：「白若代靖否？伏議朝治馳。」移時始散，沂莒間皆見之。

●小獵犬

八座某公未第時，夏日常晝臥。忽見一小人騎而入，人馬皆可寸餘，腰弓矢，臂鷹犬，大如蠅。繼至一人，亦如之。牽獵犬大如巨蝦。二人繞屋盤旋久之，甲士數千沓至，星旄雲罕，繽紛絡繹，分左右孟合圍大獵。室中蚊蠅無類，其伏匿者，輒緣壁隙抉出之一。朱衣人下輦，坐別榻，衆次第獻俘獲已，遂上輦肅隊而出。甲士皆從，如烟霧而散。起視一無所覩，惟一小獵犬，徬徨壁間。取置篋中，馴甚，飼之不食，臥則伏枕畔，見蠅，輒齧去之。事見浦秀才《松齡聊齋志異》。又宋中丞牧仲（榮）曾於柏鄉魏相國座間，見一小鹿，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見中丞筇廊偶筆。

◎白毫

樂安人左某，流寓淄川，能日行五百里，必攀援樹枝數轉，始得止。足底有白毫，長三寸許，一日足痛毫落，遂不能行。又濟寧人某，充縣河承舍，畜一驢，日行五百里，往返京師僅五日，二耳中有白毫，各長五六寸，行駛則挺出。一日拔去，鞭策不得前矣。

◎錢能

南園漫錄載：太監錢能鎮雲南，有王姓者，業賣檳榔致富，人呼爲檳榔王。能執其人曰：『汝庶民敢僭號二字，王賄之方免。』近江寧知縣陳永吉者，吳逆之甥，恃勢貪恣，大吏莫敢問。常以迎上官至淳化鎮，主一富人家，富人供奉極其豐腆，冀得其歡。陳視堂中有聯云：『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呼富人詰之曰：『今海寇猖獗，汝乃謂海內知己，是欲反耳。』富人大恐，索千金，乃釋之。又過市肆，見有以井蔗爲龍鳳形者，皆以僭逆嚇詐，或至破家。後陞中書舍人，爲張俊升（登選）給事，劾能。

曾祖父母

今鄉官稱州縣官曰父母，撫按司道府官曰公祖，沿明世之舊也。張司徒南園漫錄言其非矣，謂稱布政司爲曾祖父母，則尤可笑，今不聞有此稱矣。

女俠

新城令崔懋，以康熙戊辰往濟南，至章丘西之新店，遇一婦人，可三十餘，高髻如宮妝，髻上加氈笠，錦衣弓鞋，結束爲急裝。腰劍，騎黑衛，極神駿。婦人神采四射，其行甚駛。試問何人，停騎漫應曰：「不知何許人。」將往何處，又漫應曰：「去處去。」頃刻東逝，疾若飛隼。崔云：「惜赴郡匆匆，未暇躡其蹤跡，或劍俠也。」從姪鷓因述萊陽王生言：順治初，其縣役某，解官銀數千兩赴濟南，以木夾函之，晚將宿逆旅，主人辭焉。且言鎮西北不里許，有尼菴，凡有行囊者，皆往投宿，因導之往。方入旅店時，外有男子著紅綃頭，狀貌甚獷，至尼菴，入門有廳，廳三間，東向，妝榻備設，北爲觀音大士殿，殿側有小門，扃焉。叩門久之，有老嫗出，應告以故。嫗云：「但宿西廡不妨。」久之，持硃封鑰山門，而人役相戒，夜勿寢，明燈獨，手弓刀，伺之。三更大風驟作，山門砉然而闢，方愕然相顧，倏聞呼門聲，甚厲，衆急持械以待，而廡門已啓，視之，卽紅綃頭人也。徒手握束香，擲於地，衆皆仆。比天曉始甦，銀已亡矣，急往市，詢逆旅主人曰：「此人時遊市上，無敢誰何者，唯投尼菴，客輒無恙，今當往愬耳。」然尼異人，吾代往求之。」至則嫗出，問故曰：「非爲夜失官銀事耶？」曰：「然。」入白，頃之，尼出，嫗挾蒲團敷坐，逆旅主人跪白前事。尼笑曰：「此奴敢來此弄狡獪，罪合死，吾當爲一決。」顧嫗入，牽一黑衛出，取劍臂之，跨衛向南山徑去，其行如飛，倏忽不見，市人集觀者數百人。移時，尼徒步，手人頭，驅衛而返，驢背負木夾函數千金，殊無所苦。入門呼役曰：「來視

汝木夾，官封如故乎？」驗之良是。擲人頭地上曰：「視此賊，不錯殺卻否？」衆聚觀，果紅綃頭人也，衆羅拜謝去。比東歸，再往訪之，菴已鏽閉，空無人矣。尼高髻盛妝，衣錦綺，行纏羅襪，年十八九好女子也。市人云：「尼三四年前挾嫗俱來，不知何許人，常有惡少，夜入其室，腰斬擲垣外，自是無敢犯者。」

●僧二世報

桐城諸生姚東朗，有子三保，生九歲，忽病，三日不食，惟飲水念佛，倏變中州之音。告其父曰：「吾前世河南僧也，與道侶某同居，吾有三十金，彼請貸之，不許，遂中夜劫金及度牒而逃，又殺吾以滅口。吾投君家爲君弟，字嵩少。彼亦投君家爲女，今嫁溧陽潘氏者是也。彼六七歲時，吾不忍殺，吾年十八，陽祿終矣，故再投君家，爲君之子。彼今遠嫁，吾不能報，又須轉世報之。君前世爲河南縣令，納彼賄，不之究。今來君家兩世，二十七年衣食之費，與賄足相抵，吾往溧陽矣。」東朗曰：「冤尙可解乎？」曰：「唯佛力可解。」語畢而逝。乙卯六月事也。東朗往花山求見月律師懺悔，師爲禮水懺，且令以三十金供僧，懺罷而女孕墮胎矣，竟無恙。前一夕，女夢僧登堂而譟，身有火光，久之乃去，蓋師方云。

●兩戴達

藝文類聚載戴達皇太子箴，廣弘明集有戴達與釋慧命書，此戴達隋人，非梁隱士戴安道。（二文梅氏采入隋文紀）

●貂參

從祖考功公門生孫中丞（元化）天啓中，自遼東遷登撫考功，從索貂參。孫答書云：「貂不足，參也魯矣。」人傳以爲笑。

甯尙寶

汝穎集云：甯尙寶中立字爾強，萬歷癸未進士，家居不通賓客。閒居一室，人罕闕其戶。或覘之，但見紙幅積座側，上皆作墨點，或環之累累如貫珠。人曰：「寧善羯鼓記柘杖之節耳。」終莫測也。

溟滄見夢

施愚山（閩章）在濟南時，爲滄溟先生作墓碑文，且爲立後奉祀。一夕夢三丈夫，峨冠朱衣來謁，一白者南面坐，蒼髯次之，未坐者尤奇偉。旦日拜墓下，則三墓纍纍相次。問其裔孫云：「先生祖父三世葬此，而始悟蒼白髯者，先生之祖父也。愚山適將往南山購石，見墓道間有石仆地，磨礱如新，遂刻己文。此事與研北雜志所載橋侍中謝趙子昂書廟額事，正相類。」

呂鴻臚

呂少卿（祖望）滄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康熙乙巳冬病亟，夢天帝召爲東嶽之神，力辭不獲，因訂後期，遂引疾歸里。舟過張家灣，忽沐浴更衣，端坐曰：「時日近，吾將去矣。」遂瞑。舟中人隱隱見空中鼓吹，騶從甚盛云。

羅池碑

柳州羅池廟碑，荔子丹兮蕉黃一石，尙存。相傳爲蘇文忠公書。偶客過柳江者，搦一紙，卽無風波之虞。亂後去，雜入築城磚石中，每當築處，城輒圮。有司知其異，物色出之，今置廟中。南禮部鼎甫（廷鉉）嘗理柳州，爲一言。

● 祁侍郎

明金壇祁西巖侍郎（逢吉）少爲諸生有名，嘗館某氏。適鄉試，東家之子已通關節於主司，臨期忽病，以祁素厚善，告之比入場，立就七作，喜甚，自謂必售。及將謄寫，手忽反背不能握筆，遂納卷太息而出，自謂不復科第之望矣。下科竟中第，官至戶侍。

● 西洋畫

西洋所製玻璃等器，多奇巧。曾見其所畫人物，視之初不辨頭目手足，以鏡照之，卽眉目宛然姣好。鏡銳而巨如卓筆之形。又畫樓臺宮室，張圖壁上，從十步外視之，重門洞開，層級可數。潭潭如王宮第宅，迫視之，但縱橫數千百畫如棋局而已。

● 陳丈人

陳丈人居彝陵沙地坡，順治初年，百有四歲，步履視聽不衰。遠安知縣周惠隆延之，詢其所得，曰：「知事遲，回頭早耳。」予之錢帛弗受。

● 起汕叉繫

■韓陵風俗，漁人春則起油，秋則了繫。每三月初八十八念三之日，相率扣拍，令聲振水，而連歌徹昏曉，必悲愴，慷慨乃獲多魚。惟三遊洞以下十二碛以上，數十里內爲然，謂之起油。八月九日，捕取鱖鯉，先布網而後用叉。自釘頭鎮以往，地皆曰繫，或曰枋，有金叉繫丫髻繫等名，謂之丫繫，亦如吳淞之起叢也。

●白牡丹

高淳縣花山有白牡丹，歲開數枝，種非人力，亦無恆所，有折者輒得疾。施侍讀愚山（閩章）詩云：「空山石纍纍，獨立天風吹，攀條莫敢折，含芳貽阿誰？」

●九尾魃

秦與季御史家有古玉魃，質如截肪，中作盤螭。螭有九尾，作柄處螭首如血赤，魃底有竅，與尾通。九尾皆虛空，宛轉相屬，注酒皆滿，人以爲鬼工。

●月中女子

德州趙進士仲啓（其星）嘗月夜露坐，仰見一女子，妝飾甚麗，如乘鸞鶴；一人持宮扇衛之，逡巡入月而返。此典予前所託二事相類，羿妻之事，信有之矣。

●黃天應

康熙十五年，南海民黃天應，年十四，惟瞽母在堂。從兄天會者，亡賴也。欲併其產，給天應同往伐竹，椎殺之。

瘞其尸既數月矣，其母思子，日夜泣。忽夜半有叩門者，告之曰：「爾子某月日，爲天會擊殺，瘞某處，明日可住發之。」開戶則闕無人跡。如其言，果得尸，告之官，寘天會於法。

●李坤

蔡璜字玉汝，閩人，以明經仕爲粵東令，罷官不歸，流寓山寺。一日於市肆獨飲，忽有道人虬髯偉幹，顧盼甚異。蔡揖之坐，詢其姓名曰：「秦人李坤，居華山數十年矣。」因延至寺寓，見蔡案上有周易曰：「頗讀此乎？」蔡曰：「然。」試舉一卦，蔡爲述其師說曰：「全未全未。」蔡因拜求其學曰：「可齋戒拜天四十日，拜老夫亦如之，然後可教。」如其言，乃爲割斷河洛精義，皆出程朱之外。蔡因旁及天文樂律奇開太乙大壬諸術，曰：「此皆易之一端耳。」出一小篋，隨所問，刺取諸家之書，爲蔡指示。書凡幾百卷，皆出篋中。篋才方寸，而書不窮，竟不能測也。留止五年，盡得其奧，將別去，語蔡曰：「此後二十年癸丑歲，汝必遊京師，是歲十二月二十日，卽當扃門戶百日，不見一人，否恐不免，慎之慎之，更幾載，某歲某日，與汝相見房山。」康熙十二年癸丑，蔡客京師，如其所戒。是時果有妖人楊起龍之變，都門戒嚴，多所刑戮，至二三月始定。又二年乙卯，某月日，忽有童子叩門云：「師在房山相待。」蔡疾馳往，道人獨坐樹下，與語移晷別去，云將歸華山舊居。蔡以易卜，垂簾都門，同年子吳天章（雲）與之遊，云學易者，率莫測其蘊也。薛廷尉大武（奮生）云：「坤字果成。」



可以
翻印

廿四年四月三版

筆記小說叢書
池北偶談

洋裝二冊
定價二元四角

著者 王士禎
校閱者 樊爾勤
出版者 新文海
發行所 新文海
各省各大書局均有代售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五虎平南	五虎平西	四遊記	平山冷燕	雙美奇緣	說唐全傳	乾隆遊江南	英烈傳	紅樓圓夢	紅樓夢	蕩寇志	水滸	三國演義	列國演義	小紅袍	大紅袍	薛剛反唐	再生緣	三門街	施公案	濟公案	彭公案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六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一冊	洋裝二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洋裝四冊
定價六角	定價一元二角	定價一元	定價六角	定價六角	定價八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九角	定價八角	定價二元八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二角	定價二元	定價二元四角	定價五角	定價九角	定價九角	定價一元一角	定價一元五角	定價四元四角	定價三元二角	定價三元六角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7 6542B



全二册
定價二元四角